

黃侃
手批

白



文

十

三

經







黃侃手批
古文十三經



上海古籍出版社



黃侃手批白文十三經

黃侃校點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大統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56。 1/32 印張55.5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500

統一書號: 17186·27 定價: 9.80元

前言

《十三經》白文斷句，係黃侃先生手稿。侃字季剛，湖北蕪春人，是近代著名文字、音韻、訓詁學家。他對於先秦古籍如《周易》、《尚書》、《毛詩》、《三禮》（《周禮》、《儀禮》、《禮記》）、《三傳》（《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爾雅》等書，所費功力尤深。於《易》、《書》、《詩》咸撰有札記，散見於日記中，惜在抗日戰爭時失去泰半，《三禮》纔存《禮學略說》一卷，《爾雅》校語今悉錄入《爾雅音訓》中。

先生治經，持論平允，不存門戶之見。凡有所疑，必廣搜旁證，輾轉求通，不輕改易本文。嘗言：「凡輕改古籍者，非愚則妄。」其學於名物、制度、文辭、義理，靡不兼綜廣攬。其持論，閎通嚴謹兼而有之，追比乾嘉學者，有戴震之閎通，而無其新奇；有惠棟之嚴謹，而無其支離破碎之病，洵爲一代鉅儒。

先生嘗言：唐人修五經疏，於《周易》不用漢儒之義，而用王弼注；《尚書》用僞孔安國傳，清儒多議其失。平情論之，漢儒解《易》，說多細碎而不切用，且以《易》爲神秘之書，唐人專主王弼《易》，以其切用故也。《周易》句讀，參差不齊，唯當主一說。故其手校《十三經》白文，於《周易》斷句一依王注之說。又言：《書》用僞孔傳，誠爲失當，然自今日言之，《尚書》師說已殘闕不完，唯有僞孔傳獨在，孔傳僞託之人果爲王肅，王亦魏世大儒，其採摭豐富，語有據依，精理雅言，在在皆是。清儒如孫星衍有《尚書今古文注疏》，江聲有《尚書集注音疏》之作，然據其所解，間有不可句讀者。故於《尚書》句讀，一以僞孔義爲主。《毛詩》句讀，則以毛傳鄭箋之義爲據，《三禮》一依鄭玄注，《左氏傳》則唯杜預注是遵，《爾雅》則全依郭璞注。

研治先秦古籍，必自分析章句始。古籍中難於斷句者，以《儀禮》、《尚書》爲最。《儀禮》自韓愈已苦難讀，又稱「周誥殷盤，佶屈聱牙」。先

生亦云：「予如脫離注疏，對周誥句讀幾無以下筆。」故解經獨本漢唐傳注正義爲說。古經句讀，其難分析者多，雖易解如《孟子》，各家所施句讀亦間有歧異。如《離婁下》：齊人有一妻一妾章，《乞其餘不足》，或有從「不足」斷句，先生則以「乞其餘」爲句，而於「不足」下注逗點，與「又顧而之他」爲句。先生又言：《詩經》多四字句，人以爲易讀，然《詩》有聲氣句與文法句之別，以聲氣爲句者，如《邶風·柏舟》首章「微我無酒，以遨以游」爲二句，而於文法則爲一句。毛傳云：「非我無酒可以遨游忘憂也」，其義可見。其它類此者尚多。先生云：「治經之法，先宜主一家之說以解經文，繼則兼通衆家之說而無所是非。」故於《爾雅·釋畜》「駉牝驪牡玄駒衷驂」之文，依郭注於「駉牝玄駒」下注點，「驪牡衷驂」下注圈，實則應依鄭玄《周禮·夏官·廋人》引《爾雅》讀「駉」爲句，「牝驪牡玄」各爲句，先生雖知鄭義爲長，然於句讀則仍從郭，良以治經先宜以一家之說爲主故爾。

先生所讀《十三經注疏》本（此本已失），朱墨重沓，或塗乙至不可識，有所得即箋識其端。於白文本亦全加圈點，並勘誤補闕，其於異文及舊讀有異，如《尚書》古文今文不同，《詩經》鄭箋與毛傳異義，以及《毛詩》興義所在，《左氏》條例諸端，均用符識表明。所施符識約達四十餘種，蓋其微言奧旨，俱寄其中。今就可逆知其用意者，加以說明（見後附《符識說明》），其於所不知，即闕而不說，俟讀者詳之。先生所撰《手批白文十三經提要》，對批校體例有所說明，現刊於書首。

先生治學精勤，嘗謂子姓曰：「汝見有勤學如我者否？」誦群經義疏及《四史》皆十餘過。蓋自三十以後二十年中，其精力多萃於經傳注疏及《說文》中。其於諸經傳圈點，雖云根據舊注，然舊注簡略，如《儀禮》鄭注字數反較經文爲少，徒據注文，嘗不能確知句讀斷限，須深究古訓，審度經文辭氣，探其義旨，始得明古人用意所在。經生多詳訓詁，而忽於推究文理，唯先生兼具衆長，所下句讀，至爲確切。先生

治學十分謙謹，不斷檢查自己不足之處。就句讀而論，亦經反復推究，並常加修正。一九三三年元月，他給學生陸宗達信中說：「侃所點書，句讀頗有誤處，望隨時改正。即如《洛誥》『今王即命（逗）曰（逗）記功（句）宗以功（逗）作元祀（句）』此在叢書本《尚書》斷句尚不誤，而侃前竟誤讀以『記功宗』爲句。雖有所本，要不合於注疏也。」先生爲一代經學家，能持此實事求是，周嚴責己之治學態度，足爲學者有所矜式。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將其批校斷句《十三經》白文本影印刊行，其沾溉後學，殆無涯已。

本書底本爲一九一四年商務印書館鉛印本。先生之批校，約於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〇年進行，一九三二年又改正一遍。在此之前，尚有一部初校本，約於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一年批校，一九三〇年冬復閱改正。兩本斷句相同，其他符識稍異，現特附記說明。

黃焯 一九八一年十月

符識說明

一、全書符識說明

1. 書中於句旁加圈「○」表斷句。古書無標點符號，通讀時在文義停頓處加圈點，稱斷句，這種句往往比現代語法所述之「句」爲短。如《禮記·禮器》：「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八六頁）又書中偶於句中加點「、」，以示頓或逗。如《儀禮·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一頁）《周禮·春官宗伯》：「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五八頁）唯《尚書》爲古文，《儀禮》、《春秋》三傳、《孟子》斷句符號稍有不同，詳見各書說明。

2. 凡句下加「一」者，表分段。

3. 凡句下加「□」者，表空格。如《詩·魯頌·閟宮》「克咸厥功」下加「□」（一四二頁）。原表空格○上加「×」，表不空格。如《禮記·檀弓上》（十六頁）。

4. 凡在兩段文字之間加「——」者，表上下文相連。如《詩·魯頌·閟宮》（一四二頁）。

5. 凡於句中加「」者，表原爲倒文，現予對調。如《周易·需卦》：「以終吉也」（六頁），當爲「以吉終也」。

6. 凡於字之四角加半圈者，表四聲。如《周易·乾卦》：「亢龍有悔」（一頁）之「亢」字。

7. 凡於字旁加「、」者，表此字有異文，如《孟子·梁惠王》引《詩》：「白鳥鶴鶴」（一頁），「於牝魚躍」句，「鶴鶴」，《詩·大雅·靈臺》作「翯翯」。「牝」一本作「仞」，故於「鶴鶴」與「仞」字旁注「、」。

8. 凡字上加「·」者，表此字真書體製與篆文有異，或古本與今本不同。如《詩·邶風·北門》：「終窶且貧」（十七頁），「窶」真書作「窶」，篆文作「窶」。

9. 凡於字上加「×」者，表此字訛誤或爲衍文，並將所改之字錄於書眉或字旁。如《詩·邶風·簡兮》：「衛之賢者仕於伶官」（十七頁），「伶」當

作「冷」，於「伶」上加×，並錄正字「冷」於書眉。《詩·國風·關雎》：「關雎……一章章四句」（二頁），後一「章」字係衍文，上加×。

10. 凡於字之右上方加「\」者，表據別本補字，所補字於書眉上注明。如《尚書·禹貢》：「厥賦下上錯」（十頁），據閩本在「錯」字上補「上」字。

二、各經符識說明

1. 《周易》符識說明

凡段首或行首加「△」者，表別本分段與此不同。如《說卦》×五〇頁一二兩段，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連爲一段，故於「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段上加△。又李書將「帝出乎震」以下文字從「雷以動之」段中分出與下段相連，故於該行上加「△」。

2. 《尚書》符識說明

(1) 《尚書》中於字旁加點者，表今文用字與古文不同。如《堯典》：「文思安安」（一頁），今文作「文塞晏晏」。「宅嵎夷」（一頁），「宅」一作「度」，「嵎夷」一作「禺錫」之類是。

(2) 凡今文篇名末字右旁皆加圈，但從今文《堯典》、《臯陶謨》、《顧命》中分出之《舜典》、《益稷》、《康王之誥》三篇名則不加圈。僞古文篇名亦不加圈，如《湯誥》等篇是。

(3) 凡僞古文斷句祇用點，如《大禹謨》、《五子之歌》等篇是。

(4) 凡僞古文於句旁連加點者，表此類文句確有來歷，非魏晉間人所僞造。如《大禹謨》「帝德廣運」(四頁)三句見《呂氏春秋·諭大》引《夏書》「任賢勿貳」(五頁)二句見《國策·趙武靈王》引《書》之類是。

(5) 阮元《尚書注疏校勘記》所載古本與今本異同用朱色圈標於經文之左。

(6) 山井鼎《尚書考文》、《書古文考》、《物觀補遺》所載用「·」標於經文之左。

(7) 敦煌寫本經傳及《經典釋文》、日本寫本經傳用朱色「ㄣ」標於經文之左。

(8) 《原本玉篇》、《匡謬正俗》、《後漢書注》、《群經音辨》所載以朱色

「△」標於經文之左。

3.《毛詩》符識說明

(1) 凡於句右旁加「——」者，表興義。如《周南·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二頁），《周南·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頃筐」（三頁）等句右旁均加「——」表興。

(2) 凡於上句左下角與下句左上角用「——」連接者，表上下句於文法需連讀。如《邶風·柏舟》：「微我無酒，以敖以游」（十一頁）二句是。

(3) 句旁加「/」者，表反問詞，此係依毛傳、鄭箋或孔疏而定。如《大雅·文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凡周之士，不顯亦世。」黃氏因「不顯亦世」句毛傳云「不世顯德乎」，故以「不顯」、「不時」爲反問詞，皆加「/」號。

(4) 凡於上下句角加「」者，表此類句爲詩人代所詠之人述之之詞。如《召南·行露》次章三章是（八頁）。

(5) 凡於字左旁加「·」者，表鄭箋與毛傳義異或字異。如《周南·關

睢》：「君子好逑」（二頁），「好逑」左旁加點，毛解爲「好匹」，鄭讀「好」爲「和好」之「好」，「逑」作「仇」是。

(6) 凡上下兩字用「乚」相連，表倒裝句，或表傳箋補足經意。如《召南·江有汜》「不我以」（十頁）即「不以我」，又如《邶風·柏舟》「不能奮飛」（十一頁）句，於「能奮」二字間用「乚」連接，以傳云：「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

4. 《周禮》符識說明

(1) 書眉下「疏」字指阮校本《周禮注疏》（四十二卷），「孫」字指孫詒讓《周禮正義》（八十六卷），楷體數字指《注疏》卷數，篆體指孫書卷數。

(2) 凡於字或句旁加「——」者，表前人對此提出疑議。如《天官冢宰·膳夫》：「以樂侑食」（九頁），孫詒讓《正義》謂「侑」當作「宥」。

(3) 凡於字上加「□」者，表此爲衍文或重文。如《冬官考工記·輅人》「輅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一一二頁）第二個「利準」爲重文。《儀禮》、《禮記》同此。

5. 《儀禮》符識說明

(1) 書眉上「疏」字指阮校本《儀禮注疏》(五十卷)，「胡」字指胡培翬《儀禮正義》(四十卷)，「楊補」指楊大增補注胡書中《士昏禮》等五篇。墨色數字指《注疏》卷數，朱色指《正義》卷數。

(2) 底本(商務本)按阮校本《儀禮注疏》卷數分大段，文義往往被割裂。黃氏將諸段連接而按《注疏》分節。每節題名注於書眉下。胡氏《正義》分節與之有異者，注於書眉下。

(3) 經文斷句用「○」，記文用「、」；唯《喪服篇》記文用「·」，傳文用「、」。

(4) 凡字旁加「レ」者，表前人謂此有誤衍。如《士冠禮》「贊者盥于洗西」(二頁)中「于洗西」三字，前人謂乃注文誤入經文。

6. 《禮記》符識說明

(1) 底本(商務本)按阮校本《禮記正義》卷數分段，黃氏將諸段連接而按宋本和《正義》分節。

(2) 宋本《禮記》和阮校本《禮記正義》分節不盡相同，凡於句下加「一」

者，表宋本分節；凡商務本句下刊有「○」及加朱色「○」者，表阮校本《正義》分節。

7. 《春秋左傳》符識說明

(1) 經文斷句用「·」，傳文用「○」，傳文中對話中用「、」。
 (2) 凡於諸字下連續加「○」，表左氏之詞涉及全書條例。如《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一頁）

(3) 凡於句旁標「——」者，表君子曰或仲尼曰。

(4) 凡於句末加「△」者，表書法，觀本書經傳可知。

8. 《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符識說明。

(1) 經文斷句用「○」，傳文用「、」，敘事文用「△」。

(2) 凡句末字旁加朱色「——」者，表疑問語。如《公羊傳·襄公二年》：

「曷爲不繫乎鄭」（八二頁），於「鄭」旁加朱色「——」，表疑問。

(3) 凡於句旁加「——」者，表釋《春秋》書法。如《公羊傳·文公二年》：

「大旱之日短」至「故以異書也」（五三頁）句旁加「——」，即表《春秋》書法。

9.《論語》符識說明

(1) 凡於句旁加連「、」者，表重出。如《里仁爲美》「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六頁）句旁連點，表此文重出，因已見《學而篇》。

(2) 字旁加「△」者，表異文。如《陽貨篇》「歸孔子豚」（三五頁），「歸」字旁加「△」，表此字有異文。據《經典釋文》，「歸」，鄭本作「饋」。

10.《孝經》符識說明

(1) 凡於句旁加連「、」者，表古文分章不同。如《庶人章》「故自天子至於庶人」至「未之有也」（二頁）旁加連「、」。據《經典釋文》云：「古文分此以下別爲一章。」

11.《孟子》符識說明

本書斷句用「、」。

手批白文十三經提要

周易

依注疏本對句舊讀由絕有異者

判白其與文舊說微識又有尖籤

撮書王注六十四卦精要語以便誦習

末視字數引鄭耕老云二萬四千二百七字

歐陽公讀書法作一百七字

尚書

依注疏本對句舊讀由絕有異者

之其與文舊說並加微識又取各本校勘

詳批
經文校名信
各本校勘
均同

猶古文用點壓句以示區別

廿凡既元尚書注疏校勘記所載古本與今本
異同用○山井鼎尚書考文書古文考物
親補遺所載用·殷墟寫本經傳及
釋文日本寫本經傳用△原本玉篇
匡謬正俗後漢書注羣經音辨
及他經疏所載用△皆以朱筆記
於經文之左末計字數自引鄭明老曰
今古文合之共五千八百字七歐陽公後
書法同又視云辛未十月廿日戊子楷
計除偽古文陳篇題併經及序合計

查舊漆千取百式十個字補四字無誤

毛詩

分列

文法及音韻

兩種

異文舊說均加

符

識詩文賦比易知

難識胡毛傳

也

洪武

編於

毛詩

未明

言均

為推

也

推

也

洪武

編於

毛詩

未明

言均

為推

也

推

也

洪武

編於

毛詩

未明

言均

為推

也

推

也

洪武

編於

毛詩

未明

言均

為推

也

推

也

洪武

編於

毛詩

未明

言均

為推

也

推

周

默

及

凡

故

書

舊

說

鄭

讀

均

周

默

及

凡

故

書

舊

說

鄭

讀

均

詩三百 鄭 畔 老 曰 四 萬 五 千 八 百 六 十 字
歸 陽 公 讀 書 法 同

儀 禮

凡 鄭 讀 及 今 古 文 異 同 均 為 標 明 經 文

內 讀 用 圈 記 又 用 點 十 七 篇 均 分 節

標 明 每 日 節 大 意 尚 當 明 確 在 明 賦

禮 記 卷 之 一 五 十 東 坡 曰 禮 記 卷 之 一 五 十

禮 便 誦 習 末 計 字 數 則 尚 差 誤 曰 五

萬 六 千 六 百 四 十 字 嚴 州 本 後 便

計 經 注 字 數 云 經 共 五 萬 六 千 一 百

十五字

礼记

凡異文鄭讀及異本均為標識分節
依阮本外後藏記昭惠校宋本分
節末謝字數記云鄭研考曰九
萬九千二十字歐陽玄讀書
後作曰一十字

春秋

左傳

經

文用

實圈

傳

用

文

記事

辭

用

圈

記言之處用點金○舊說異文並
加標識又左氏之辭涉及全書條例暨
君子曰者皆逐條標出末計字數記云
鄭研老曰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
十有字歐陽公讀書法同春秋說題
義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一字李壽之
曰少更缺一千四百三十八字

春秋左氏傳

經文數處用圈傳文用點其異文
舊說辭例均加標識末計字數記

云周若璩曰四萬四千一百七十五字

春秋穀梁傳

經文終句用圈傳文用點其異文
舊說辭例均加標識末計字數
記云周若璩曰四萬一千五百十三字

論語

孝經

凡異文

均

標識

末計字數

論語

武部耕老曰一萬三千七百字作三歐

陽上讀書法作一萬一千七百五字孝

經末記云部耕老曰一千九百三字歐陽

上讀書法同

爾雅

依郭注錄句其有舊讀不目者二別自是

凡舊文既異文首四說皆加標識又以
今本校正又家未記云美元崇本尔
足計僅差三千一百一十三字茲東原
曰不足差七百一十一言

孟子

與句用點異文均

標識

末記

云趙岐曰云差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歐陽玄鄭耕老同陳士元曰三差五
千四百一十字

目錄

一 周易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泰
.....
一	三	四	五	五	六	七	七	八	八	九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剝
.....
九	一〇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二	一三	一三	一四	一四	一五	一五

復	二六
无妄	二六
大畜	二七
頤	二七
大過	二八
坎	二八
離	二九
咸	二九
恆	三〇
遯	三〇
大壯	三一
晉	三一
明夷	三二
家人	三三

睽	二三
蹇	二四
解	二四
損	二五
益	二五
夬	二六
姤	二六
萃	二七
升	二八
困	二八
井	二九
革	二九
鼎	三〇
震	三〇

艮	三二
漸	三二
歸妹	三二
豐	三三
旅	三三
巽	三四
兌	三四
渙	三五
節	三五
中孚	三六
小過	三六
既濟	三七
未濟	三八
繫辭上	三八

繫辭下	四四
說卦	五〇
序卦	五三
雜卦	五五
二 尚書	
虞書	
堯典	一
舜典	二
大禹謨	四
皋陶謨	六
益稷	七
夏書	
禹貢	九

甘誓	二二	盤庚上	二二
五子之歌	二三	盤庚中	二三
胤征	二三	盤庚下	二四
商書		說命上	二五
湯誓	二四	說命中	二五
仲虺之誥	二五	說命下	二六
湯誥	二六	高宗彤日	二七
伊訓	二七	西伯戡黎	二七
肆命	二八	微子	二八
徂后	二八	周書	
太甲上	二八	泰誓上	二九
太甲中	二九	泰誓中	三〇
太甲下	二九	泰誓下	三〇
咸有一德	三〇	牧誓	三一

武成	三二
洪範	三三
旅獒	三六
金縢	三七
大誥	三八
微子之命	四〇
康誥	四〇
酒誥	四三
梓材	四四
召誥	四五
洛誥	四七
多士	四九
無逸	五一
君奭	五二

蔡仲之命	五四
多方	五五
立政	五七
周官	五九
君陳	六〇
顧命	六二
康王之誥	六三
畢命	六四
君牙	六五
冏命	六六
呂刑	六七
文侯之命	六九
費誓	七〇
秦誓	七一

三 毛詩

國風

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蟋斯

桃夭

兔置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一

二

三

三

四

四

四

四

五

五

六

召南

鵲巢

采芣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標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何彼禮矣

六

七

七

七

八

八

八

九

九

九

一〇

一〇

一〇

騶虞……………二

邶

柏舟……………二

綠衣……………二

燕燕……………二

日月……………二

終風……………三

擊鼓……………三

凱風……………四

雄雉……………四

匏有苦葉……………五

谷風……………五

式微……………六

旄丘……………六

簡兮……………七

泉水……………七

北門……………七

北風……………八

靜女……………八

新臺……………八

二子乘舟……………九

鄘

柏舟……………九

牆有茨……………二〇

君子偕老……………二〇

桑中……………二二

鶉之奔奔……………二二

定之方中……………二二

有狐	伯兮	河廣	芄蘭	竹竿	氓	碩人	考槃	淇奥	衛	載馳	干旄	相鼠	蝮螭
二七	二七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五	二四	二四	二四		二三	二三	二三	二三
緇衣	鄭	丘中有麻	大車	采芣	葛藟	兔爰	中谷有蓷	揚之水	君子陽陽	君子于役	黍離	王	木瓜
三三		三一	三一	三一	三〇	三〇	三〇	二九	二九	二九	二八		二八

將仲子	三三
叔于田	三三
大叔于田	三三
清人	三四
羔裘	三四
遵大路	三四
女曰鷄鳴	三五
有女同車	三五
山有扶蘇	三六
蓍兮	三六
狡童	三六
褰裳	三七
丰	三七
東門之墀	三七

風雨	三七
子衿	三八
揚之水	三八
出其東門	三八
野有蔓草	三九
溱洧	三九
齊	
鷄鳴	三九
還	四〇
著	四〇
東方之日	四一
東方未明	四一
南山	四一
甫田	四二

盧令	四二	山有樞	四七
敝笱	四二	揚之水	四八
載驅	四三	椒聊	四八
猗嗟	四三	綢繆	四八
魏		杕杜	四九
葛屨	四四	羔裘	四九
汾沮洳	四四	鵲羽	四九
園有桃	四四	無衣	五〇
陟岵	四五	有杕之杜	五〇
十畝之間	四五	葛生	五〇
伐檀	四六	采芩	五一
碩鼠	四六	秦	
唐		車鄰	五一
蟋蟀	四七	駟職	五一

小戎	五二
蒹葭	五二
終南	五三
黃鳥	五三
晨風	五四
無衣	五四
渭陽	五四
權輿	五五
陳	
宛丘	五五
東門之枌	五五
衡門	五六
東門之池	五六
東門之楊	五六

墓門	五七
防有鵲巢	五七
月出	五七
株林	五八
澤陂	五八
檜	
羔裘	五八
素冠	五九
隰有萋楚	五九
匪風	五九
曹	
蜉蝣	六〇
候人	六〇
鵙鳩	六一

下泉……………六一

爾

七月……………六二

鷓鴣……………六三

東山……………六三

破斧……………六四

伐柯……………六四

九罭……………六五

狼跋……………六五

小雅

鹿鳴之什

鹿鳴……………六五

四牡……………六六

皇皇者華……………六六

常棣……………六七

伐木……………六七

天保……………六八

采芣……………六九

出車……………六九

杕杜……………七〇

魚麗……………七〇

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七一

南山有臺……………七二

由庚 崇丘 由儀……………七二

蓼蕭……………七二

湛露……………七三

彤弓……………七三

蕓菁	七三
六月	七四
采芑	七五
車攻	七六
吉日	七六
鴻鴈之什	
鴻鴈	七七
庭燎	七七
沔水	七八
鶴鳴	七八
祈父	七八
白駒	七八
黃鳥	七八
我行其野	八〇

斯干	八〇
無羊	八一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	八一
正月	八二
十月	八三
雨無正	八四
小旻	八五
小宛	八六
小弁	八六
巧言	八七
何人斯	八八
巷伯	八八
谷風之什	

谷風	八九
蓼莪	九〇
大東	九〇
四月	九一
北山	九一
無將大車	九二
小明	九二
鼓鍾	九三
楚茨	九三
信南山	七四
甫田之什	
甫田	九五
大田	九六
瞻彼洛矣	九六

裳裳者華	九六
桑扈	九七
鴛鴦	九七
頍弁	九八
車牽	九八
青蠅	九九
賓之初筵	九九
魚藻之什	
魚藻	一〇〇
采芣	一〇一
角弓	一〇一
菀柳	一〇二
都人士	一〇三
采芣	一〇三

黍苗……………一〇三

隰桑……………一〇四

白華……………一〇四

縣蠻……………一〇五

瓠葉……………一〇五

漸漸之石……………一〇五

苕之華……………一〇六

何草不黃……………一〇六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一〇七

大明……………一〇八

縣……………一〇九

棫樸……………一〇九

早麓……………一一〇

思齊……………一一〇

皇矣……………一一一

靈臺……………一一二

下武……………一一二

文王有聲……………一一三

生民之什

生民……………一一三

行葦……………一一四

既醉……………一一五

鳧鷖……………一一五

假樂……………一一六

公劉……………一一六

洞酌……………一一七

卷阿	二六
民勞	二六
板	二九
蕩之什	
蕩	一三〇
抑	一三一
桑柔	一三三
雲漢	一三四
崧高	一三五
烝民	一三五
韓奕	一三六
江漢	一三七
常武	一三八
瞻卬	一三九

召旻	一二九
周頌	
清廟之什	
清廟	一三〇
維天之命	一三一
維清	一三一
烈文	一三一
天作	一三一
昊天有成命	一三二
我將	一三二
時邁	一三二
執競	一三二
思文	一三三
臣工之什	

臣工	一三三
噫嘻	一三四
振驚	一三四
豐年	一三四
有瞽	一三四
潛	一三五
黷	一三五
載見	一三五
有客	一三五
武	一三六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一三六
訪落	一三六
敬之	一三七

小毖	一三七
載芟	一三七
良耜	一三八
絲衣	一三八
酌	一三八
桓	一三九
賁	一三九
般	一三九
魯頌	
駉之什	
駉	一四〇
有駜	一四〇
泮水	一四一
閟宮	一四二

商頌

那

.....
一四三

烈祖

.....
一四四

玄鳥

.....
一四四

長發

.....
一四四

殷武

.....
一四五

四 周禮

天官冢宰

.....
一

大宰

.....
四

小宰

.....
六

宰夫

.....
八

宮正

.....
九

宮伯

.....
九

膳夫

.....
九

庖人

.....
一〇

內饗

.....
一〇

外饗

.....
一〇

亨人

.....
一一

甸師

.....
一一

獸人

.....
一一

敝人

.....
一一

鼈人

.....
一一

腊人

.....
一二

醫師

.....
一二

食醫

.....
一二

疾醫

.....
一二

瘍醫

.....
一二

獸醫	三	大府	一六
酒正	三	玉府	一六
酒人	四	內府	一六
漿人	四	外府	一七
凌人	四	司會	一七
籩人	四	司書	一七
醢人	四	職內	一八
醢人	五	職歲	一八
鹽人	五	職幣	一八
冢人	五	司裘	一八
宮人	五	掌皮	一八
掌舍	五	內宰	一九
幕人	五	內小臣	一九
掌次	五	閹人	一九

寺人	二二	履人	二三
內豎	二〇	夏采	二三
九嬪	二〇	地官司徒	二三
世婦	二〇	大司徒	二六
女御	二〇	小司徒	二九
女祝	二〇	鄉師	三〇
女史	二〇	鄉大夫	三一
典婦功	二〇	州長	三二
典絲	二〇	黨正	三二
典臬	二〇	族師	三三
內司服	二〇	閭胥	三三
縫人	二三	比長	三三
染人	二三	封人	三四
追師	二三	鼓人	三四

舞師	三三
牧人	三四
牛人	三五
充人	三五
載師	三五
閭師	三六
縣師	三六
遺人	三七
均人	三七
師氏	三七
保氏	三七
司諫	三七
司敎	三八
調人	三八

媒氏	三八
司市	三九
質人	三九
廩人	四〇
胥師	四〇
賈師	四〇
司競	四〇
司稽	四〇
胥	四〇
肆長	四一
泉府	四一
司門	四一
司關	四一
掌節	四二

遂人	四三
遂師	四三
遂大夫	四三
縣正	四三
鄙師	四四
鄼長	四四
里宰	四四
鄰長	四四
旅師	四四
稍人	四四
委人	四四
土均	四四
草人	四四
稻人	四四

土訓	四五
誦訓	四五
山虞	四六
林衡	四六
川衡	四六
澤虞	四六
迹人	四六
甸人	四六
角人	四七
羽人	四七
掌葛	四七
掌染	四七
掌炭	四七
掌茶	四七

掌屨……………四七

圉人……………四七

場人……………四七

廩人……………四八

舍人……………四八

倉人……………四八

司祿闕……………四八

司稼……………四八

舂人……………四八

饌人……………四九

臯人……………四九

春官宗伯……………四九

大宗伯……………五三

小宗伯……………五四

肆師……………五五

鬱人……………五六

鬯人……………五六

雞人……………五六

司尊彝……………五六

司几筵……………五七

天府……………五七

典瑞……………五七

典命……………五八

司服……………五九

典祀……………五九

守桃……………六〇

世婦……………六〇

內宗……………六〇

外宗	六〇
冢人	六〇
墓大夫	六一
職喪	六一
大司樂	六一
樂師	六三
大胥	六三
小胥	六三
大師	六四
小師	六四
瞽矇	六四
眡瞭	六四
典同	六四
磬師	六五

鍾師	六五
笙師	六五
搏師	六五
敔師	六五
旄人	六五
籥師	六五
籥章	六五
鞀鞀氏	六六
典庸器	六六
司干	六六
大卜	六六
卜師	六六
龜人	六七
華氏	六七

占人	七	馮相氏	七一
筭人	七	保章氏	七一
占夢	七	內史	七一
眡祲	六	外史	七一
大祝	六	御史	七二
小祝	六	巾車	七二
喪祝	六	典路	七二
甸祝	六	車僕	七三
詛祝	六	司常	七三
司巫	六	都宗人	七三
男巫	七	家宗人	七三
女巫	七	夏官司馬	七四
大史	七	大司馬	七七
小史	七	小司馬	八〇

軍司馬闕	八〇	挈壺氏	八二
輿司馬闕	八〇	射人	八二
行司馬闕	八〇	服不氏	八三
司勳	八〇	射鳥氏	八三
馬質	八〇	羅氏	八三
量人	八一	掌畜	八三
小子	八一	司士	八四
羊人	八一	諸子	八四
司燿	八一	司右	八五
掌固	八一	虎賁氏	八五
司險	八二	旅賁氏	八五
掌疆闕	八二	節服氏	八五
候人	八二	方相氏	八五
環人	八二	大僕	八五

小臣	八六
祭僕	八六
御僕	八六
隸僕	八七
弁師	八七
司甲闕	八七
司兵	八七
司戈盾	八七
司弓矢	八七
繕人	八八
稟人	八八
戎右	八八
齊右	八九
道右	八九

大馭	八九
戎僕	八九
齊僕	八九
道僕	八九
田僕	八九
馭夫	八九
校人	九〇
趣馬	九〇
巫馬	九〇
牧師	九〇
廋人	九〇
圉師	九一
圉人	九一
職方氏	九一

土方氏	九二	士師	九八
懷方氏	九三	鄉士	九九
合方氏	九三	遂士	一〇〇
訓方氏	九三	縣士	一〇〇
形方氏	九三	方士	一〇〇
山師	九三	訝士	一〇一
川師	九三	朝士	一〇一
遼師	九三	司民	一〇二
匡人	九三	司刑	一〇二
譚人	九三	司刺	一〇二
都司馬	九三	司約	一〇二
秋官司寇	九四	司盟	一〇三
大司寇	九六	職金	一〇三
小司寇	九七	司厲	一〇三

犬人	一〇三	蜡氏	一〇六
司圜	一〇三	雍氏	一〇六
掌囚	一〇四	萍氏	一〇六
掌戮	一〇四	司寤氏	一〇六
司隸	一〇四	司烜氏	一〇六
罪隸	一〇四	條狼氏	一〇六
蠻隸	一〇五	脩閭氏	一〇七
閭隸	一〇五	冥氏	一〇七
夷隸	一〇五	庶氏	一〇七
貉隸	一〇五	穴氏	一〇七
布憲	一〇五	翬氏	一〇七
禁殺戮	一〇五	柞氏	一〇七
禁暴氏	一〇五	雍氏	一〇七
野廬氏	一〇五	哲族氏	一〇七

翦氏	一只	掌訝	二五
赤发氏	一只	掌交	二五
蝸氏	一只	掌察闕	二五
壺涿氏	一只	掌貨賄闕	二五
庭氏	一只	朝大夫	二五
衡枚氏	一只	都則闕	二六
伊耆氏	一只	都士闕	二六
大行人	一只	家士闕	二六
小行人	二〇	冬官考工記	二六
司儀	二一	輪人	二八
行夫	二二	輿人	二〇
環人	二三	柅人	二〇
象胥	二三	築氏	二三
掌客	二三	冶氏	二三

桃氏	一三
鳧氏	一三
臬氏	一三
段氏闕	一三
函人	一三
鮑人	一四
韞人	一四
韋氏闕	一四
裘氏闕	一五
畫績	一五
鍾氏	一五
筐人闕	一五
幌氏	一五
玉人	一五

榔人闕	一六
雕人闕	一六
磐氏	一六
矢人	一七
陶人	一七
瓠人	一七
梓人	一七
廬人	一八
匠人	一八
車人	一八
弓人	一八
五 儀禮	
士冠禮	一

士昏禮	五
士相見禮	一二
鄉飲酒禮	一四
鄉射禮	二一
燕禮	三七
大射	四三
聘禮	六三
公食大夫禮	七五
覲禮	七九
喪服 子夏傳	八一
士喪禮	九二
既夕禮	一〇一
士虞禮	一〇七
特牲饋食禮	一二二

少牢饋食禮	三二
有司徹	三八
六 禮記	
曲禮上	一
曲禮下	九
檀弓上	一五
檀弓下	二八
王制	四〇
月令	五一
曾子問	六四
文王世子	七三
禮運	七八
禮器	八六

郊特性	九二
內則	九九
玉藻	一〇八
明堂位	一二五
喪服小記	一二七
大傳	一三三
少儀	一三四
學記	一三八
樂記	一三一
雜記上	一四三
雜記下	一四九
喪大記 喪服大記	一五六
祭法	一六五
祭義	一六七

祭統	一七六
經解	一八二
哀公問	一八四
仲尼燕居	一八七
孔子閒居	一九〇
坊記	一九二
中庸	一九六
表記	二〇五
緇衣	二二一
奔喪	二二五
問喪	二二八
服問	二三〇
間傳	二三二
三年問	二三三

深衣·····	二三四
投壺·····	二三五
儒行·····	二三六
大學·····	二三九
冠義·····	二三三
昏義·····	二三四
鄉飲酒義·····	二三六
射義·····	二三九
燕義·····	二四一
聘義·····	二四三
喪服四制·····	二四五
七 春秋左傳 隱公(元年至十一年)·····	一

桓公(元年至十八年)·····	一五
莊公(元年至三十二年)·····	三〇
閔公(元年至二年)·····	五〇
僖公(元年至三十三年)·····	五五
文公(元年至十八年)·····	一〇四
宣公(元年至十八年)·····	一三三
成公(元年至十八年)·····	一六一
襄公(元年至三十一年)·····	二〇五
昭公(元年至三十二年)·····	三〇六
定公(元年至十五年)·····	四二六
哀公(元年至二十七年)·····	四五四
八 春秋公羊傳 隱公(元年至十一年)·····	一

桓公(元年至十八年)……………九

莊公(元年至三十二年)……………一七

閔公(元年至二年)……………三二

僖公(元年至三十三年)……………三三

文公(元年至十八年)……………三三

宣公(元年至十八年)……………六一

成公(元年至十八年)……………七三

襄公(元年至三十一年)……………八一

昭公(元年至三十二年)……………九四

定公(元年至十五年)……………一〇八

哀公(元年至十四年)……………一二五

九 春秋穀梁傳

隱公(元年至十一年)……………一

桓公(元年至十八年)……………八

莊公(元年至三十二年)……………一六

閔公(元年至二年)……………三〇

僖公(元年至三十三年)……………三一

文公(元年至十八年)……………四九

宣公(元年至十八年)……………五八

成公(元年至十八年)……………六五

襄公(元年至三十一年)……………七四

昭公(元年至三十二年)……………八七

定公(元年至十五年)……………九九

哀公(元年至十四年)……………一〇七

十 論語

學而……………一

爲政	二
八佾	三
里仁	五
公冶長	七
雍也	九
述而	一一
泰伯	一三
子罕	一五
鄉黨	一七
先進	一九
顏淵	二三
子路	二四
憲問	二七
衛靈公	三〇

季氏	三三
陽貨	三五
微子	三七
子張	三九
堯曰	四一
十一 孝經	
開宗明義章	一
天子章	一
諸侯章	一
卿大夫章	二
士章	二
庶人章	二
三才章	二

孝治章	三
聖治章	三
紀孝行章	四
五刑章	四
廣要道章	五
廣至德章	五
廣揚名章	五
諫諍章	五
感應章	六
事君章	六
喪親章	七
十二 爾雅	
釋詁	一

釋言	四
釋訓	六
釋親	八
釋宮	〇
釋器	二
釋樂	三
釋天	四
釋地	六
釋丘	七
釋山	八
釋水	九
釋草	二〇
釋木	二二
釋蟲	二三

釋魚·····	二四	萬章上·····	五一
釋鳥·····	二四	萬章下·····	五七
釋獸·····	二六	告子上·····	六三
釋畜·····	二七	告子下·····	七〇
十三 孟子		盡心上·····	七六
梁惠王上·····	一	盡心下·····	八二
梁惠王下·····	七		
公孫丑上·····	一四		
公孫丑下·····	二〇		
滕文公上·····	二六		
滕文公下·····	三三		
離婁上·····	三九		
離婁下·····	四五		

歲在壬申
畢四月八日
甲戌
吳中溫全
經韵時
子醉
寂寄
屈
京師
正陽門外
垂藝四條
胡
同
卅
七
號
宅
韞
黃
侃
季
剛

周易

三三乾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羣龍无首吉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

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湑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

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 坤 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

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三三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初九磐桓利居

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
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六三卽鹿
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
也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
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三三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彖曰蒙山下有險
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
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初六
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
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節也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
行不順也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
巽也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三三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

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終吉也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三三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尙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上九或錫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

服亦不足敬也

三三師貞丈人吉无咎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三三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

禽邑人不誠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三三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尙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九三輿說輻輳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上九既雨既處尙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三三履虎尾不咥人亨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

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三三泰小往大來吉亨。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遇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三三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

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三三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三三大有元亨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

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晬也。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三三謙亨。君子有終，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三三豫利建侯行師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六五貞疾恆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三三隨元亨利貞无咎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

也

三三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三三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

謂也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二二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六二闕觀利女貞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尙賓也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三三噬嗑亨利用獄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六三噬臍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三三賁。寡小利。有攸往。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拆獄。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三三剝。不利有攸往。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三三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三三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之不祐行矣哉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上九无

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三三六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九二輿說輟象曰輿說輟中无尤也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三三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上九由頤厲吉

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三三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九三棟撓凶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三三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尙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尙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

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上六係川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三三離利貞亨畜牝牛吉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九三曰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三三咸亨利貞取女吉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三三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彖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上六振恆凶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三三遯亨小利貞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 不惡而嚴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

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三三三壯利貞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尙往也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三三三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六二晉如

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三三明夷利艱貞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得大也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三三家人利女貞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三三睽小事吉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三三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三三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

人退也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三三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尙合志也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六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三三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

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五
三三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尙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三三姤女壯勿用取女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

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三三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畜，象曰：往无咎，上巽也。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上六：齋咨涕洟，无咎。象曰：齋咨涕洟，

未安上也

三三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三三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九五劓刖困于赤紱

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剝削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三三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三三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初九鞶用黃牛之革象曰鞶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

之行有嘉也。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三三鼎元吉亨。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三三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象

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六五震往來厲意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太无喪也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三三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三三漸女歸吉利貞。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六二：鴻漸于陸，夫征不复，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复，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三三歸妹，征凶，无攸利。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

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三三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闐其戶，闐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闐其戶，闐其无人，自藏也。

三三旅小亨。旅貞吉。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初六旅瑣

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上九烏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三三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象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三三兌亨利貞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

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六
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
也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三三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
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
渙其羣元吉光大也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上九渙
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三三節亨苦節不可貞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
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象曰澤上有水
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九二不出

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三三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九二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三三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象曰山上有雷

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三三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德也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三三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繫辭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

其中矣。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

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

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

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賈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繫辭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

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耨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斲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

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夫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章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

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恒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

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乾爲天爲圓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類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鸞爲蟹爲贏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闢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序卦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

賁者飾也。至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

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雜卦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忘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恆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

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族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周易終

宗舊人字殺叔
鄭明老云二萬四千二百七字

歐陽公讀書法作一百七字

三三 乾

初

三

五

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在不中之位履重剛之極純脩下道
 在乎天以至德而處盛位

上

四

二

出潛離隱處于地上居非君位君之德也
 去上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履重剛之極而无它位
 所處近中尊位迫乎在下

二二二二

初

三

五

坤

始

處下卦之極而不疑于陽

中之色下之飾坤為臣道美盡于下體无剛健以柔
 順之德處于盛位極陰之感不至疑陽以文在中

二

四

上

居中得正

處陰之卦以陰居陰履非中位不造陽事

盛而不已陽所不堪

二二

屯

二二

蒙

三

初

屯之初不可陰求于陽初處

三

其首而又不下

五

近五無危難五應在二往

必不約已路

居尊位而繫應在二不

容他聞

二

四

上

志在平五不相從于初與
初相近而初之難乃與
難比初數負不從不害
二難比初數負不從不害
己志

初

處蒙之初二照其上

三

在下卦之上求上卦之上

五

以陰質居尊位而委于二

二

四

上

以剛居中體陽志于
卦內以剛接柔親而得中
獨遠于陽處兩陰之中
處蒙之初以剛居上合上
下之願若欲取之則物咸

三二

需

三二

訟

四

初

最遠于難能抑其進

三

以剛進難欲進其道

五

已得天位歸其中正无所

須須

二

四

上

將近于難不至致寇
不通難遠不後時履健居
中陽相進而不相得
陰陽相進而不相得
陽自來乃為三來
陽自來乃為三來

初

而應見犯乃訟

三

剛柔相順于上

五

中正剛柔相順于上

中正剛柔相順于上

二

四

上

以剛柔訟不能下物自下
訟上
初辯明處上訟下可以
改變
處訟之極以剛居上訟而
得勝

三三二

師

三三二

比

五

初 三 五

為師之始
以陰處陽以剛乘剛進則
天應退无所守
柔得尊位犯而后應柔
不從必以按二不得主則眾

上 四 二

以剛居中而應于上承上
之寵為師之主
得位而無應不可以行可
處師之極師之終也

初 三 五

處比之始為比之首應
不在一
四自外比二為五應近不
相得遠則天應
為此之主而有應在二所
正觀者狹居王位用中

上 四 二

居中得位繫應在五不
來它
外比于五復得其位
處卦之終是後夫也

三三二

小畜

三三二

履

六

初 三 五

處乾之始以升巽初四為
己應以陽升陰
上為帝威不可爭征
長不能自復陰長當于陰
處得尊位不疑于二來而
不距以陽居陽處實者
也居感處實而不專固

上 四 二

處乾之中以升巽五二非
遠可幸以復
四乘于三近不
于進而上台
處小畜之極
為剛不能浸
陰之長浸
陰體與處上
陰感疑陽

初 三 五

處履之初為履之始
道惡華獨行其履
以陰居陽以柔乘剛
在剛健志存于五
得位處尊是以剛決正
盈而處尊是以危
惡

上 四 二

以陽處陰履于謙居四
履中隱顯同
逼近至尊以陽居陽處多
懼之地以陽居陰
處履之極居極應說高
而不危履道大成

THE

秦

—
—
—
—
—
—

否

七

初三
類三陽
得志首
乾念上
意處天
陰陽居
中履順
行居順
頌頌
降身應
應二失
用位
上坤
下澤
而復
與升
進初
皆為

二 體建居中而用乎泰中
行謂五
乾樂上復坤樂下復
應坤下見乎則退 坤爻四
居泰上極各反所應泰道
將減上極下交卑不上承
寧不下施否道已成

初 居否之初處順之始每類
進 三首 三陰同道皆不可
三 俱用小道以承其上而位
不當
五 居尊得位能休否道施否
于小人居于道消之時
己居尊位河可以安

二 四 上
居否之世而得其位用其
剛大入否之其道乃亨
初志在君可以有命
謂初
先傾後通 然以傾為否
微得通乃喜

三三三三三

同人

三三三

大有

八

初 居同人之始為同人之首
无應于上心无餘吝

三 居同人之際應下卦三極
其辭所比據上三應

五 執剛用直 三歲五道成
居中央尊 近臨乎二剛

二 應在于五 咄同于主
處上攻下 履非其位
二目五應 三非犯已破三
求二尤而改之 若在于外
外二尤而遠于內 不
損同志而遠于內 不

初	三	五
能以剛健為大有之始	居下體之極柔剛健之上	居下體之極柔剛健之上
不能廢中	廢得其位與五同功	下應之
不	上	上

二 健不違中為五所任
上 四 失位而上近至尊之威下
比今權之目為權
歸至威五不可含
意大有時不累于位
不能體柔而以剛來柔

八

三三 謙

初 處謙下 謙下 謙下 失位

三 處下 體三 極處 得其位上

五 居下 尊位 用謙 與順 失

上 外而 履謙 順

豫

初 處豫之初 而特得志于上

三 居下 體三 極處 兩卦之宗

五 居下 尊位 承動 豫之主 非已

上 四 以剛 動為 豫之主 非已

上 處動 豫之極

三三 隨

初 居隨之始 上无其應 无所主

三 體隨下 卦二已據 初含

五 于已 應非其正 四處已上

上 道華 處上 極不從 皆也 隨

蠱

初 處事之首 以柔巽幹事

三 以剛 幹事 而天其應 履

五 以柔 處尊 用中而應

上 居于內中 不失中

上 體柔 當位 幹以柔 和然

三三

臨

三三

觀

十一

初 三 五
 有應于四 以剛感順 位而
 已應易 以剛感順 位而
 履非其位 剛長之世而
 故非其位 剛長之世而
 以禮 不長 剛長之世而
 處于尊位 不長 剛長之世而
 以禮 不長 剛長之世而

上 四 二
 有應于五 剛長之世而
 應于五 剛長之世而
 應于五 剛長之世而
 應于五 剛長之世而
 應于五 剛長之世而
 應于五 剛長之世而

初 三 五
 最遠德美體于陰柔不能
 自道其順而巳
 居下體之極處二卦之際
 近不比尊遠不重觀
 居于尊位為觀之主
 居于尊位為觀之主

上 四 二
 處在于內體性柔弱從順
 而已猶有應焉 居觀得
 最近至五 居近得位
 不在于位 最處上極 不
 為平易

三三

噬嗑

三三

賁

十二

初 三 五
 居无位之地 以處刑初受
 刑而非治刑 以處刑初受
 處下體之極而履非其位
 失其正刑 不來剛難
 以陰處陽 以柔乘剛 然
 處于中 履不乘剛 而中

上 四 二
 處中得位 刑得所疾而行未
 盡順道 刑得所疾而行未
 其位推中而居非其位
 處罰之極 惡積不改

初 三 五
 在賁之始 以剛居下居于
 无位而棄不義
 處下卦之極 居得其位与
 二相比 履其正
 處得尊位為飾之主 康而
 能約

上 四 二
 得其位而天應三亦天應
 若也 無不應而比焉近而相得
 有應在初 則闕于三
 志不通 則闕于三
 則懼三難 履而比焉可紀三
 處飾之終飾終以柔

剝

初 下道始滅剛值柔長
 三 與上為應厚陰剝陽孤獨
 五 居得尊位為剝之主 貫
 象謂厚陰

二 剝道變長稍近于林
 四 剝道浸長以及人身
 上 處外之終獨全不落

復

初 最處復初始復者也
 三 處下體之終雖愈于上六
 五 居厚而履中雖不及休復
 象謂免也

二 得位處中其比于初上无
 四 陽文以疑其親湯為仁行
 上 在初之上而時順之
 所復順道而反初獨得
 最處復後

无妄

初 體剛處下以貴下賤
 三 以陰居陽為不順之行
 五 居得尊位為无妄之主下
 象无妄

二 代終已成乃盡目道
 四 以陽居陰以剛乘柔履于
 上 謙順比近至尊
 處不可安之極

大畜

初 四乃畜已未可犯
 三 九三升于上九雖徑大通
 五 居得尊位為畜之主二剛
 象謂畜能制健

二 五處畜成未可犯 居得
 四 其申遇難能止
 上 處畜之極畜極則通
 象初柔以止剛

三三

頤

三三

大過

十五

初

以陽處下而為動始

三

履夫不正以養于上

五

以陰居陽處頤道謙

二

四

上

處下體主中无應于上反而養初居下不養上而反善上體居得其位而應于初以上養下交不養陽而致災履正養陽以陽處上而履四陰之必資貴而无位高而有民為養之主

初

以柔處下

三

應于上係心在一陽處陽又

五

處得尊但以陽處陽亦未有機

二

四

上

以陽處陰能壯其弱上无其應心无持者大過至其弱而應在初用心不私體屬上體以陽處陰能極大過之極涉難過甚

三三

坎

三三

離

十六

初

處處坎底上无應後而復入坎底

三

既履非其位而又處兩坎坎一則出則三坎居則亦自坎之主而無應輔可以自佐未免于咎

二

四

上

履失其位上无應後處中而與初三相得初三未足以為援處重險而履正以柔居柔得位剛柔不犯皆天爵應陰消三極三歲道之夷

初

處離三始將進而威未反既漸

三

處下離三終履非其位不勝所履此柔將求害已然所履在尊為逆害

二

四

上

居中得位以柔處柔履文明之威而得其中處于明道將變之至其明進逼近至尊履非其位以柔其上不應无承處離三極離道已成除其非類以去民害

三三 咸

初 處咸之初為感之始所感
在末 屬外
三 進不能制動退不能靜處
五 進不能大感退亦不為天
忘其志淺末

二 咸道轉進 處不棄剛可
四 處上卦之初應下卦之始
居體之中在股之上二
心始感也感未盡感極
神道轉未
上 咸道轉進

三三 恆

初 處恆之初最處卦底始求
深者也
三 處三陽之中居下體之上
處上體之下上不至尊
不至卑中不在體分无所
居得尊位為恆之主不能
制義而像應在二

二 雖失其位恒位于中
四 恒于非位
上 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此
為恆

三三 遯

初 辟內之外最在體後
三 在內近二以陽時陰繫于
所在不能速害
五 遯而得志反制內小人應
命

二 居內處中為遯之主執乎
理中以固物
四 處于外而有應于內君子
能畜之
上 最處外極无應于內

三三 大壯

初 得大壯者必能自終成
居下而用剛壯以斯而進
窮凶可必
三 處健之極以陽處陽
五 以陽處陽猶不免咎而況
以陰處陽以柔乘剛而況
復貞子而已矣焉則得激

二 居得中位以陽居陰
四 下剛而進而陽處陰
陰不罔已路
上 有應于三不能退懼于剛
長不能遂雖處剛于剛
不害正固忘在一憂思消

晉

明夷

十九

三三
初 三 五
處順之初應明之始
信其位而志在上
眾同非信位而志在上
衆同非信位而志在上
悔明得尊位而能消其

二 四 上
進而無應
順而正
復其位
陰非其位
又其位
三陰非其位
處進之極
過明之中
明將

三三
初 三 五
明夷之初應明之始
類過甚人之心疑之
上為至晦之故其明次發
其明至晦之故其明次發
斯明中不可息正不憂危

二 四 上
以柔居申
不近難不見
左取其順
特辟難
處明夷之初是至晦者也
于晦遂入于地
明夷之初是至晦者也
于晦遂入于地

家人

睽

陰陽相爭故也

廿

三三
初 三 五
教在初而法在始
人之初為家人之始
以陽處陽處下體之極
初一家之長
居正而應處尊體
于尊位而明于家道

二 四 上
居內處中履得其位以陰
應陽處中履得其位以陰
居尊居卑履得其位
處家人之終居家道之成
位尊居卑履得其位
處家人之終居家道之成

三三
初 三 五
應獨上之初應明之始
窮下立天應下
非位上五近上
三非位上五近上
二有九終不相以
二有九終不相以
三非位上五近上
二有九終不相以

二 四 上
失位
五示失位出門同
天應陽之初應明之始
居正而應處尊體
于尊位而明于家道

三三 卷

初 三 五
 處難之始 居止之初 觀
 險而止 往則過譽 來則親
 得譽 迎則過謙 來則得位 為
 下卦之主 是內之所恃
 處難之時 獨在險中 居
 不失正 履不失中

上 四 二
 處難之時 履當其位 居不
 失中 以應遠害 不任義
 難則天應 來則重困 往來上
 皆難 得位履正 當其奔
 往則長 來則難 果則難 終
 夷難 解大 道可興 有應
 在內 往則失 來則志 獲
 本恩于內

初 三 五
 處難之始 解之初 在剛柔
 處難之際 解之 其險
 不煩于位 而無咎 以其
 處非其位 履非其正 以附
 居尊 履中 而應乎剛

上 四 二
 剛中而應 為五所任 處于
 險中 知險之情
 失位不正 而比于三 三為
 其損 則失初之應
 初為四 應二為五 應三為六
 應上失位 非來處下 體之
 從動 成而後舉

三三 損

初 三 五
 居下極 損剛柔 柔
 損之始 損剛柔 柔
 三人 謂六三 以上三陰 侯
 行則必 損 友 陰侯
 以柔居 尊 履尊以損
 陰非失 唱柔非自任 尊以
 自居 損以守之

上 四 二
 處損三終 上无 所奉 損終
 反並剛 德不損 以反 益終
 履上 卑柔 處損 剛德 尚大
 剛德 為損 所歸 尚大

初 三 五
 處益之初 居下 體剛
 居而之 乎 巽 居下 體剛
 早 居而之 乎 巽 居下 體剛
 以陰 居陽 益不外 來已
 自求 處下 則免 以陰
 居陽 處下 則免 以陰
 得位 履尊 為益之主

上 四 二
 以柔居 中 而得其位 處內
 居而之 乎 巽 居下 體剛
 至巽 復 居中 體柔 始 處內
 居而之 乎 巽 居下 體剛
 當位 在上 應下 不中 用中
 行也 不至 元位 不中 用中
 處益 之極 求益 无已

解

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矢

后

七

初三五

居傳之初
 其策以行
 領上六最
 與陽居三
 此小人也
 足多處中
 免咎而已
 五處尊位
 與利三異
 上六不
 居傳之法
 其策以行

上 四 二

下剛而通非已所據必見
侵湯羊謂五之為大主
非所自任章出可得悔之
道夫主極小人上君子

三三五

始以一柔而承五剛必
繫于正應
爻下體三極二揲初不為
己乘居不獲安行無其應
復得其位不退其時也
九五履得尊位不過其應
得地而不食體剛居中
不可傾陷

上四

運之于世無所往遇三
 而已倚恨而已不與物
 事其道不害
 二有其無故夫也天用
 而動失應而作
 自樂來應已擅人、物
 疾焉之始不能逆之

三

羊

䷊

升



五三初

有曰配三才以近
 退則配四德以
 復非其位以比
 失位不正相與
 應六亦不應不
 三才之位四專
 最得風位四專
 不行守正悔消

上 中 一

居於上者
應援處上
不致自安
所乘凶天
近遠無咎
所乘凶天
近遠無咎

五 三 初

應處升之初與三合志
應處升之初與三合志

俱升
應得其位以陽升陰莫主
遠距若升虛也

升得尊位體柔而應納而不距任而不專

上 四 一

與五者應住必見任對
剛德進不求寵
虛竹下階下竹而進不
距而納
處竹之極進而不息疾正
則可為主則喪

三三

震

初 體天剛德為卦之先

三 不當其位、非所處而元

五 震而得尊位有夢之機

三三

艮

初 處止之初行天所之

三 艮身中、三當而象三

五 施止于輔以處于中

艮

隨謂趾蹀而處止不控

中上稱身應得其位不

居止之極敦重在上

三三

漸

初 始下而升又進而復

三 進又天應始進而復

五 進得中位、三合而處中

三三

歸妹

初 少女而偶長男非敵是嫌

三 進未值時不可以進

五 歸妹之中獨處貴位

六

雖失其位居內處中以

不正天應而過人必待欲

道窮盡天所與交

三三

震

初 體天剛德為卦之先

三 不當其位、非所處而元

五 震而得尊位有夢之機

三三

艮

初 處止之初行天所之

三 艮身中、三當而象三

五 施止于輔以處于中

艮

隨謂趾蹀而處止不控

中上稱身應得其位不

居止之極敦重在上

三三

豐

三三

旅

廿九

初 三 五

通陽之初其既在初以陰陽故曰均通均則爭應在上六志在平陰難愈以陰之質來適尊陽之位

二 四 上

既處中內又以陰居陰能自發履中當位不窮以陽居陰得初以繫于位高其行更為久道

初 三 五

最處下極居下體之上與二相得寄祿之月而為施之道主文明之中居下而承上終以舉而見命

二 四 上

得位居中體柔奉上不可以處威難處上體之下不先于物不得其位旅得上位眾之所嫉

三三

巽

三三

兌

卅

初 三 五

處全之初未能服令剛正而為四所乘志窮而巽以陽居陽損于謙矣然東中位以宣令狎以剛直加物終于中正消邪

二 四 上

處巽中既在下位復以陽居陰卑失正能以此中而祀卑于神祇樂剛極也然得位承五卑得所奉雖以乘剛而處巽之極過尊失位

初 三 五

居巽之初應不在一天所黨係以陰柔之質履非其位非以求說以陰居陽而說信比于上六而與相得委尊以陰居陽而說信

二 四 上

說不失中失位而說字三為德說將近至尊四以剛德裁而去之巨內制外閑邪辟疾以陰質而處說後見引乃

三三

渙

初

處散之初非散未甚可以

三

腹內不固所守與剛志

五

處尊腹居巽之中為

三三

節

初

為節之初時意雖散而立

三

制度漸密不失然猶天咎

五

當位居申為節之主不失

廿一

三三

中學

初

為信之始而應在四象心

三

三陰少陰之上四象其陰

五

處中調以相交之時居尊

三三

小過

初

小過上逆下順初應在

三

居下過之上以陽當位不

五

六得五位陰之域艮止

廿一

廿二

二

至二宜宜故遷去時王極

四

得位而順不改其節以承

上

過節之中以致亢極施正

二

在小過而當位祖謂初

四

難體陽文而不能居其位

上

小人過遠至極

三三

既濟

初 最處初 未涉于煉

三 處既濟居文明之終 獲得其位

五 最尊位抑皆或宜脩德

三三

未濟

初 最居險下 故其應以

三 以陰之質失位 居險二

五 以柔居尊 志之明之威為

三三

體剛履中而應于五之柔

剛強難在己而不遠中

未濟之極 于是既濟就榮

尙書

虞書 大題在小題下後放此

堯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重篇名後放此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穽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囂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兕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

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舜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

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
禮歸格于鑾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
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
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
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
密入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
哉惟時遠柔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
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
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
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
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
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彙成

大禹謨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於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兪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

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忘摠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帝曰來禹降水敝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

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乎稷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皋陶謨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兪如何皋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兹禹拜昌言曰兪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威苦

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宜天工人其代之天敍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益稷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曰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兪

師汝昌。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兪，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不應，後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兪，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譏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兪，故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卽，王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夔曰：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簧鏞以間，鳥獸跄跄，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夔曰：

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
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
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
哉萬事隳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夏書

禹貢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
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
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澠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
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
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
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松怪石萊夷作牧厥

篚屨絲浮于汶達于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
泗濱浮磬淮東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織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
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
下厥賦下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璆琕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
橘柚錫貢淞于江海達于淮泗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
道雲土敷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杔榦
栝柏礪砥砮丹惟箇箛楛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荷
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纈
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牛和夷底
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
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

沮既從澧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不弑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岷峩析支渠搜西戎卽敘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大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嶧冢導濊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導沱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潁又東北會于汝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灋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

攸同四隩。旣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甘誓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擊戮汝。

五子之歌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
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僂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
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不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
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
柰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
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
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
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
追

胤征

羲和湏淫廢時亂曰胤往征之作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
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

惟明明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義和顓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傲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尙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商書

湯誓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

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
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
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朥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仲虺之誥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
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
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
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予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
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

實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来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湯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肆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大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

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咎單作明居。

伊訓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

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肆命

徂后

太甲上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尙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太甲下

伊尹中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

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尙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愼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咸有一德

伊尹作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

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盤庚上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盭黷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

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蒙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王用不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虐。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旣先惡于民。乃辜其愆。汝悔身何及。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綈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違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

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懋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威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臧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逐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

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不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先父不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

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殺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說命上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命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惟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白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玉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

德脩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彤日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高宗彤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西伯戡黎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

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主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微子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隲，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隲。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邁。」

周書

泰誓上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剗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大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尙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羣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勛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

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尙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牧誓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

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勛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勛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逐克奔。以役西土。勛哉夫子。爾所弗勛其于爾躬有戮。

武成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

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闔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宮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洪範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斁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殪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五行一曰水二

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六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二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瑩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其有善于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訓是誥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

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敍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暫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

星則以風雨九五福一日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日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旅獒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獒命

金滕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滕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薦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册于金滕之匱中王翼日乃瘞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以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

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大誥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王曰猷太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費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蠡殷小腆誕敢紀其敍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敕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

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螽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愆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咎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闕愆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愆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舊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敕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予曷敢不終朕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

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微子之命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欽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斃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康誥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倭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勛。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剗剗人，無或剗剗人。王曰：外事

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譬不畏死罔弗憝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療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王曰嗚呼封敬哉無

作怨勿用非謀非孽蔽時忱不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
瑕殄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
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
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
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
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
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
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嗇惟君爾乃
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羞饋祀爾乃白介用逸茲乃允惟
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棐弋邦君御事小子
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

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怠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劓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湏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湏于酒

梓材

王曰卦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若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落惟其陳修爲厥疆畷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金堅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召誥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

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殷丕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曷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茲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

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洛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佻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

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倬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王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絜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倬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懋大成裕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絜汝乃是不養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川戾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逖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悲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敕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己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

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
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
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俾來茲殷乃命寧予以
秬鬯二南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違自疾
萬年厥乃德殷乃引考王俾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戊辰王在新邑烝祭
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威格王入
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多士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
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
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

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汰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尙有爾土爾乃尙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

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無逸

周公作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玉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

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壽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壽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君奭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

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誑乃其降命弗克經曆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尙迪行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不單稱德今在予小

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夷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勛不及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勛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蔡仲之命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

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繫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成王旣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多方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閑于

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懌日欽剿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閑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閒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尙宅爾宅敗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

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士。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立政

周公作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

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
矣謀面用不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
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暨惟羞
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
受命奄甸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
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
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文王惟
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
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敕功不敢替厥義
德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此丕丕基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
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
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嗚呼予且已受人之讞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

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愼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愼人其惟吉士用勛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

周官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

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共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靡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佐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君陳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尙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不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怠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顧命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頽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旣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旣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倬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屨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鼂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

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一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阼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翟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墮太史秉書由賓階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變和天下用蒼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屹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康王之誥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太保暨芮

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載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畢命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謁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慮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

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并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父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君牙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周命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

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瘼厥官惟爾大弗克祇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彛憲

呂刑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剕桼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棗常繆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繆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

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棗棘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貞。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之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貨。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

六百。錢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于錢。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千。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主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主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文侯之命

平王錫晉文侯桓。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小子
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
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汝
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苦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
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
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費誓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公曰嗟人無譱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敕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
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牝牛馬杜乃擾斂乃穿無敢傷牝牝之傷
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爾乃越逐不復汝則有
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夷時乃糗糧無
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

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秦誓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旣愆我尙有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惟截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伎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

尚終

鄭畊老曰今古文合二萬五千一百字一歐陽公讀書法同補美字
宋十月廿日戊子精計除偽古文除篇題併經及序合計書篇漆十政百五十五字無誤

阮元尚書注疏校勘記所載古今與今本異同用○

山井鼎尚書考文書古文考物觀補遺所載用•
敦煌寫今經傳及釋文日今寫本經傳用卜或厂

原本五篇
匡繆正俗後漢書注羣經音辨所載用△
他經疏同
皆以朱筆記于經文之左

毛詩

國風

周南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爲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

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愛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芣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

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穫。爲絺爲綌。服之無數。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溲汙我私。薄漣我衣。害漣害否。歸寧父母。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誑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采芣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螽斯羽誥誥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揭

揭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實其枝之子于歸宜其家

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于城 肅肅兔置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

仇 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兔置三章章四句

采芣后妃之美也和乎則婦人樂有子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攢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裊之。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蓰。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魚鱣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鵲鳩，乃可以配焉。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采芣三章章四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嘒嘒草蟲趨趨阜蟲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陟彼南山言采其蓂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陟彼南山言采其蓂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說。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墻。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絲五緇。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標有梅。頃筐實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樛櫨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彤也吠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禮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何彼禮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何彼禮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

子 其鈞維何維絲伊縉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何彼襁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彼茁者蓬壹發五縱于嗟乎騶虞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邶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以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覲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訛兮。 緇兮綌兮。淠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于飛。頤之頤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譁浪笑敖。中心是悼。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嚏嚏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擊鼓其鐙。跕躍川兵。王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

仲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晝晡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忤不求何

用不臧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有渰濟盈有鷺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叩須我友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芣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涇以渭濁渭濁其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伺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我能愾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賣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

既育比予于毒。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暨。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瑱兮瑱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褻如充耳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衿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俣俣，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簡兮三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悲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與之謀。出宿于泂，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膏，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寤自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王事適我。

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譏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北風其喑。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新臺有泚河水瀾瀾燕婉之求籛條不鮮
新臺有洒河水洌洌燕婉之求籛條不
殄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
害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一章三百六十三句

鄘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
詩以絕之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
汎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
汎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葍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牆有茨不可囊也中葍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葍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髻也玉之瑱也象之拂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絺袷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鶉之不若也。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爲兄。鶉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騷攸三千。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蟪蛄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蟪蛄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朝濟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蟪蛄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子子干旌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子子干旌在浚之
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
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干旌三章章六句

載馳載驅。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
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
詩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旣不我嘉。不能旋
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旣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閔。陟彼阿丘。言
采其蓂。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我行其野。芄芃其麥。控于大邦。
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衛

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奥。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奥。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儻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淇奥三章章九句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人之藹。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碩人其頤。衣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騅。朱幘鑣鑣。翟裼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施不遑。鯁鮪發發。葭葦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暵。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佚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乘彼墮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子嗟鳩兮。無食桑葚。子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

陟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禮者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淇水瀼瀼。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伯兮嗚呼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瘳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有狐綏綏在彼淇廣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四句。

王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佖。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君子陶陶左執鬴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

子不與我成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蓀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中谷有蓀嘆其乾矣有女叱離嘒其嘆矣嘒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蓀嘆其脩矣有女叱離脩其獻矣脩其獻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蓀嘆其濕矣有女叱離嘒其泣矣嘒其泣矣何嗟及矣

中谷有蓀三章章六句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尙寐無覺有兔爰爰雉離于罽我生之初尙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尙寐無覺有兔爰爰雉離于罽我生之初尙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尙寐無聰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繇繇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繇繇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繇繇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大車檻檻毳衣如綦豈不爾思畏子不敵
大車啍啍毳衣如璫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大車三章章四句

亡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丘中有麻彼畱子嗟彼畱子嗟將其來施施 丘中有麥彼畱子國彼畱子國將其來食 丘中有李彼畱之子彼畱之子貽我佩玖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鄭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緇衣之席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大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薮。火烈具舉。襁褓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薮。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罄控忌。抑縱送忌。叔于田。乘乘鵠。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薮。火烈

具臯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棚忌抑鬯弓忌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駟介塵塵。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菜粢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羔裘三章章四句

○邶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摯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逮故也。遵大路兮，摯執子之手兮。無我讟兮，不逮好也。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日。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鳬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瑤。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山有喬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

章。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擗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擗兮擗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擗兮擗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

女。

擗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

故。使我不能息兮。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褻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褰裳二章章五句

丰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衣錦褰衣。裳錦褰裳。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迥。其人甚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

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綯衣綯巾。聊樂我宣。
出其閨闔。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綯衣茹蘼。聊可與娛。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
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皆臧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
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
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齊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子之還兮。遭我乎狔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儂兮。子之茂兮。遭我乎狔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狔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還三章章四句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東方之日二章 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晞，顛倒衣裳，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東方未明三章 章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南山崔崔，雄狐綯綯，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無田甫田，維莠騶騶，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婉兮孌兮，總角束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重環，其人美且鬢。
盧重鍔，其人美且偃。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患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載驅薄薄簞茀朱轡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四驪濟濟垂轡瀾瀾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翩翩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游敖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

猗嗟昌兮頤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射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二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魏

葛屨刺褊也。魏地陜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襍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葛屨二章 一章六句 一章五句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汾沮洳三章 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瞻爾庭有縣貆兮？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胡瞻爾庭有縣特兮？
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胡瞻爾庭有縣鶉兮？
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碩鼠三章章八句

唐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樛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山有樛，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洒食。何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山有樛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揚之水，白石粼粼。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鵲。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太子孫將有晉國焉。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椒聊之實，蕃衍盈紉。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綢繆三章。章六句。

○秋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

有秋之杜，其葉漙漙，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有秋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翼翼，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秋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羔裘豹褭，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羔裘豹褭，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鴛鴦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肅肅鴛鴦，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鴛鴦，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鴛鴦，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鵲羽二章章七句

無衣刺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刺晉武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嚙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有杕之杜，生于道

周。彼君子兮，嚙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葛生蒙楚，斂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棘，斂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

息。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

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芴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采芴采芴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芴采芴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芴采芴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芴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秦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
者不樂逝者其耄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驥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駟驥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

獲遊于北園。四馬旣閑。輶車鸞鑣。載獫狁騶。

駟驢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焉。

小戎。後收五檠。染輶游環。脅駟陰軋。漆纒文茵。暢轡駕我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騶驪是騶。龍盾之合。鞶以鱗。輶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賤駟孔羣。金矛漆鏐。蒙伐有苑。虎韞鏤膺。交韞二弓。竹閉緼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小戎三章章十句

兼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兼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兼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游從之。

宛在水中沚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敝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亡。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鴝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櫟，隰有樹檉。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犬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佩玉。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陳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

鷺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翮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續其麻市也婆娑 穀旦于逝越以釃邁視爾如敢貽我握椒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子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牁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其葉肺臚昏以爲期明星晢晢

哲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傳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有梅有鵲萃此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俯予美心焉忉忉。中唐有鸛邛有旨鸛誰俯予美心焉惕惕。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懽兮舒懷受兮勞心忉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天紹兮勞心慘兮。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

荷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

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檜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慄慄兮。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韞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萋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恣者也。

隰有萋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隰有萋楚。猗儺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隰有萋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匪風飄兮。匪車嘒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兮 誰能亨魚漚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
息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彼候人兮何戈與祿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維鷁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

服 維鷁在梁不濡其喙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薈兮蔚兮南山朝隲婉兮變兮季

女斯飢

候人四章章四句

○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鵲鳩在桑。其子在

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騶。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

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

不萬年。

鵲鳩四章章六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蘆。愴我寤嘆。念彼周京。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愴我寤嘆。念彼京

周。冽彼下泉。浸彼苞菁。愴我寤嘆。念彼京師。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

伯勞之。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幽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鶩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芣苢，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斯，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鵲，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秀葺，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穫。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貉，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縱，獻豝于公。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藿，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薮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淅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

咒觥萬壽無疆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鷓鴣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鷓鴣焉

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惠斯勤斯鷓鴣子之閔斯過天之未陰雨微彼桑土
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持据予所授紱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
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嘒嘒

鷓鴣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
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
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蜩蛸者蜩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
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

也。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戕夷于飛。罔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縢。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咷。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遘。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觀之子。籩豆有

踐。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九罭之魚鱸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
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
瑕

狼跋二章章四句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章二百三句

小雅

鹿鳴之什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

心矣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恠。君子是則。是儀。我有旨酒。嘉
賓式燕。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
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四牡騤騤。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騤騤。嘽嘽駘馬。豈不懷
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
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駘。載驟駿駘。豈不懷歸。
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馳驅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駟。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我馬維駟。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裋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蒸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儋爾簋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家室。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醕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徵我弗應於粲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徵我有咎伐木于阪醕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伐木六章章六句

天保定爾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厭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禴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祀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獫狁之故。不遑啓居，獫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事。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采薇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還率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旆矣，建彼旄矣。彼旃旆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

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夫予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孽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杕杜勞還役也

有杕之杜有睨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愛我父母檀車幘幘四杜瘡瘡征夫不遠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下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杕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芣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

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魚麗于罍鱸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罍魴君子有酒多且旨魚麗于罍
鰾君子有酒旨且有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
維其時矣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
其辭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有嘉魚烝然沚沚君子有酒嘉
賓式燕以衍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翩翩者騅烝然來
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栢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栢北山有栢樂只君子遐不作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南山有栢北山有栢樂只君子遐不作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蓼蕭澤及四海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傳革泂泄和鸞雝雝

離萬福攸同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湛天子燕諸侯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
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
不令儀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彤弓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
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彤弓昭兮受言載
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彤弓昭兮受言囊之我有嘉賓中心
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醕之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六月棲棲戎車旣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旣成我服我服旣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

子。四牡脩廣。其太有顓。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旣安。如輕如軒。四牡旣佶。旣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魚鱉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宣王南征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鞶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軛錯衡。八鸞玲瓏。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珌葱珩。鸛彼飛隼。其飛戾太。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

荆來威。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旄設旆，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淩拾既飲，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攸攸，漆沮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羣

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拔我矢。發彼小豨。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吉日四章章六句

南有嘉魚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七十二句

鴻鴈之什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緇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

子至止。鸛聲嘒嘒。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族。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水規宣王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鴛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鴛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鴛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章六句

鶴鳴誨宣王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穰。它山之石。可以爲錯。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鶴鳴二章章九句

○祈父刺宣王也

祈父予主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主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樛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我行其野言采其蓂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斯復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約之閣閣椽之橐橐風雨攸除烏鼠攸去君子攸寧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嘒嘒其冥君子攸寧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嗶嗶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褐。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遺。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牯。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蓂何筮。或負其餼。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旆維旗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旆維旗矣。室家湊湊。

無羊四章。章八句。

鴻鴈之什。十篇三十二章二百三十句。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慴莫懲
嗟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
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
則無撫仕昊天不庸降此鞠訕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闕君子如
夷惡怒是達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
爲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方茂爾惡相爾矛
矣旣夷旣憚如相醺矣昊天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
究王誦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癘憂以痒
父母生我胡俾我瘵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
侮憂心惻惻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

之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謂天蓋高不敢不屆謂地蓋厚不敢不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扒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終其永懷又對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無棄爾輔負于爾輶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眇眇彼有屋蔭蔭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極嗇矣富人哀此惻獨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誓御
惓惓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荅譖言則退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
是瘁嗟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維曰予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
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
鼠思泣血無言不疾音爾出
居誰從作爾室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
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尹
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
是用不得于道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
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
彼筮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
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
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
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宛大夫刺宣王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中原有蕓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刺幽王也天子之傳作焉

弁彼鸛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跼踖周道翰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於毛不罹于裏天之生我我辰

安在。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漙，萋漙漙兮。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雉，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墮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君子信讒，如或醕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掣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小弁八章 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憫昊天，已威予，愼無辜。昊天大，憫予，愼無辜。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餓，匪其止共，維王之耶。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花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

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壑。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旣微且廋，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誰暴之云？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人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吁。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伯氏吹壎，仲氏吹簫。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善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節南山之什十篇七十九章五百五十二句

谷風之什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實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榮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
瘁 餅之聲矣維蠶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
入則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
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
莫不穀我獨不卒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有饑_○盤飧有_○掇_○棘_○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瞻言顧之潛焉出涕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_○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
疚有_○冽_○沕_○泉_○無_○漫_○穫_○耕_○契_○契_○寤_○歎_○哀_○我_○憚_○人_○薪_○是_○穫_○薪_○尙_○可_○載_○也_○哀_○我_○憚_○人_○亦可
息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
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璫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

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晚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挾夫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什寧莫我有匪鶉匪鳬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山有蕨薇隰有杞棘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四月八章章四句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
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
或出人風議或靡事不爲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底兮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
矧 無將大車維塵雍雍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朞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
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
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晻晻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

怒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不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
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
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
介爾景福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鍾刺幽王也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鼓鍾喈喈淮水潄潄憂心且
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鼓鍾伐鼗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鼓
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簧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鼓鍾四章章五句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藝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
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濟濟跄跄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

享或肆或將。祝祭于祐。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執爨蹠蹠。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祖賚孝孫。苾苾芬芬。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勅。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優既渥。既霑既濡。既足生我百穀。疆場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范。獻之皇祖。曾孫壽考。

受天之祜 祭以清酒 從以騂牡 享于祖考 執其鸞刀 以啓其毛 取其血膋 是烝
是享 苾苾芬芬 祀事孔明 先祖是皇 報以介福 萬壽無疆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谷風之什十篇五十四章三百五十六句

甫田之什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倬彼甫田 歲取十千 我取其陳 食我農人 自古有年 今適南畝 或耘或耔 黍稷薿薿
攸介攸止 烝我髦士 以我齊明 與我犧羊 以社以方 我田既臧 農夫之慶 琴瑟擊
鼓 以御田祖 以祈甘雨 以介我稷黍 以穀我士女 曾孫來止 以其婦子 饁彼南畝
田峻至喜 攘其左右 嘗其旨否 禾易長畝 終善且有 曾孫不怒 農夫克畝 曾孫之
稼如茨 如梁 曾孫之庾如坻 如京 乃求千斯倉 乃求萬斯箱 黍稷稻粱 農夫之慶 報
以介福 萬壽無疆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穰田祖有神秉畀
炎火有渰萋萋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
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且喜來方禋祀以
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泱
泱君子至止韞韞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
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

世焉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覲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裳裳者華其黃矣我覲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覲之子乘其四駟乘其四駟六轡沃若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

林有集維鷗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漙漙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西牡騁騁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車牽五章章六句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嬖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邊豆有楚穀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鍾鼓既設舉醴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籥舞笙鼓樂既和

奏絜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怱怱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僊僊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僊僊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甫田之什十篇三十九章二百九十六句

魚藻之什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魚在藻有頌其首王在鎬堂樂飲酒魚在藻有華其尾王在鎬飲酒樂豈魚在藻依于其蒲王在鎬有那其居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芣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采芣采芣筐之筐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鬻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族其族泝泝鶯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
居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
申之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
亦是率從汎汎楊舟汎汎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
哉亦是戾矣

采芣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騂騂角弓騂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
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瘡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

于已斯亡。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旨餽。如酌孔取。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雨雪瀟瀟。見晁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雨雪浮浮。見晁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角弓八章章四句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有菀者柳。不尙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有菀者柳。不尙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菀柳三章章六句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彼都人士。臺臺纈纈。攝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

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旃我不見兮云何吁矣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掬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終朝采藍不盈一擔五日爲期六日不詹之子于狩言韋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其釣維何維魴及鱖維魴及鱖薄言觀者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隰桑四章 章四句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

白華膏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太步艱難，之子不猶。漣漣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炤烘于煨。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懔懔，視我邁邁。有鷺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鴈鷺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寢兮。

白華八章 章四句

○繇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繇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繇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載之。

繇蠻三章章八句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

詩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矣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莒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莒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莒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莒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剋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

民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

彼周道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魚藻之什十四篇六十二章三百二句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疊疊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
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桢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
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祿將于京厥作祿將常服輔弼王之
蓋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

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文王七章章八句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玉天攸殷適使不挾四方 摯仲氏任自彼
殷商來嫁于周曰嬀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犬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
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
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
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子
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
帝臨女無貳爾心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彭彭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
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繇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繇繇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濟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萋萋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敞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球之陳陟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鼙鼓弗勝廼立皋門皋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廼立冢土戎醜攸行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駟矣維其喙矣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繇九章章六句

械櫜文王能官人也

芃芃械櫜薪之爇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淠彼淠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

不作人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中以百福于祿焉

瞻彼旱麓榛楸濟濟豈弟君子于祿豈弟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

降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

介景福瑟彼柞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

子求福不回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惠于宗公神罔

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雖誰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

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

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思齊四章章六句故言五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上帝耆之憎其式靡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作之屏之其畜其賢脩之平之其灌其
柳啓之辟之其櫟其樛攘之剔之其壓其柘帝遷明德車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
固帝省其山柞械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
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
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
祉施于孫子帝謂文王無然吟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
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
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茂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
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

閑閑崇墉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墉是絕是怨四方以無拂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騶騶王在靈沼於物魚躍虞業維樛賁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廱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鼗鼓逢逢矇瞍奏公

靈臺五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遇有佐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文王有聲通駿有聲通求厥寧通觀厥成文王烝哉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

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築城伊瀉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通追來孝王后烝哉王

公伊瀉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

皇王維辟皇王烝哉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考卜

維玉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

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生民之什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

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拆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
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真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
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實覃實訐厥聲載路誕實命歸克岐克嶷
以就口食蓺之荏蕸荏苒施禾役穰穰麻麥幪幪瓜瓞嗶嗶 誕后稷之穠有相
之道弗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稊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
郇家室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貢
以歸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掄或籩或醑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
祭脂取羝以軋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
臬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
祿焉

敦彼行葦中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

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饗。醴醕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脾臠。或歌或嘏。敦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鍤。四鍤如樹。序賓以不侮。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行葦八章章四句故言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

既醉。大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守成也。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既降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既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鳧鷖在沙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樂嘉成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
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篇公劉匪居匪康。適場適疆。適積適倉。適裹餘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篇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適官。而無永歎。陟則在巖。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輯摩容刀。篇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篇公劉于京斯依。踰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篇公劉既溥既長。既景適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爾居允荒。篇公劉于嘯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適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溯其過澗。止旅乃密。芮鞠之卽。

公劉六章章十句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饒饒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歸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洞酌三章章五句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伴奭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之介矣。爾土宇畋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鳳皇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皇于飛。翾翾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誰誰。嗈嗈君子之車。旣庶且多。君子之馬。旣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卷阿十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畏明。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逵。無縱詭隨，以謹懃。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民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民亦勞止，汙可小惕。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凡伯刺厲王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癯。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蹙，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卽爾謀，聽我謫誨。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譖。多將熇熇，不可救藥。天之方憤，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

蔑資曾莫惠我師 天之牖民如壙如窞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
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
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三十三句

蕩之什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誥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

九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勣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屈

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無然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

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

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螭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棄于中國覃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顯洧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計諫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尙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

萬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遇有愆。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韋染桑木。言緇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惜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盬。誰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茹彼桑柔。其下侯甸。捋采其劉。瘳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四牡騤騤。旗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殛。國步滅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

爲梗。憂心慙慙。念我十宇。我生不辰。逢天憫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覲瘠。孔棘我圍。爲謀爲愆。亂況斯創。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如彼遘風。亦孔之僂。民有肅心。井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蠹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其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牲牲其麀。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迨退維谷。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旣之陰女。反予來赫。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遘。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彼善譽。雖曰匪予。旣作爾歌。

桑柔十六章八句 八章章八句 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裁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性見憂。故作是詩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壁既卒。寧莫我聽。 旱既大甚。黾降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瘋。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暎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薰。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遐。 旱既大甚。黾勉畏去。胡寧瘳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翰哉熙正。疢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何里。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太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熙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亶亶申伯王績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
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
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騶
躑鉤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
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
以峙其糧式遏其行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
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操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
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閉命
使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續我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
四方爰發肅肅主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
夜匪解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不侮於寡不畏彊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
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撝撝每懷靡及
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
過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烝民八章章八句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停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我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
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

主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韋革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銀。鞶褭淺幘。鞶革金
后。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魚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筭
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胄。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蹇父之子。韓
侯迎止于蹇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
其盈門。蹇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訐訐。魴鱣甫
甫。坐鹿嘒嘒。有熊有羆。有豬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
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豹。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敞實蔕。獻
其貔皮。赤豹黃熊。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旂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江漢湯湯武夫洗洗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
寧江漢之潯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徼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

南海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
用錫爾祉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
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
文德洽此四國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
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
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闚如虓虎鋪敦淮濟仍執醜虜截彼淮浦
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
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
不回王曰還歸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蠹賊蠹疾靡有夷屆
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
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存長舌維厲
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鞠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
伊胡爲焉如賈三倍君子是譖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
狝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
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聲沸檻泉維其深矣心
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覲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瘕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南卒荒天降罪罟蠹賊內訌晉椽

靡其潰潰回遘實靖夷我邦。皐皐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
貶。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
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粝胡不自替。職兄斯引。池之竭矣不云自斲。泉之竭矣不云
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引不裁我躬。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
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尙有舊。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七句。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周頌

清廟之什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
人斯。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武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日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
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
時夏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臣工之什

臣工諸侯助祭遺於廟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存亦又何求如何新德
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唐乃錢鏹奮觀錄受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耜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讟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康崇牙樹羽應中縣鼓鞀磬祝南既備乃奏簫管備舉
嗇嗇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鱣鮪鱣鮪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潛一章六句

雝禘太祖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
宣暨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雝一章十六句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載見辟玉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儼章有飴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武一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嗣王嗣於廟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室。

難結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毖嗣王求助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匪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隄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土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南斯活驛驛其遠有厭其傑

厭厭其苗。絲絲其廩。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飫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

耒耜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饌伊黍。其筥伊糾。其縛斯趙。以藝茶蓼。茶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挈挈。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櫜。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球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絲衣其紵。載弁佻佻。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鼐。兕觥觶其觶。旨酒思柔。不戢不戢。胡考之休。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於鑠主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太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酌一章九句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綏萬邦婁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西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桓一章九句

賁大封於廟也賁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數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賁一章六句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稟時之對時周之命

般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

魯頌

駟之什

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騶，有騂有騂，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騶，有駟有駟，以車綹綹。思無斁，思馬斯作。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騶有騶，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駟四章章八句

有駟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有駟有駟，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鷖鷖，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有駟有駟，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鷖鷖，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

兮。有駉有駉。駉彼乘駉。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有駉三章章九句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旒旒。鸞聲嘒嘒。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訥。在泮獻功。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翩彼飛鵠。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泂水八章 章八句

闕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闕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彙穆植穰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續禹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續大王之緒致天之屬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狩度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兕載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賞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綬烝徒增增玃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考與貳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巖

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
龜蒙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
錫公純嘏肩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妃宜大夫庶士邦國
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鳥路
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閟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
十句

駉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

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天
師以那爲首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
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憚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饗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軼錯衡。八鸞鸛鳴。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禧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長發大禘也

潛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遠幅員既長有城方將帝立
子生商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遠受大國是遠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
有截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
圍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綌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厯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不竦百祿是終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蘂莫遂莫遠九有有截韋顧既
伐昆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荆楚居國南
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
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遘命
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

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栢有槩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那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毛詩終鄭詩共曰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歐陽公讀書法作三十四字

周禮

天官冢宰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四十人內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獸人下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鼈人下士

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 膳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食醫中士二人 疾醫中士八人 瘍醫下士八人 獸醫下士四人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 胥八人徒八十人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 淩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醯人奄二人女醯二十人奚四十人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 羃人奄一人女羃十人奚二十人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

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閹人王宮每門四人。圉游亦如之。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四人。奚八人。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人。徒二十人。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

四人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以八灋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灋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灋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

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旂貢九曰物貢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薺以富得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灋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以官成

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享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大喪贊贈玉舍玉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一曰以敘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曰以敘受其會六曰以敘聽其情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

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渡六曰廉辨以濫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凡祭祀替玉幣爵之事裸將之事凡賓客贊裸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月終則以官府之敍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

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令于百官府曰各脩乃職攷乃灋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敍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日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敍以治敍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掌治灋以考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眡滌濯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殽羞與其陳數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正歲則以灋警戒羣

吏令脩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爲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袤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義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春秋以木鐸脩火禁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糗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王齊日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裁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王燕食則奉膳贊祭凡王祭祀

賓客食則徹王之胾俎。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王燕飲酒則爲獻主。掌后及世子之膳羞。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蠹薨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凡令禽獻以瀆授之。其出入亦如之。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腍鱠膳膏臊秋行犢臠膳膏腥冬行蠃羽膳膏羶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共后及世子之膳羞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廄羊冷毛而羴羶犬赤股而躁烏鵲色而沙鳴饔豕盲眊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蠖凡宗廟之祭祀掌割烹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凡掌共羞脩刑膾胖骨鱠以待共膳。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

外饔掌外祭祀之割烹共其脯脩刑膾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膳。凡賓客之飧饗饗

食之事亦如之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烹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饗之饗亨煮辨膳羞之物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齎盛祭祀共蕭茅共野果蔬之薦喪事代王受眚裁王之同姓有皐則死刑焉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

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凡獸入于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玉府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鱓人掌以時獻爲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爲鱓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鱓鱓凡獻者掌其政令凡獻征入于玉府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簪魚鼈龜蜃凡狸物春獻鼈蜃秋獻龜魚祭祀共麇羴蜺以授醢人掌凡邦之籍事

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瘍。灌而刮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凡爲公酒者亦如之。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醕。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酺糟。皆使其士奉之。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掌酒之賜頒。皆有灋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

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醕入于酒府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醕糟而奉之凡飲共之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外內饗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醕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夏頒冰掌事秋刷

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體實白黑形鹽臠鮑魚鱠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棣榛實加籩之實蕡芡臠脯棧芡臠脯羞籩之實糗餌粉羞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凡籩事掌之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醢昌本臠醬菁菹鹿臠芣菹麋臠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羸醢脾析麋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菹臠籩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醢食糝食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醢六十簋以五齊七醢七菹三醬實之賓客之禮共

醢五十糗。凡事共醢。

醢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醢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糗。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糗。凡事共醢。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饗鹽以待戒令。

幕人掌共巾幕。祭祀以疏布巾幕八尊。以畫布巾幕六彝。凡王巾皆黼。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爲其井匱。除其不蠲。去其惡臭。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棧桮。再重。設車宮。轅門。爲壇。遺宮。棘門。爲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共人門。凡舍事則掌之。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大喪共帷幕帟綬。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

掌次掌王之灋。以待張事。王大旅上帝則張氎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

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射則張耦次掌凡邦之張事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玉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輅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凡褻器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

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方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

徵令。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攷焉。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于職歲。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灋贊逆會。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

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大喪廝裘飾皮車。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遂以式灋頒皮革于百工。共其毳毛爲毼以待邦事。歲終則會其財。

內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袤展其功緒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贊九嬪之禮事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太與其羸良而賞罰之會內宮之財用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穰穰之種而獻之于王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俎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掌王之陰事陰令

閹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

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以時啟閉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闢掌掃門庭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佐世婦治禮事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蹕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敍于王所凡祭祀贊王盥贊后薦徹豆籩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敍哭者亦如之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爲盥盛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女御掌御敍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凡祭祀贊世婦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翬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掌以時招梗禴禳之事以除疾殃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齊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
良比其小太而賈之物書而揭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揭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絲于外內工
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賜予亦如之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
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喪紀共其絲纁組文之物凡飾邦
器者受文織絲組焉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典枲掌布總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齋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揭而藏
之以待時頒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褱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
展衣緣衣素沙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
如之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喪縫棺飾焉衣袞柳之林掌凡內之縫事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掌凡染事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綰亦如之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纁黃纁青舄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綬復于四郊

地官司徒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

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司敕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

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司鹵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鄰長每鄰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

徒四十人。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處。小林麓如小山之處。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圻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人掌蠻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春人奄二人女春執二人奚五人。饔人奄二人女饔八人奚四十人。案人奄八人女案每奄二人奚五人。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皐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

物其民暫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庠。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虺。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土宜之濃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濃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以土圭之濃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

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澶而待政令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告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嫗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灋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聯五州爲鄉使之相賓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

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乃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

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脩灋糾職以待邦治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

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凡邦事令作秩敘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藉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葢轡戮其犯命者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議以與匠師御匱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治匠師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澶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以歲時巡國及野而闢萬民之難阨以王命施惠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闔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澶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

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大詢于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春秋

祭禁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事。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泲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春秋祭酬亦如之。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歲終則會政致事。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旣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鱣。鼈。罰之事。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臯奇妾則相及。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

之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園土內之

封人掌詔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綯共其水橐歌舞牲及毛炮之豚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鼗鼓鼓軍事以鼙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鐃和鼓以金鐃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鐃通鼓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帔舞者凡軍旅夜鼓鼙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鼓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帔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尙可也凡祭

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筴以載公任器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簠以待事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展牲則告牷碩牲則贊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賈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三年大比則大均。

師氏掌以嫗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閭。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

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司救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衰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園土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凡有鬪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禁遷葬者與嫁殤者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債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競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帑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凡會同師役市司師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債之事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債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

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其期內聽期外不聽

廛人掌斂市紵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察其詐僞飾行價廉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債者使有恒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凡國之賈債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凡師役會同亦如之

司穢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鬪鬪者與其覬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變其不正者凡有罪

者撻戮而罰之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斂其總布掌其戒禁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凡歲時之門受其餘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凡四方之賓客敬關則爲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藻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遂人掌邦之野。以上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濇。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鄧。五鄧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劑致阡。以田里安阡。以樂昏擾阡。以土宜教阡。稼穡以興。勸利阡。以時器勸阡。以彊予任阡。以土均平政。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若起野役。則令各

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凡賓客令脩野道而委積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綽及窆陳役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入野職野賦于王府賓客則巡其道脩庀其委積大喪使帥其屬以輶轡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敘其事而賞罰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正歲簡稼器脩稼政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毗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若

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嫩惡而誅賞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鄼長各掌其鄼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歲時合耦于耨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鄰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

旅師掌聚野之耰粟屋粟間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嫩惡爲之等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輩輩帥

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
凡其余聚以待頒賜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
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凡軍旅之賓客館焉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
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嫩惡爲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

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
渴澤用鹿鹹澗用狍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藥用雉輕爨用犬

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
揚其芟作田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旱暵共其雩斂喪
紀共其葦事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厯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王巡守則夾王車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厯以詔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則夾王車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若祭山林則爲主。而脩除且蹕。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漚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川奠。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禁麇卵者與其毒矢射者。升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

禁令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搏十搏爲縛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權度受之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闡墻之蜃祭祀共蜃器之蜃共白盛之蜃

囿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大祭祀則共其接盛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宮米芻禾喪紀共飯米熬穀以歲時縣種稌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司祿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稌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灋而縣于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掌均萬民之食而闢其急而平其興

春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齎盛之米賓客共其牢禮之米凡饗共其食米掌凡米事

饌人掌凡祭祀共盛共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共其簋簋之實饗食亦如之
饗人掌共外內朝宥食者之食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掌參祭祀之犬

春官宗伯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
邦禮以佐王和邦國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
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
徒百有二十人鬱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
史一人徒八人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
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天府上士一人
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
人徒十人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司服中士二人府二
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

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家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鐃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鼗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鞀鞀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菴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籥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眠禡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

四人徒八人。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饔燎祀司中司命觀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醯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以凶禮

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哉以禴禮哀圍敗以恤禮
哀寇亂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
同時聘曰問殷覲曰視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
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
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以脤膾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
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
作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
執蒲璧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鵠工商
執雞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
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以天產作陰德以
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
諧萬民以致百物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沁玉鬯省牲

鑊奉玉盥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王命諸侯則儋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祧之昭穆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辨六盥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盥省鑊告時于玉告備于玉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賜卿大夫士爵則儋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齋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若大甸則帥有

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元王崩大肆以柩鬯澠及執事澠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葬亦如之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成葬而祭墓爲位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爲位國有禍裁則亦如之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爲位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禋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祭之日表齋盛告絜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鬯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大賓客澠筵几築鬯贊果將大朝覲佐儼共設匪饗之禮饗食授祭與祝侯禳于暹及郊大喪大澠以鬯則築鬯令外內命婦序哭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澠者且授之杖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嘗之日澠卜來歲之芟櫛之日澠卜來歲之戒社之日

涖卜來歲之稼。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祭祀，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鬱人掌裸器。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裸玉灌之，陳之以贊裸事。詔裸將之儀，與其節。凡裸事，沃盥，大喪之泔，共其肆器及葬，共其裸器。遂理之，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斚之卒爵而飲之。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壇，用大疊。祭門，用瓢。齋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裸事，用概。凡禘事，用散。大喪之大泔，設斗，共其鬯。鬯，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凡王弔臨，共介鬯。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嘑旦以詔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凡祭祀面禋，共其雞牲。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疊。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裸用斚彝。黃鬯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疊。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

祀追享朝享祿用虎鬯。鬯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鬯。諸臣之所昨也。凡六鬯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浼酌。凡酒脩酌。大喪存奠。鬯大旅亦如之。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縹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席蒲筵績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縹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菴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上春釁寶鎮及寶器。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蠹惡。若遷寶則奉之。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王晉大圭執鎮圭。縹藉五采。

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觀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覲聘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祿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祿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羨以起度璲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

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大札大荒大裁素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廌衣服皆掌其陳序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政令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隸

而役之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勦聖之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帥六宮之人共齎盛相外內宗之禮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凡王后有操事於婦人則詔相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胾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齎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大喪則敍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爲

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窆遂爲之尸及窆以度爲丘隧共喪之窆器及葬言鸞車象人及窆執斧以洩遂入藏凶器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凡祭墓爲尸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爲之蹕均其禁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洩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賛主人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族歌應鍾舞

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凡樂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鼙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鼙鼓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鼓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凡日

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裁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裁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大喪泣廡樂器及華藏樂器亦如之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爲節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凡樂成則告備詔來韓皇舞詔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樂出入令奏鍾鼓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樂器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宮中之事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釁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蕤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大饗亦如之。大射帥瞽而歌。射節。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大喪帥瞽而廌作圜諡。凡國之瞽矇正焉。

小師掌教鼓鼗鼗祝敔塤簫管弦歌。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大喪與廌。凡小祭祀小樂事。鼓鞀。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瞽矇掌播鼗祝敔塤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奠擊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幹。大喪廌樂器。大旅亦如之。賓射皆奏其鍾鼓。擊愷獻亦如之。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凡聲高聲。正聲。緩下聲。散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歸。回聲。衍。侈聲。從。弇聲。薄聲。甄。厚聲。石。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教綬樂。燕樂之鍾磬。凡祭祀奏綬樂。

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祫夏。醵夏。凡祭祀饗食。奏燕樂。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掌鼗鼓綬樂。

笙師掌教。敔。竽。笙。埙。簫。簴。篴。管。春牘。應雅。以教祫樂。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燕樂亦如之。大喪。廡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大旅。則陳之。

鐃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鑿。皆鼓之。守鑿。亦如之。大喪。廡其樂器。奉而藏之。

鞀師掌教。鞀。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敔。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大喪。廡其樂器。奉而藏之。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敔。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

田祖。歛幽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歛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歛而歌之。燕亦如之。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大喪廡筍虡。

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大喪廡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胎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凡小事浚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眡高。揚火以

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蠃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釁龜祭祀。先卜。若有祭祠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華氏掌共燬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燬。遂歛其燬契以授卜師。遂役之。

占人掌三龜以八簪占八頌。以八卦占簪之八故。以眊吉凶。凡卜簪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凡卜簪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簪人掌三易以辨九簪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簪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式。三曰巫目。四曰巫比。五曰巫祠。六曰巫参。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大事先簪而後卜。上春相簪。凡國事共簪。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歐疫。

眡祿。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禘。二曰象。三曰鑑。四曰監。五曰闇。六曰舊。七曰彌。八曰敍。九曰曉。十曰想。掌安宅敍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迓。三曰禱。四曰禁。五曰攻。六曰說。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誅。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齎號。六曰幣號。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撫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辨九撓。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撓。六曰凶撓。七曰奇撓。八曰褒撓。九曰肅撓。以享右祭祀。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隋暨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來瞽令臯舞。相尸禮。既祭令徹。大喪始崩以肆鬯。泔尸相飯。簪斂徹奠。言甸人讀禮。付練祥。掌國事。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禘祠。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禁督逆祀。命。

者頒祭號于邦國都鄙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禋禘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癘戕兵遠
臯疾大祭祀逆蠶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陪贊徹贊奠凡事佐大祝大喪贊濯設熬置
鉶及葬設道齋之奠分禱五祀大師掌豐祈號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凡外
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及辟令啓及朝御匱乃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及葬御匱出
宮乃代及壙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掌喪祭祝號王弔則與巫前掌勝國邑之社稷
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于祖廟禴亦如之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
郊饁獸舍奠于祖禴乃斂禽禴牲禴馬皆掌其祝號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禴祭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
信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烓則帥巫而造巫恒祭祀則

共厘主及道布及禋館凡祭事守瘞凡喪事掌巫降之禮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箒春招弭以除疾病王平則與祝前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若王后弔則與祝前凡邦之大烓歌哭而請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遷國抱灋以前大喪執灋以涖勸防遣之日讀誅凡喪事攷焉小喪賜諡凡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禮事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敍昭穆之俎簋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其小事卿

大夫之喪賜諡讀誄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源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掌敘事之源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便于四方則書其令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灋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敍之以治其出入。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旒。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纒。厭翟。勒面。績纒。安車。彫面。鸞纒。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纒。有握。輦車。組輓。有翬。羽蓋。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大輅。尾。褕。疏飾。小服皆疏。素車。棼蔽。大輅。素飾。小服皆素。藻車。藻蔽。鹿淺。褕革飾。駟車。翟蔽。然。褕。漆車。藩蔽。紆。褕。雀飾。服車。五乘。孤乘。夏。簠。卿乘。夏。綬。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凡賜闕之。毀折入。齋于職幣。大喪。飾遣車。遂厥之。行之。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墓。噓啟關。陳車。小喪。共。置路與其飾。歲時更。共其幣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賓。

客亦如之。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革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大喪。廡革車。大射。共三乏。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旟。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旟。及國之大閱。替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旟。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旟。州里建旟。縣鄙建旟。道車載旟。旟車載旟。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大喪。共銘旌。建廡車之旌。及葬亦如之。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甸亦如之。凡射。共獲旌。歲時共更旌。

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正都禮與其服。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壇。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所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魍。以禋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夏官司馬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司燿下士二人。徒六人。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

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
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
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挈壺氏下士六人
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
人徒二十人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羅氏下士
一人徒八人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
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
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
八人徒八十人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
士八百人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 節服氏下士八人
徒四人 方相氏狂夫四人 犬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
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
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甲下大夫二人

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橐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 齊右下大夫二人 道右上士二人 大馭中大夫二人 戎僕中大夫二人 齊僕下大夫二人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 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趣馬下士卓一人徒四人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匹一人騶馬麗一人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

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遼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擇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皆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

日而斂之。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鐃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帥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鐃。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家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蒐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杓。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旅。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旂。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社。中冬教大閱。前期

羣吏戒衆庶脩戰馭。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錡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旂。車徒皆作。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攬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旂。車徒皆作。鼓進。鳴鐸。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鐸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敍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旣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駢。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犬卜。帥執事。泄釁主及軍器。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眠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

以先愷樂獻于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

小司馬之職。掌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

軍司馬

輿司馬

行司馬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視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惟加田無國正。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質。綱惡馬。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

量人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爲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掌喪祭奠饗之俎實凡宰祭與鬱人受餼歷而皆飲之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殺肉豆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凡沈辜侯禴飾其牲釁邦器及軍器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祭祀釁羞受徹焉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灋羊凡沈辜侯禴釁羞共其羊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

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凡祭祀則祭燿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

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設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晝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鑿以號戒若造都邑則

治其固與其守濶。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掌驪闕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

環人。掌致師察軍慝。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搏諜賊。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耒以令糧。凡軍事縣壺以序聚。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鴈。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灋。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

其事。掌其治遠。以射濫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豝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芣。五節。二正。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祭侯。則爲位。與犬史數射中。佐司馬治射正。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戒犬史及大夫介。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賓客之事。則抗皮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

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毆鳥。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

羅氏。掌羅鳥。鳥。蜡。則作羅。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祭祀共卵鳥。歲時貢鳥物。共膳獻之鳥。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惟賜無常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犬僕犬右犬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犬僕前王入內朝皆退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掌擯士者膳其摯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適四方使爲介大喪作士掌事作六軍之事執披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天子惟所川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司馬弗正凡國正弗及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

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遣車而哭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而趨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太常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社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大喪先匱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

犬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

之。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贊王牲事。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縣喪首服之灋于宮門。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王燕飲。則相其灋。王射。則贊弓矢。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摯相。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王小灋儀。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大祭祀朝覲。沃王盥。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犬僕之灋。掌士大夫之弔勞。凡大事佐犬僕。

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大喪復于小廟。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大祭祀相盥而登。大喪持翬。掌王之燕令。以序守路鼓。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祭祀脩寢。王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大喪復于小寢。大寢。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紱。諸侯之繅。旂九就。璫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旂皆就。玉璫。玉笄。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象邸。玉笄。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紼。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

司甲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祭祀授舞者兵。大喪廬五兵。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及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軍旅會同。授武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

獻矢箛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櫜質者夾弓虞弓以授射豸係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箛皆從其弓凡弩夾硬利攻守唐太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箛矢用諸弋射恒矢殛矢用諸散射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澤共射櫜質之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大喪共明弓矢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至之儀田弋充籠箛矢共矰矢凡亡矢者弗用則更

繕人掌王之川弓弩矢箛矰矢挾拾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凡乘車充其籠箛載其弓弩既射則斂之無會計

橐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箛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橐人以待會而攷之亡者闕之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詔贊王鼓傳王命于陳中會同充革車盟則以玉敦辟盟遂

役之贊牛耳桃茢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凡有牲事則前馬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自車上諭命于從車詔王之車儀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

大馭掌馭丞路以祀及犯軼王自左馭馭下視登受轡犯軼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軼祭軼乃飲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

戎僕掌馭戎車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犯軼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掌凡戎車之儀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灋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灋儀如齊車掌貳車之政令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騶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阜。阜一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騶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祖。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飾幣馬。執扑而從之。凡賓客受其幣馬。大喪飾遺車之馬。及葬埋之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于校人。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跳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

馬耳圉馬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驂六尺以上爲馬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葦斂廄始牧夏房馬冬獻馬射則充櫜質茨牆則翦鬣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廐馬亦如之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
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
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
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
其浸潁潁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
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澨其利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
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
沐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
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沂其浸厥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
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

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濩。養其川河沔。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庫池。鹽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脩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瀆。而

授任地者王巡守則樹王舍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邊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遼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

匡人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

擇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以國灋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

家司馬亦如之

秋官司寇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六人司圜中士六人下

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
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司隸中
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罪隸百有二十人
蠻隸百有二十人閩隸百有二十人夷隸百有二十人貉隸百有二十人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禁殺戮下士二人史
一人徒十有二人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野廬氏下士六
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雍氏下士二人徒八
人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
有六人脩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脩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
二人冢氏下士二人徒八人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鬻氏下士二人徒八人柎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雍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
誓族氏下士一人徒二人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赤發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蠲氏下士一人徒二人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三十人 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家士亦如之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以圜土聚教罷

民。凡害人者。實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過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其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以肺石遠窮民。凡遠近惇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凡邦之大盟約。灋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灋誓百官。戒于百族。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軍旅。灋戮于社。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

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敍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卽市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實饌水納亨亦如之大賓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小師涖戮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

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懸于門閭。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汙。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者犯邦令。五曰橋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泊鑊水。凡刳理。則奉大牲。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察其辭。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大祭祀大

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六卿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皆刑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

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以時脩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諭罪刑于邦國。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爲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凡得獲貨賄。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某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凡盜賊軍。鄉

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玉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旻。三赦曰蠢愚。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

司盟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嫩惡與其數量。揭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入其要。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于司兵。其妖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臺。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皆不爲奴。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栓物。伏瘞亦如之。凡幾珥沈辜。用駝可也。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

齒凡圖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桎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桎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凡罪之麗於灋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圜髡者使守積

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命之小事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徭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攬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橋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櫬之有相翔者誅之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敍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禁野之橫行徑踰者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掌凡道禁邦之大

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不時者不物者。

蜡氏掌除骹。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掌凡國之骹禁。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爲阱。獲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獲。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

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齋明燭。共明水。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軍旅修火禁。邦若屋誅。則爲明竈焉。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轡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

日三百誓邦之犬史曰殺誓小史曰盟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櫟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

冥氏掌設弧張爲阱擄以攻猛獸以靈鼓毆之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庶氏掌除毒蟲以攻說禴之嘉草攻之凡毆蟲則令之比之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翬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以時獻其羽翮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凡攻木者掌其政令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繼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殺草之政令

誓族氏掌覆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翦氏掌除蠱物以攻禳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蠱之事

赤髮氏掌除牆屋以蜚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蟲

蠋氏掌去鼯鼯焚牡獮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蠱無聲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厥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擗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

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若神也則以犬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銜枚氏掌司讎國之大祭祀令禁無讎軍旅田役令銜枚禁讙呼歎鳴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軍旅授有爵者杖共王之齒杖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覲以除邦國之慝問問以諭諸侯之志歸服以交諸

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禴以補諸侯之裁。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旂。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祿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纁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旂。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祿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纁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旂。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祿。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

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覲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瀡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大喪則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胝館將幣爲承而摯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覲省聘問臣之禮也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成六瑞王

用瓊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調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橋禴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凡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致餼如致積之禮。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

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致饗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賓之拜禮拜饗餼
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
也如諸公之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
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及將幣旅擯
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
事如初之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
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致饗餼如勞之禮
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遂
行如入之積凡諸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凡四方之
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賓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
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媿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
達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櫟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闕無幾送逆及疆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姓皆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飧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饗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簋醢醢百有二十饗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乘有五簋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秣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

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簋。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四積。皆眡殮。牽。再問皆脩。殮四牢。食三十有二。簋八。豆三十有二。鬴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饗餼七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甔。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簋。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眡殮。牽。壹問以脩。殮三牢。食二十有四。簋六。豆二十有四。鬴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饗餼五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甔。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簋。膳眡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裁殺禮。在野在

外殺禮。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惟芻稍之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姓禮。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爲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櫜及委。則致積。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及將幣。爲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

掌察聞

掌貨賄聞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凡

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

都則

都士

家士

冬官考工記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粵無錡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錡也非無錡也夫人而能爲錡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

之作也。燦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橘踰淮而北爲枳。鸛鶩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荆之幹。娵胡之筴。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臯。臬。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鞣。韋。裘。設色之工。畫。績。鍾。筐。幘。刮摩之工。玉。柳。雕。矢。磐。摶埴之工。陶。旒。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秘六尺有六寸。旣建而進。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爰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爰四尺。謂之五等。旣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車謂之六等之數。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

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陲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轆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望而眡其輪。欲其輶爾而下。迤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圓也。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轉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眡其輶。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蓄蚤不齟。則輪雖敝不匡。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斂。轂小而長則柝大而短則輳。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桴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以其圍之防掄其數。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

施筋必數。疇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抗。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故坎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濂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散圍。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鑿而固。不得則有鑿。必足見也。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難於鑿。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是故規之以眡其圓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數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桂圍倍之六寸。信其程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程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

庇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雷遠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參分軾圍去一以爲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軾圍參分軾圍去一以爲轡圍圍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棧車欲彘飾車欲侈輈人爲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駕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爲嫩也二者以爲久也三者以爲利也軌前十尺而策半之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五分其軾間以其一爲之軸圍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凡揉輈欲

其孫而無弧深。今夫大車之轅擊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擊之任。及其登陲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故登陲者信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陲也不援其邸必縊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故轡欲順典。轡深則折。淺則負。轡注則利。進利進則久。和則安。轡欲弧而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槌。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任不敝。此唯轡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轡猶能一取焉。良轡環濶。自伏兔不至軌七寸軌中有濶。謂之國轡。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旂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旂以象伐也。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聲。栗氏爲量。段氏爲鑄器。桃氏爲刃。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鑿燧之齊。

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窮敝盡而無惡

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鉞十之重三琕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鈞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鈞

桃氏爲劒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鈞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鈞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鈞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鳧氏爲鍾兩欒謂之鈇鈇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攢謂之隧十分其鈇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鈇間去二分以爲之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下以設其旋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

由出後。弇之所由興有說。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杳。弇則鬱。長甬則震。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圓之。稟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爲黼。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黼。其髣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槩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旣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

段氏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爲甲。必先爲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爲之圍。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撓。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慤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囊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齟也。眡其鑽空而慤。

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肱而直則制善也。囊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齟則變也。

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也。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卷而搏之欲其無弛也。眡其著欲其淺也。察其線欲其藏也。革欲其荼白而疾澣之則堅。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幪也。卷而搏之而不弛則厚薄序也。眡其著而淺則革信也。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難。

鞀人爲臯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鼗。鼓爲臯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良鼓瑕如積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韋氏

裴氏 闕

畫績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圓。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績之事。後素功。

鍾氏。染羽以朱。洪丹秣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入爲纁。五入爲緌。七入爲緇。

筐人 闕

幌氏。漣絲以澆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漣。漣。漣帛以欄爲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清其灰而盥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盥之。而塗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盥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漣。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繼子男執皮帛。天子圭中必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大圭長三尺。

下

桴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祿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
琬圭九寸。而纁。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惡。以易行。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圭
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璋中璋
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纁。天子以巡守。宗
祝以前馬。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覲聘。牙璋中璋七寸。
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駟琮五寸。宗后以爲權。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
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駟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
以旅四望。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棗。桌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
五。夫人以勞諸侯。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

卿人闕

雕人闕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
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

矢人爲矢。鏃矢參分，第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等。厚爲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寸，鉞十之重。三垆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趨。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等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舉。

陶人爲甒，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鬲，實五穀，厚半寸，脣寸。庾，實二穀，厚半寸，脣寸。

瓶人爲簋，實一穀，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穀崇尺。凡陶瓶之事，髹塗，薛暴，不入市。器中臠，豆中縣，臠崇四尺，方四寸。

梓人爲筍簾。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爲筍簾。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爲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厚脣，弇口，出目，短耳。

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鍾虞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陽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虞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凡攬綱援簪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殯爾如委矣苟殯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個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緝寸焉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

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廬人爲廬器戈秘六尺有六寸爰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飢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蝘是故句兵裨刺兵搏轂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強舉圍欲重重欲傳人傳人則密是故侵之凡爲爰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凡爲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蝘也爰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六建旣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槩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窓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扃七个闔門容小扃参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参个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

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溝逆地勢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参伍欲爲淵則句於矩凡溝必因

水執防必因地執。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爲防廣與崇方。其綱參分去一。大防外綱。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困窮倉城逆牆六分。堂涂十有二分。竇其崇三尺。牆厚三尺。崇三之。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櫪。一櫪有半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

車人爲耒。庇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庇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句庇。直庇則利推。句庇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

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渠三柯者二。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行澤者反輹。行山者仄輹。反輹則易。仄輹則完。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大車崇三柯。綆寸。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羊車二柯有參

分柯之一柏車二柯凡爲轅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徹廣六尺鬲長六尺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櫟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蓄粟不泄則弓不發凡相角秋綱者厚春綱者薄穉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背疾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末盛於剡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執也白也者執之徵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剡而不休於氣是故脆脆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搏廉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昵之類不能方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馴以

爲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敵之敵漆欲測絲欲沈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澇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令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冰析澇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斲目必茶斲目不茶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憺恒由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厚其帑則木堅薄其帑則需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帑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斲摯必中膠之必均斲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作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恒角而短是謂逆橈引之則繼釋之則不校恒角而達譬如終繼非弓之利也今夫菱解中有變焉故校於挺臂中有柎焉故剽恒角而達引如終繼非弓之利橋幹欲孰於火而無羸橋角欲孰於火而無燂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濕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爲之柔善者在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敵宛之無已應下柎之弓末應將

興爲柎而發必動於綱。弓而羽，綱末應將發，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當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鎔，絲三邱，漆三桮，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茶。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執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臾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大和無漚，其次筋角皆有漚而深。其次有漚而疏，其次角無漚，合漚若背手文，角環漚，牛筋蕢漚，麋筋斥蠅漚，和弓，轂摩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終

儀禮

士冠禮

士冠禮。筮于席門。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卽位于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卽位于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布席于門中闕。西闕外。西面。筮人執筭。抽上韝。兼執之。進受命于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諾。右還卽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主人受眡。反之。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徹筮席。宗人告事畢。主人戒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荅拜。主人退。賓拜送。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荅拜。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荅拜。主人退。賓拜送。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厥明夕。爲期于席門之外。主人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擯者告期于賓之家。夙興。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

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鞶鞶。鞶鞶。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鞶。

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纓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筭爵弁筭。緇組紘纁邊。同篋。櫛實于簠。蒲筵二在南。側尊一。醴在服北。有篋。實勺。觶角。枬。脯醢。南上。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東上。賓升則東面。主人玄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畢。袵玄立于洗東。西面北。上擯者玄端負東塾。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擯者告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荅拜。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每曲揖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贊者奠纁筭櫛于筵南端。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卽筵坐。贊者坐櫛設纁。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主人升復初位。賓筵前坐。正纁興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興復位。贊者卒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玄端爵韠出房南面。賓揖之卽筵坐。櫛設筭賓盥正纁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興賓揖之。適房服素

積素鞞容出房南面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鞞鞞其他如加皮弁之儀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筵于戶西南面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枳覆之面葉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枳面枋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荅拜薦脯醢冠者卽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枳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建枳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荅拜冠者奠觶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賓出主人送于席門外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冠者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荅拜見贊者西面拜亦如之入見姑姊如見母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韞奠摯見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乃醴賓以壹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儻皮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

若不醴則醢用酒尊于房戶之間兩甔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枋洗有篚在西南順始加醢用脯醢賓降取爵于篚辭降如初卒洗升酌冠者拜受賓荅拜如初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荅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

筵西徹薦爵。筵尊不徹。加皮弁如初。儀再醺。攝酒。其他皆如初。加爵弁如初。儀三醺。有乾肉折俎。噲之。其他如初。北面取脯。見于母。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設于鼎。始醺如初。再醺兩豆葵菹。羸醢兩簋栗脯。三醺。攝酒如再醺。加俎。噲之。皆如初。噲肺卒醺。取籩脯以降如初。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紛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於阼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荅拜。若殺則舉鼎陳於門外。道東塾北面。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醺焉。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宿曰。某將加布於某之首。吾子將蒞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醢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

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醺曰。旨酒既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賓。承天之祜。三醺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坩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季唯其所當。屨夏用葛。玄端黑屨。青絢纁純。純博寸。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絢纁純。純博寸。爵弁纁屨。黑絢纁純。純博寸。冬皮屨可也。不屨總履。記冠義。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緇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醺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諡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冏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

士昏禮

昏禮下達。納采用鴈。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使者玄端至。摯者出請事。入告主人。

如賓服迎于門外再拜賓不荅拜揖入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授于楹間南面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摯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出請醴賓賓禮辭許主人徹几改筵東上側尊無醴于房中主人迎賓於廟門外揖讓如初升主人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荅拜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于坐左之西階上荅拜贊者酌醴加角枬面葉出于房主人受醴面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贊者薦脯醢賓卽筵坐左執觶祭脯醢以枬祭醴三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枬興坐奠觶遂拜主人荅拜賓卽筵奠于薦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辭賓降授人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納吉用鴈如納采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其實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腊一肺醢不升皆飪設局鼎設洗于阼階東南饌于房中醢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蓋大羹滹在饗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玄酒在西綌簠加勺在南枋尊于房

戶之束無玄酒篚在南實四爵合盞主人爵弁纁裳緇袍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亦如之有祫至于門外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

女次純衣纁袍立于房中南面姆纁笄宵衣在其右女從者畢袵玄纁笄被纁黼在其後主人玄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荅拜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壻乘其車先俟于門外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腰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卽席婦尊西南面腰御沃盥交贊者徹尊舉者盥出除簾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西面北上匕俎從設北面載執而俟匕者逆退復位于門東北面西上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于豆東魚炙腊特于俎北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湑于醬南設對醬于東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稷設湑于醬北御布對席贊啟會卻于敦南對敦于北贊告具揖婦卽對筵皆坐皆祭薦黍稷肺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湑醬皆祭舉食舉也三飯卒食贊洗爵酌醕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荅拜醕

婦亦如之。皆祭。贊以肝從。皆振祭。臍肝皆實于菹豆。卒爵皆拜。贊荅拜。受爵。再醕如初。無從。三醕用盥。亦如之。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荅拜。坐。祭。卒爵。拜。皆荅拜。興。主人出。婦復位。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尊否。主人說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受。姆授巾。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主人入。親說婦之纓。燭出。媵餞主人之餘。御餞婦餘。贊酌外尊。酌之。媵侍于戶外。呼則聞。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卽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卽席。婦執筭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興。荅拜。婦還。又拜。降階。受筭。服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贊醴婦。席于戶牖間。側尊。醴于房中。婦疑立于席西。贊者酌醴。加枬。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枬祭醴。三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枬。興。拜。贊荅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其他如取女禮。婦贊成祭。卒食。一醕。無從。席于北墉下。婦徹。設席前如初。西上。婦餞。舅辭易醬。婦餞姑之饌。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乃食。卒。

姑醕之婦拜受姑拜送坐祭卒爵姑受奠之婦徹于房中媵御餞姑醕之雖無媵
先於是與始飯之錯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酬舅姑
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歸婦俎于婦氏人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
婦人送者酬以束錦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席于廟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祝盥婦盥于
門外婦執筭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婦
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婦降堂取筭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
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婦出祝闔牖戶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
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記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廟廟辭無不
腆無辱摯不用死皮帛必可制腊必用鮮魚用鮓必殺全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
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賓受
命乃降祭醴始扱壹祭又扱再祭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納徵執皮攝之
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

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婦入寢門贊者徹尊罍酌玄酒三屬于尊棄餘水于堂下階間加勺筭緇被纁裏加于橋舅荅拜宰徹筭婦席薦饌于房饗婦姑薦焉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婦酢舅更爵自薦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凡婦人相饗無降婦入三月然後祭行庶婦則使人醢之婦不饋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致命曰敢納采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醴曰子爲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先人之禮敢固以請某辭不得命敢不從也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

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曰某命某聽命于吾子對曰某固唯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對曰某敢不敬須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主人曰聞命矣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賓至擯者請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對曰某固敬具以須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母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增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增見曰某以得爲外昏姻請覲主人對曰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漑於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對曰某得以爲昏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主人出門左西面增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擯者以摯出請受壻禮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增再拜送出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

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荅再拜主婦又拜壻出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壻出主人送再拜

士相見禮

士相見之禮摯冬用雉夏用鴈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爲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請摯敢辭摯賓對曰某不以摯不敢見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賓對曰某也不依於摯不敢見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于門外再拜賓荅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摯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主人復見之以其摯曰曷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摯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摯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賓

奉摯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士見於大夫終辭其摯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若嘗爲臣者則禮辭其摯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賓入奠摯再拜主人荅壹拜賓出使摯者還其摯于門外曰某也使某還摯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爲儀也敢以請賓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爲儀也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麇執之如士相見之禮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蹙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荅壹拜若他邦之人則使摯者還其摯曰寡君使某還摯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凡言非對也安而後傳言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若不

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夜侍坐問夜膳董請退可也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退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以出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

鄉飲酒禮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荅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荅拜主人退賓拜辱介亦如之乃席賓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屬焉尊兩壺于房戶閒斯禁有玄酒在西設篚于禁南東肆加二勺于兩壺設洗于阼階東

南南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簠在洗西南肆羹定主人速賓賓拜辱主人
荅拜還賓拜辱介亦如之賓及衆賓皆從之主人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荅拜拜
介介荅拜揖衆賓主人揖先入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北上主
入與賓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
北面荅拜主人坐取爵于簠降洗賓降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賓對主人坐取爵興
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簠下盥洗賓進東北面辭洗主人坐奠爵于簠興對賓復位當
西序東面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卒洗主人壹揖壹讓升賓拜洗主人坐奠爵
遂拜降盥賓降主人辭賓對復位當西序卒盥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坐取爵
實之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以復位主人阼階上
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祭
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尙左手膾之興加
于俎坐挽手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言執爵興主人阼階上荅拜
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阼階上荅拜

賓降洗。主人降。賓坐奠爵興。辭。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南北面。主人阼階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復阼階東。西面。賓東北面盥。坐取爵。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荅拜。興降盥。如主人禮。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醑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告。否。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荅拜。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賓西階上荅拜。主人坐取觶于篚。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立當西序。東面。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荅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荅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卒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取觶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復位。主人揖降。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面。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坐取爵于東序端。降洗。介降。主人辭降。介辭洗。如賓禮。升。不拜洗。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

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立于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拆俎祭如賓禮不啻肺不啻酒不告香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介右荅拜介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介揖讓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酢于西階上介右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荅拜主人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荅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介右再拜崇酒介荅拜主人復阼階揖降介降立于賓南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荅壹拜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人拜送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衆賓辯有脯醢主人以爵降奠于簋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衆賓升衆賓序升卽席一人洗升舉觶于賓實觶西階上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席末荅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荅拜降洗升實觶立于西階上賓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受以興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坐奠觶于其所舉觶者降設席于堂廉東上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

左何瑟後首捲越內弦右手相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大師則爲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芣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荅拜主人升復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荅拜司正立于楹閒以相拜皆揖復席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閒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坐取觶不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盥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荅拜不祭立飲不拜卒觶不洗實觶東南面授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拜送于主人之西賓揖復席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受酬者自介右衆受酬者受自左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婦卒受者以觶降坐奠于篋司正降復位使二人舉觶于賓介洗升實觶于西階上皆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荅拜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荅拜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賓介皆拜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退皆拜送降賓介奠于其所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以俎主人請徹俎賓許司正降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司正升立于席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阼階上北面介降席西階上北面遵者降席席東南面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賓從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介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受

俎如賓禮。衆賓皆降。說屨。揖讓如初。升坐。乃羞。無筭爵。無筭樂。賓出。奏陔。主人送于門外。再拜。賓若有違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公如大夫入。主人降。賓介降。衆賓皆降。復初位。主人迎。揖讓升。公升如賓禮。辭一席。使一人去之。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明日。賓服鄉服。以拜賜。主人如賓服。以拜辱。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無介。不殺薦脯醢。羞唯所有。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賓介不與鄉樂。唯欲記鄉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不宿戒。蒲筵緇布。純尊綌。賓至徹之。其牲狗也。享于堂東北。獻用爵。其他用鬴。薦脯五挺。橫祭于其上。出自左房。俎由東壁。自西階升。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介俎。脊脅肫肺。肺皆離。皆右體。進腍。以爵拜者。不徒作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凡奠者。於左。將舉於右。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樂作。大夫不入。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簠。既獻奠于下簠。其笙則獻諸西階上。磬階閒。縮。鼙北面鼓之。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司正既舉觶。

而薦諸其位。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旣旅士不入徹俎。賓介遵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從者。主人之俎以東。樂正命奏陔賓出。至于階。陔作。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人之北。西面。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

鄉射禮

鄉射之禮。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荅再拜。乃請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荅再拜。主人退。賓送。再拜。無介。乃席賓南面。東上。衆賓之席繼而西。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皆加勺。簠在其南。東肆。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簠在洗西。南肆。縣于洗東北。西面。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羹定。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再拜。主人荅再拜。退。賓送。再拜。賓及衆賓遂從之。及門。主人一相出迎于門外。再拜。賓荅再拜。揖衆賓。主人以賓揖。先入。賓厭衆賓。衆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主人以賓三揖。皆行。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荅再拜。主人坐取爵於上簠以降。賓降。主人阼階前西面坐。

席之

奠爵興辭降賓對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簠下盥洗賓進東北面辭洗主人坐奠爵于簠興對賓反位主人卒洗壹揖壹讓以賓升賓西階上北面拜洗主人阼階上北面奠爵遂荅拜乃降賓降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卒盥壹揖壹讓升賓升西階上疑立主人坐取爵實之賓席之前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于席前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取肺坐絕祭尙左手攄之興加于俎坐挽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言執爵興主人阼階上荅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阼階上荅拜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辭降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爵于簠下興盥洗主人阼階之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簠興對主人反位賓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荅拜興降盥如主人之禮賓升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乃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告言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

執爵興賓西階上北面荅拜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再拜崇酒賓西階止荅再拜主人坐取觶于篚以降賓降主人奠觶辭降賓對東面立主人坐取觶洗賓不辭洗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之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北面荅拜主人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北面荅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取觶以興反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反位主人揖降賓降東面立于西階西當西序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荅壹拜主人揖升坐取爵于序端降洗升實爵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人拜送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衆賓皆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衆賓辯有脯醢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揖讓升賓厭衆賓升衆賓皆升就席一人洗舉觶於賓升實觶西階上坐奠觶拜執觶興賓席末荅拜舉觶者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荅拜降洗升實之西階上北面賓拜舉觶者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取以興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反奠于其所舉觶

者降大夫若有違者則入門左主人降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主人揖讓以大夫升拜至大夫荅拜主人以爵降大夫降主人辭降大夫辭洗如賓禮席于尊東升不拜洗主人實爵席前獻于大夫大夫西階上拜進受爵反位主人大夫之右拜送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佞加席乃薦脯醢大夫升席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啐脯不啐酒不告齊西階上卒爵拜主人荅拜大夫降洗主人復降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揖讓升大夫授主人爵于兩楹間復位主人實爵以醑于西階上坐奠爵拜大夫荅拜坐祭卒爵拜大夫荅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再拜崇酒大夫荅拜主人復降階揖降大夫降立于賓南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笙入立于縣中西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芣工不興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主人取爵于上簋獻工大師則爲之洗賓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卒洗升實爵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

設序下
似後四字

工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不洗遂獻筮于西階上筮一人拜于下盡階不升
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筮不拜受爵坐祭立
飲辯有脯醢不祭主人以爵降奠于簠反升就席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作相爲司
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再拜司正荅拜主人升就席司正洗解升自西階由楹內適
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西階上北面請安于賓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遂立于
楹閒以相拜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荅再拜皆揖就席司正實解降自西階中
庭北面坐奠觶興退少立進坐取觶興反坐不祭遂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洗北
面坐奠于其所興少退北面立于解南未旅三耦俟于堂西南面東上司射適堂西
袒決遂取弓于階西兼挾乘矢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于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
賓對曰某不能爲二三子許諾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曰請射于賓賓許
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乃納射器皆在堂西賓與大夫之弓倚于
西序矢在弓下北括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司射不釋弓
矢遂以比三耦於堂西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

上子
射器
比三耦

司射
請射

正司

司正爲司馬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東遂繫左下綱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獲者由西方坐取旌倚于侯中乃退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弟子相工如初入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筭西面北上坐樂正北面立于其南

司射猶挾乘矢以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三耦皆袒決遂有司左執附右執弦而授弓遂授矢三耦皆執弓擗三而挾一个司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三耦皆進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而俟司射東面立于三耦之北擗三而挾一个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不去旌誘射將乘矢執弓不挾右執弦南面揖揖如升射降出于其位南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遂適階西取扑擗之以反位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獲者適侯執旌負侯而俟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司射反位上耦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出于司射之南升自西階鉤楹由

射三耦

射三耦

射三耦

射三耦

上射之後西南面立于物閒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至于
乏坐東面偃旌興而俟司馬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反由司射之南適堂
西釋弓襲反位立于司射之南司射進與司馬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
面視上射命曰無射獲無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乃射上射既發挾弓矢而后下
射射拾發以將乘矢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釋獲卒射皆執弓不
挾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與升射者相
左交于階前相揖由司馬之南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而俟于堂西南面東上三耦
卒射亦如之司射去扑倚于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于賓曰三耦卒射賓揖司射降
搯扑反位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鉤楹
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閒西南面揖弓命取矢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俟
司馬出于左物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堂前北面立于所設楹之南命弟子設
楹乃設楹于中庭南當洗東肆司馬由司射之南退釋弓于堂西襲反位弟子取矢
北面坐委于楹北括乃退司馬襲進當楹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若矢不備則

三耦
委楹
矢

司馬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索弟子自西方應曰諾乃復求矢加于楅舂司射倚扑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諸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則遂告于賓適阼階上告于主人主人與賓爲耦遂告于大夫大夫雖衆皆與士爲耦以耦告于大夫曰某御於子西階上北面作衆賓射司射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衆耦衆賓將與射者皆降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而立東上大夫之耦爲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司射乃比衆耦辯遂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進立于司馬之西南司射作上耦取矢司射反位上耦揖進當楅舂北面揖及楅舂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射順羽且興執弦而左還退反位東面揖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興其他如上射既拾取乘矢揖皆左還南面揖皆少進當楅舂南皆左還北面搢三挾一个揖皆左還上射於右與進者相左相揖反位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西方而后反位衆賓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進繼三耦之南而立東面北上大夫之耦爲上司射作射如初一

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俟。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猶挾一个去。與司馬交于階前。升。請釋獲于賓。賓許降。摺扑。西面立于所設中之東。北面。命釋獲者設中。遂視之。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筭以從之。釋獲者坐設中。南當樞。西當西序。東面。興受筭。坐實八筭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南末興。共而俟。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命曰。不實。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于中。興。執而俟。乃射。若中。則釋獲者坐而釋獲。每一个釋一筭。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筭。則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于中。興。執而俟。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摺三挾一个。賓於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階下揖。升堂。揖。主人爲下射。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乃射。卒。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揖。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升及階。揖。升堂。揖。皆就席。大夫袒決遂。執弓。摺三挾一个。由堂西出于司射之西。就其耦。大夫爲下射。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及階。耦先升。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降階。耦少退。皆釋弓于堂西。襲耦遂止于堂西。大夫升就席。衆賓繼射。釋獲皆如初。司射所作唯上耦。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

三耦
釋獲而射

三耦
人射

三耦
大夫

三耦
大夫

射說字

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曰左右卒射降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興共而俟司馬
袒決執弓升命取矢如初獲者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如
初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司馬乘矢如初司射遂適西階西釋弓去扑襲
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筭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筭爲純一純以
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於下一筭爲奇奇則又縮諸
純下興自前適左東面坐兼斂筭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司射
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若右勝則曰右賢於
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筭
以告曰左右鈞降復位坐兼斂筭實八筭于中委其餘於中西興共而俟司射適堂
西命弟子設豐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
于豐上降袒執弓反位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摺扑北面于三耦之南命三耦及衆
賓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附
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射者皆與其耦進立于射位北上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

三不
勝者

數獲

司馬
命取矢
如初

耦進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興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出于司馬之南遂適堂西釋弓襲而俟有執爵者執爵者坐取觶實之反奠於豐上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弓執爵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受觶以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大夫飲則耦不升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衆賓繼飲射爵者辯乃徹豐興觶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于侯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設薦俎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執爵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適左个中皆如之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不拜既爵司馬受爵奠于篚復位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于乏南獲者負侯而俟司射適階西釋弓矢去扑說決拾襲適洗洗爵升實之以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薦脯醢折俎有祭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司射之西北面立飲不拜既爵

司馬
獲者

司射
獲者

司射受爵奠于篋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挾一个
搯扑以反位司射去扑倚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司射降搯扑由司馬之南
適堂西命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就位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
弓各以其耦進反于射位司射作拾取矢三耦拾取矢如初反位賓主人大夫降揖
如初主人堂東賓堂西皆袒決遂執弓皆進階前揖及楅搯拾取矢如三耦卒北面
搯三挾一个揖退賓堂西主人堂東皆釋弓矢襲及階揖升堂揖就席大夫袒決遂
執弓就其耦揖皆進如三耦耦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興反位而后耦揖
進坐兼取乘矢順羽而興反位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搯三挾一个
揖退耦反位大夫遂適序西釋弓矢襲升即席衆賓繼拾取矢皆如三耦以反位司
射猶挾一个以進作上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俟獲者許諾司馬降釋
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樂于賓賓許諾司射降搯扑東面
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許司射遂適階間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
射退反位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退反位乃奏騶

以三耦
以三耦
以三耦

以三耦
以三耦
以三耦

以三耦
以三耦
以三耦

以三耦
以三耦
以三耦

虞以射。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衆賓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釋獲者執餘獲。升告左。卒射如初。司馬升命取矢。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司馬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筭如初。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降復位。司射命設豐。設豐實。解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司射遂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兼諸弦面鉞。適堂西以命拾取矢如初。司射反位。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賓皆袒決。遂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附以退不反位。遂授有司于堂西。辯拾取矢揖皆升就席。司射乃適堂西。釋弓去朴說決拾襲反位。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命獲者以旌退。命弟子退樞。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筭而俟。司馬反爲司正退復解。南而立樂正命弟子贊工卽位。弟子相工如其降也。升自西階反坐。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興。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拜執觶興。主人荅拜。賓不祭卒觶。不拜不洗實之進東南面。主人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主人進受觶。賓主人之西北面拜送賓揖就席。主人以觶適西階上酬大夫。大夫降席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就席。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之。司正升自西階相旅。

藥射

世樂射版

天數天

樂射

四二藥射

合又

伊藤洋行

1

1

此

射事竟

...

1

1

1

1

1

1

1

10

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西序端東面衆受酬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卒受者以鬴降奠于簠

司正降復位使二人舉鬴于賓與大夫舉鬴者皆洗鬴升實之西階上北面皆坐奠鬴拜執鬴興賓與大夫皆席末荅拜舉鬴者皆坐祭遂飲卒鬴興坐奠鬴拜執鬴興賓與大夫皆荅拜舉鬴者逆降洗升實鬴皆立于西階上北面東上賓與大夫拜舉鬴者皆進坐奠于薦右賓與大夫辭坐受鬴以興舉鬴者退反位皆拜送乃降賓與大夫坐反奠于其所興若無大夫則唯賓司正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于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賓賓辭以俎反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司正降自西階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司正升立于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阼階上北面大夫降席席東南面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立于階西東面司正以俎出授從者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西階以東主人降自阼階西面立大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遂出授從者大夫從之降立于賓南衆賓皆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升大夫及衆賓皆說屨

如八坐無
一舉

如七請坐
一舉

如三司正
一舉

升坐乃羞無筭爵使二人舉觶賓與大夫不興取奠觶飲卒觶不拜執觶者受觶遂實之賓解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長受而錯皆不拜辯卒受者興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長受酬酬者不拜乃飲卒觶以實之受酬者不拜受辯旅皆不拜執觶者皆與旅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簠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大夫無筭樂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于門外乃退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無介不殺使人速迎于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賓酢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既獻衆賓一人舉觶遂無筭爵無司正賓不與徵唯所欲以告於鄉先生君子可也羞唯所有鄉樂唯欲記大夫與則公士爲賓使能不宿戒其牲狗也享于堂東北尊綵饗賓至徹之蒲筵緇布純西序之席北上獻用爵其他用觶以爵拜者不徒作薦脯川籩五臠祭半臠橫于上醢以豆出自東房臠長尺二寸俎由東壁自西階升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肺皆離皆右體也進腩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凡奠者於左將舉者於右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

齊通自今
作今

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樂作大夫不入樂止與立者齒三笙一和而成聲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簠既獻奠于下簠其笙則獻諸西階上立者東面北上司正既舉解而薦諸其位三耦者使弟子司射前戒之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西司射既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射自楹閒物長如箭其閒容弓距甬長武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命負侯者由其位凡適堂西皆出入于司馬之南唯賓與大夫降階遂西取弓矢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枅枅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凡挾矢於二指之閒橫之司射在司馬之北司馬無事不執弓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上射於右楅長如箭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麇交韋當楅檠橫而拳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當洗射者有過則撻之衆賓不與射者不降取誘射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后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卒射即席而反位卒事鹿中髮前足跪鑿背容八筭釋獲者奉之先首大夫降立于堂西以俟射大夫與士射袒薰襦耦少退于物司射釋弓矢視筭與獻釋獲者釋弓

矢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主人亦飲于西階上獲者之俎拆脊脅肺臠東方謂之右个釋獲者之俎拆脊脅肺皆有祭大夫說矢束坐說之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射無筭古者於旅也語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既旅士不入大夫後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鄉侯上个五尋中十尺侯道五十个弓二寸以爲侯中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箭籌八十長尺有把握素楚扑長如箒刊本尺君射則爲下射上射退于物一箒既發則荅君而俟君樂作而后就物君袒朱襦以射小臣以巾執矢以授若飲君如燕則夾爵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个翻旌獲白羽與朱羽个綵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於竟則虎中龍旛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士鹿中个翻旌以獲唯君存射于國中其餘否君在大夫射則肉袒

燕禮

燕禮小臣戒與者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樂人縣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雷罍水在東篚在洗西南肆設膳篚在其北西面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甬大兩有豐簠用綌若錫个在尊南南上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圓壺司宮筵賓于戶

西東上無加席也射人告具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公升卽位于席西鄉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祝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士旅食者立于門西東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射人命賓賓少進禮辭反命又命之賓再拜稽首許諸射人反命賓出立于門外東面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羃者與羞膳者乃命執羃者執羃者升自西階立於尊南北面東上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射人納賓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升就席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賓右北面至再拜賓荅再拜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北面盥坐取觶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觶于篚興對賓反位主人卒洗賓揖乃升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觶荅拜降盥賓降主人辭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觶執羃者舉羃主人酌膳執羃者反羃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臍之

三居也各就位

三命賓

執者執
五袖賓

去主獻

興加于俎坐拱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言執爵興主人荅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主人荅拜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東面對賓坐取觚奠于簠下盥洗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簠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翬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不告言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荅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簠賓降立于西階西射人升賓賓升立于序內東面主人盥洗象觚升實之東北面獻于公公拜受爵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升自西階公祭如賓禮膳宰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荅拜升受爵以降奠于膳簠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主人坐祭遂卒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主人奠爵于簠主人盥洗升騰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荅拜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拜賓荅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揖升不拜洗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

賓坐

主人獻

主人自酌
主人酬

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小臣
自阼階下請膳爵者公命長小臣作下大夫二人膳爵膳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
稽首公荅再拜膳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
于楹北降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荅再拜膳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
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荅再拜膳爵者執觶待于洗南小臣請致者若君命皆致
則序進奠觶于簠阼階下皆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膳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
于薦南北上降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荅再拜公坐取大夫所膳觶興以酬賓
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觶荅再拜執觶興立卒觶賓
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觶荅再拜執觶興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簠易觶
洗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以旅
酬於西階上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荅拜賓坐
祭立飲卒觶不拜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大夫辯受酬如
受賓酬之禮不祭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簠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

初獻禮
主人

接賓
禮

接賓
禮

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乃薦脯醢卿升席坐左執爵右祭脯醢遂祭酒不啐酒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荅拜受爵卿降復位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簋射人乃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小臣又請膳爵者二大夫膳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膳爵者奠觶于簋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荅再拜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荅再拜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簋主人洗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胥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卒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

五公又
 卿
 洗南
 再
 成
 主人
 大夫
 射人
 之
 事
 七升歌
 獻工
 小臣
 膳
 三
 大
 膳

叔說降字

薦脯醢使人相祭卒受不拜主人受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
 主人受爵降奠于簠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卒筮入立于縣中
 奏南陔白華華黍主人洗升獻筮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
 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衆筮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辯有脯醢
 不祭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
 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由楹內東楹之
 東告于公乃降復位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司正洗角觶南
 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
 曰諾敢不安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坐
 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升自
 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膳宰徹公俎降自阼階以
 東卿大夫皆降東面北上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履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
 乃安羞庶羞大夫祭薦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

正命安賓

樂備

十二歌堂
關雎
葛覃
卷耳
召南
鵲巢
采芣苢
大師
告于
樂正
曰正
歌備
樂正
由楹
內東
楹之
東告
于公
乃降
復位
射人
自阼
階下
請立
司正
公許
射人
遂爲
司正
司正
洗角
觶南
面坐
奠于
中庭
升東
楹之
東受
命西
階上
北面
命卿
大夫
君曰
以我
安卿
大夫
皆對
曰諾
敢不
安司
正降
自西
階南
面坐
取觶
升酌
散降
南面
坐奠
觶右
還北
面少
立坐
取觶
興坐
不祭
卒觶
奠之
興再
拜稽
首左
還南
面坐
取觶
洗南
面反
奠于
其所
升自
西階
東楹
之東
請徹
俎降
公許
告于
賓賓
北面
取俎
以出
膳宰
徹公
俎降
自阼
階以
東卿
大夫
皆降
東面
北上
賓反
入及
卿大
夫皆
說履
升就
席公
以賓
及卿
大夫
皆坐
乃安
羞庶
羞大
夫祭
薦司
正升
受命
皆命
君曰
無不
醉賓
及卿
大夫
皆興
對曰
諾敢

廿九公正

樂備

不醉皆反坐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士坐祭立飲不
 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籌二人立于解南
 東上辯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
 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
 之禮賓降洗升騰觶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
 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賓升
 成拜公荅再拜賓反位公坐取賓所騰觶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
 洗升酌膳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荅拜乃就席坐行之有執爵者唯受于公者拜司
 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
 爵拜士荅拜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士旅酌卒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
 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無筭爵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
 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

第四主人
 辨獻士
 旅食

司正與
 射人
 司士
 執籌
 二人

主人
 洗升
 自西
 階

荅拜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受賜爵者興授執散爵執散爵者乃酌行之唯受爵於公者拜卒受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簋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荅再拜大夫皆辟遂升反坐士終旅於上如初無箚樂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閹人爲大燭於門外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霤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固辭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致命曰寡君使某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君貺寡君多矣又辱賜于使臣臣敢拜賜命記燕朝服於寢其牲狗也亨于門外東方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胾不嚼肺不啐酒其介爲賓無膳尊無膳爵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

儀
楊
六

夫燕亦大夫爲賓羞膳者與執羈者皆士也羞卿者小膳宰也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唯公與賓有俎獻公曰臣敢奏爵以聽命凡公所辭皆栗階凡栗階不過二等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凡薦與羞者小膳宰也有內羞君與射則爲下射袒朱襦樂作而后就物小臣以巾授矢稍屬不以樂志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上射退于物一筭既發則荅君而俟若飲君燕則夾爵君在大夫射則肉袒若與四方之賓燕饗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相者對曰吾子無自辱焉有房中之樂

大射

大射之儀君有命戒射宰戒百官有事于射者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狸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設乏西十北十凡乏用革

戒百官
一有射三
一有射三
一有射三
一有射三

加

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鐻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
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鐻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鼗
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蕩在建鼓之間鼗倚于頌磬西紃厥明司宮尊于
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甌在南有豐冪用錫若絺綴諸箭蓋冪如勺又反之皆玄
尊酒在北尊士旅食于西鐻之南北面兩圓壺又尊于大侯之乏東北兩壺獻酒設
洗于阼階東南疊水在東簠在洗西南陳設膳簠在其北西面又設洗于獲者之尊
西北水在洗北簠在南東陳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
有加席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席工于
西階之東東上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官饌羹定射人告具于公公升卽位于席西
鄉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西方東面北上大史
在千侯之東北北面東上士旅食者在士南北面東上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
西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西面北上
揖大夫大夫皆少進大射正擯擯者請賓公曰命某爲賓擯者命賓賓少進禮辭反

樂縣

射日陳
是席位

是命賓
是席位

命又命之賓再拜稽首受命擯者反命賓出立于門外北面公揖卿大夫升就席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爨者與羞膳者乃命執爨者執爨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辟公升卽席奏肆夏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至再拜賓荅再拜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簠興對賓反位主人卒洗賓揖升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荅拜降盥賓降主人辭降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執爨者舉爨主人酌膳執爨者蓋爨酌者加勺又反之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宰胥薦脯醢賓升筵庶子設折俎賓坐左執觚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齊之興加于俎坐挽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荅拜樂闋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荅拜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西北面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西階西東面少進對賓坐取觚奠于簠下盥洗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簠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

敬謹散
作膳部注
原不誤

如賓禮賓降盟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器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荅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簠賓降立于西階西東面接者以命升賓賓升立于西序東面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于公公拜受爵乃奏肆夏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公祭如賓禮庶子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荅拜樂闋升受爵降奠于簠更爵洗升酌散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荅拜主人坐祭遂卒爵興坐奠爵再拜稽首公荅拜主人奠爵于簠主人盥洗升饔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上北面荅拜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荅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賓揖升不拜洗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小臣自阼階下請饔爵者公命長小臣作下大夫二人饔爵饔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荅拜饔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

三人
饔爵者
公命
長小臣
作下
大夫
二人

三人受
公酢
主人
饔爵者

三人獻

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適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荅拜媵爵者皆坐祭
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荅再拜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小臣請致者
若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荅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
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適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荅拜媵爵者皆退反位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
觶荅拜執觶興公卒觶賓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觶荅拜執觶興賓
進受虛觶降奠于篚易觶興洗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下拜小臣正辭賓升
再拜稽首公荅拜賓告于擯者請旅諸臣擯者告于公公許賓以旅大夫于西階上
擯者作大夫長升受旅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荅拜賓坐祭立卒觶不
拜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遂就席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
之禮不祭酒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復位主人洗觚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司宮
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乃薦脯醢
卿升席庶子設折俎卿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不嚼肺興

加于俎坐挽手取爵遂祭酒執爵興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
主人荅拜受爵卿降復位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擯者升卿卿皆升就席若
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小臣又請媵爵者
二大夫媵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于篚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者阼
階下再拜稽首公荅拜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
稽首送觶公荅拜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
者以虛觶降奠于篚主人洗觶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大
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肴
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卒擯者升大夫大夫皆升就
席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
僕人十相上工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掩越右手相後者徒相入小樂正從之升
自西階北面東上坐授瑟乃降小樂正立于西階東乃歌鹿鳴三終主人洗升實爵
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

十四人
其媵觶

十五人
行解為
賜舉水
十六人
獻大夫

十七人
主作樂
嫌賓

人受虛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復位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乃管新宮三終卒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堵之東南西面北上坐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擯者遂爲司正司正適洗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于公西階上北面命賓諸公卿大夫公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興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北面立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於弓外見鏃於射右巨指鉤弦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遂適西階前東面右顧命有司納射器射器皆入君之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與中籌豐皆止于西堂下衆弓矢不挾摠衆弓矢幅皆適次而俟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射正蒞之卒畫自北階下司宮埽所畫物自北階下大史俟于所設中之西東面以聽政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千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卑者與尊者爲耦不異侯大史許諾遂比三耦三耦俟

射前無禮
備
大射射
司正安
賓錄儀

射前無禮
備
大射射
司正安
賓錄儀

于次北西面北上司射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司射入于次搢三挾一个出于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誘射射三侯將乘矢始射干又射參大侯再發卒射北面揖及階揖降如升射之儀遂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遂取扑搢之以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負侯者皆適侯執旌負侯而俟司射適次作上耦射司射反位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司馬正適次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升自西階適下物立于物間左執射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負侯皆許諾以宮趨直西及乏南又諾以商至乏聲止授獲者退立于西方獲者興共而俟司馬正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司射進與司馬正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毋射獲毋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

釋獲率射右挾之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于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三耦率射亦如之司射去扑倚于階西適降階下北面告于公曰三耦率射反擗扑反位司馬正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負侯許諾如初去侯皆執旌以負其侯而俟司馬正降自西階北面命設楅小臣師設楅司馬正東面以弓爲畢既設楅司馬正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小臣坐委矢于楅北括司馬師坐乘之率若矢不備則司馬正又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曰取矢不索乃復求矢加于楅卒司馬止進坐左右撫之興反位司射適西階西倚扑升自西階東面請射于公公許遂適西階上命賓御于公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大夫則降卽位而后告司射自西階上北面告于大夫曰請降司射先降擗扑反位大夫從之降適次立于三耦之南西面北上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比耦大夫與大夫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比衆耦衆耦立于大夫之南西面北上若有士與大夫爲耦則以大夫之耦爲上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告於

三耦
射後中矢

射後第一
三耦
射

大夫曰某御於子命衆耦如命三耦之辭諸公卿皆未降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右挾之一耦出西面揖當楅北面揖及楅揖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附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兼諸附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既拾取矢耦之兼挾乘矢皆內還南面揖適楅南皆左還北面揖揖三挾一个揖以耦左還上射於左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退釋弓矢于次說決拾襲反位二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次中皆襲反位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負侯許諾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適阼階下北面請釋獲于公公許反摺扑遂命釋獲者設中以弓爲畢北面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大史實八筭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綱揚觸柵復公則釋獲衆則不與唯公所中中三侯皆獲釋獲者命小史小史命獲者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興執而俟乃射若中則釋獲者

黃以周說
三言作三

拾四三耦
拾出矢于

拾五三耦
拾出矢于

每一個釋一筭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筭則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于中興執而俟

三耦卒射賓降取弓矢于堂西諸公卿則適次繼三耦以南公將射則司馬師命貢侯皆執其旌以負其侯而俟司馬師反位隸僕人埽侯道司射去扑適阼階下告射于公公許適西階東告于賓遂摺扑反位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于東坵上「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俟于東堂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摺三挾一个升自西階先待于物北一筭東面立司馬升命去侯如初還右乃降釋弓反位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筭大射正執弓皆以從於物小射正坐奠筭于物南遂拂以巾取決興贊設決朱極三小臣正贊袒公袒朱襦卒袒小臣正退俟于東堂小射正又坐取拾興贊設拾以筭退奠于坵上復位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隄上再下壹左執附右執簫以授公公親操之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于公稍屬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畱上曰揚左右曰方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公卒射小臣師以巾退反位大射正受弓小射正以筭受決拾退奠于坵上復位

三耦射
賓耦射

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小臣正贊襲公還而后賓降釋弓于堂西反位于階西東面公卽席司正以命升賓賓升復筵而后卿大夫繼射諸公卿取弓矢于次中袒決遂執弓搯三挾一个出西面揖揖如三耦升射卒射降如三耦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衆皆繼射釋獲皆如初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左右卒射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興共而俟司馬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負侯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如初小臣委矢于楅如初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東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撫之進東反位賓之矢則以授矢人于西堂下司馬釋弓反位而后卿大夫升就席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祝筭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筭爲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諸下一筭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興自前適左東面坐坐筭斂筭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之由阼階下北面告於公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筭以告曰左右鈞還復位坐兼斂筭實入筭于

大夫及卿
搯弓射

大射說
取矢

此數左
右獲奇多

中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北面坐設于西楹
西降復位勝者之弟子洗鬴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降反位司射遂袒執弓挾一
个搯扑束面于三耦之西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
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射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
于西階上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如作射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
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鬴興少退立卒鬴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
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僕人師繼酌射爵取鬴實之反奠
于豐上退俟于序端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
耦不升僕人師洗升實鬴以授賓諸公卿大夫受鬴于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
卒鬴授執爵者反就席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洗角鬴升酌散降拜公降一等小臣正
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降洗象鬴升酌膳
以致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公卒鬴賓進受鬴降洗散鬴升實散下
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坐不祭卒鬴降奠于篋階西東面立擯者以

者
飲不勝

命升賓賓升就席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衆皆繼飲射爵如
三耦射爵辯乃徹豐與饌司宮尊俟于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皆加勺設洗
于尊西北簠在南東肆實一散于簠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服不俟西北三步
北面拜受爵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宰夫有司薦庶子設折俎卒錯獲者適右个
薦俎從之獲者右執爵右祭薦俎二手祭酒適左个祭如右个中亦如之卒祭左个
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立卒爵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皆如大
侯之禮卒司馬師受虛爵奠于簠獲者皆執其薦庶子執俎從之設于乏少南服不
復負侯而俟司射適階西去扑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適洗洗觚升實之降獻釋獲
者于其位少南薦脯醢折俎皆有祭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
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右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司射之西北面立卒爵不
拜既爵司射受虛爵奠于簠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挾一
个適階西搯扑以反位司射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反搯扑適
次命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取矢司射先反位三耦拾取矢如初小射正作取矢

者獻獲

獲者

弟春射
事竟
三耦以
樂射者
拾取矢

如初三耦既拾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於次皆袒決遂執弓皆進當
樞進坐說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三耦若士與大夫爲耦士東面大夫
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退反位耦揖進坐兼取乘矢與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大
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決
拾襲反位諸公卿升就席衆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遂入于次釋弓矢說決拾襲
反位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俟負侯許諾司馬降
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以樂于公公許司
射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樂正曰諾司射遂適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鼓
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閒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
奏貍首以射三耦卒射賓待于物如初公樂作而后就物稍屬不以樂志其他如初
儀卒射如初賓就席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反位釋獲者執
餘獲進告左右卒射如初司馬升命取矢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小臣委矢司
馬師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筭如初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復位司射命設

卅四以樂
第射

五樂射
後取矢數
者後飲不勝射

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卒退豐與觶如初司射猶
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次命拾取矢如初司射反位三耦及諸公
卿大夫衆射者皆袒決遂以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面鏃退適次皆授有司弓
矢襲反位卿大夫升就席司射適次釋弓說決拾去扑襲反位司馬正命退福解綱
小臣師退福中車量人解左下綱司馬師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司射命釋獲者退
中與筭而俟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若賓若長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
虛觶降奠于簠反位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公許遂適西
階上北面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諸公卿取俎如賓禮遂出授從者于門外大夫
降復位庶子正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賓諸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司正升賓賓諸
公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大夫祭薦司正升受
命皆命公曰衆無不醉賓及諸公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位坐主人洗酌
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
飲乃薦司正與射人于觶南北面東上司正爲上辯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

司正率射
從拾取矢

司正退諸
射器將生

以終祝
三番射竟

司九為大
夫舉旅酬

司徹俎安
坐

世主人
食旅

北上乃薦士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主人就士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
 受爵坐祭立飲主人執虛爵奠于篚復位賓降洗升饔餼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
 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降洗象觚
 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荅拜賓反位公坐取賓所饔餼興
 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升成拜公
 荅拜乃就席坐行之有執爵者唯受于公者拜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
 士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受荅拜大夫立卒爵不拜實
 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士旅酌若命曰復射則不獻庶子司射命射
 唯欲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荅拜壹發中三侯皆獲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
 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獻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
 無筭爵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
 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受賜爵者以爵就
 席坐公卒爵然後飲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受賜者興授執散爵者執散爵者

此三爵舉
 爵者旅

此三爵舉
 爵者旅

此三爵舉
 爵者旅

此三爵舉
 爵者旅

此三爵舉
 爵者旅

乃酌行之唯受于公者拜卒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簾則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正辭公荅拜大夫皆辟升反位士終旅於上如初無筭樂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閤人爲燭於門外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雷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公入驚

聘禮

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宰命司馬戒衆介衆介皆逆命不辭宰書幣命宰夫官具及期夕幣使者朝服卽衆介夕管人布幕于寢門外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於左皮上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東上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史讀書展幣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公揖入官載其幣舍于朝上介視載者所受書以行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有司筵几于室

一命使

二授幣

三聘行告
備而行

謂六府也
公入

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釋幣制玄纁束奠于几下出主人
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筭埋于西階東又釋幣于行遂受命
上介釋幣亦如之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外使者載旛帥以受命于朝君朝服
南鄉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進使者使者入及衆介隨入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
之上介立于其左接聞命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垂纁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纁自
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纁以受命既述命同面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纁出授
賈人衆介不從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遂行舍于
郊斂旛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幣下大夫取以入告
出許遂受幣餽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餽士帥沒其竟誓于其竟賓
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未入竟壹肆爲壝壇畫
階帷其北無宮朝服無主無執也介皆與北面西上習享士執庭實習夫人之聘享
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及竟張旛誓乃謁關人關人問從者幾人以介對君使士
請事遂以入竟入竟斂旛乃展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

行受命遂

過祀
假道

去旛
去旛

至竟
至竟

入竟
入竟

面坐拭圭遂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退圭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上介視之退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前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于上介上介告于賓有司展羣幣以告及郊又展如初及館展幣於賈人之館如初賓至于近郊張旛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勞者不荅拜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授老幣出迎勞者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乘皮設賓用束錦償勞者勞者再拜稽首受賓再拜稽首送幣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

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玄被纁裏有蓋其實棗蒸栗擇兼執之以進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賓之受如初禮儀之如初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拊以俟矣賓曰俟閒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宰夫朝服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八西夾六門外米禾皆二十車薪芻倍禾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

堂上之饌六門外米禾皆十車薪芻倍禾衆介皆少牢厥明訝賓于館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乃陳幣卿爲上摺大夫爲承摺士爲紹摺摺者出請事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荅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几筵旣設摺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啟楨取圭垂纁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賓賓襲執圭摺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摺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摺者進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摺者退負東塾而立賓降介逆出賓出公側授宰玉楊降立

摺者出請賓楊奉束帛加璧享摺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出當之坐攝之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摺者出請事賓告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覲摺者入告出辭請禮賓賓禮辭聽命摺者入告宰夫徹几改筵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公升側受几于序端宰夫

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擯者告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俟公壹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几不降階上荅再拜稽首宰夫實觶以醴加枌于觶面枋公側受醴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宰夫薦籩豆脯醢賓升筵擯者退負東塾賓祭脯醢以枌祭醴三庭實設降筵北面以枌兼諸觶尙攝坐啐醴公用束帛建枌北面奠于薦東擯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栗階升聽命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退東面俟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賓執左馬以出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賓覲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牽馬者自前西乃出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公降立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覲擯者入

告出許上介奉幣儷皮二人贊皆入門右東上奠幣皆再拜稽首擯者辭介逆出擯
 者執上幣士執衆幣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請受委皮南面執幣者西面北上擯
 者請受介禮辭聽命皆進訝受其幣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皮公再拜介振幣自
 皮西進北面授幣退復位再拜稽首送幣介出宰自公左受幣有司二人坐舉皮以
 東擯者又納士介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
 請受賓固辭公荅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
 擯者進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執幣者序從之擯者出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出
 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荅拜公
 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荅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賓請有事於大夫公禮辭許賓
 卽館卿大夫勞賓賓不見大夫奠鴈再拜上介受勞上介亦如之君使卿韋弁歸饗
 餼五牢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有司入陳饗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
 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局鼎臠臠臠蓋陪牛
 羊豕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飪鼎二列堂上八豆設

賓禮
 送
 勞
 餼
 飪
 介

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醯醢屈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六鉶繼之牛
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兩簋繼之粱在北八壺設于西序北上二以並南陳西
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醯醢屈六簋繼之黍其東稷錯四鉶繼之牛以
南羊豕東豕豕以北牛兩簋繼之粱在西皆二以並南陳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
饌于東方亦如之西北上壺東上西陳醯醢百簋夾碑十以爲列醢在東餼二牢陳
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米百簋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爲列北
上黍粱稻皆二行稷四行門外米三十車車乘有五簋設于門東爲三列東陳禾三
十車車三秬設于門西西陳薪芻倍禾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再拜大夫不荅拜
揖入及廟門賓揖入大夫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賓從升堂
北面聽命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拜餼亦如之大夫辭升成拜受幣堂
中西北面大夫降出賓降授老幣出迎大夫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賓升一等大
夫從升堂庭實設馬乘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大
夫對北面當楣再拜稽首受幣于楹間南面退東面俟賓再拜稽首送幣大夫降執

賓當作價
下經記無
饋同食
大夫禮同

左馬以出賓送于外門外再拜明日賓拜于朝拜饗與餽皆再拜稽首上介饗餽三
牢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六西夾亦如之筥及簠如
上賓餽一牢門外米禾視死牢牢十車薪芻倍禾凡其實與陳如上賓下大夫韋弁
用束帛致之上介韋弁以受如賓禮饋之兩馬束錦士介四人皆餽大牢米百筥設
于門外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無摯賓朝服問卿卿受
于祖廟下大夫摯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賓不荅拜揖大夫先入
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大夫揖入摯者請命庭實設四皮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
階讓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北面聽命賓東面致命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
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賓降出大夫降授老幣無摯摯者出請事賓面如覲幣賓奉
幣庭實從入門右大夫辭賓遂左庭實設揖讓如初大夫升一等賓從之大夫西面
賓稱面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間南面退西面立賓當楣再拜送幣降出
大夫降授老幣摯者出請事上介特面幣如覲介奉幣皮二人贊入門右奠幣再拜
大夫辭摯者反幣庭實設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介升大夫再拜受介降拜大夫

降辭介升再拜送幣擯者出請衆介面如覲幣入門右奠幣皆再拜大夫辭介逆出
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大夫荅再拜擯者執上幣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
老受擯者幣于中庭士三人坐取羣幣以從之擯者出請事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
再拜賓不顧擯者退大夫拜辱下大夫嘗使至者幣及之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
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其面如賓面于卿之禮大夫若不見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爲
之受如主人受幣禮不拜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堂上籩豆六設于戶東西上
二以並東陳壺設于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醢黍清皆兩壺大夫以束帛致之賓如
受饗之禮僎之乘馬束錦上介四豆四籩四壺受之如賓禮僎之兩馬束錦明日賓
拜禮於朝大夫餽賓大牢米八筐賓迎再拜老牽牛以致之賓再拜稽首受老退賓
再拜送上介亦如之衆介皆少牢米六筐皆士牽羊以致之公於賓壹食再饗燕與
羞俶獻無常數賓介皆明日拜于朝上介壹食壹饗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
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無僎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大夫於賓壹饗壹食上介若食若
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

大夫
餽賓
三王國
日壇
法

此朝下
大夫
受幣
大夫
歸禮堂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大夫升自西階鉤
 楹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
 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上介出請賓迎大夫還璋如初入賓謁迎大夫賄川束紉
 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大夫出賓送不拜公館賓賓辟上介聽命聘享夫人之
 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公退賓從請命于朝公辭賓退賓三拜乘禽於朝訝聽
 之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覲幣受于舍門外如受勞禮無僨使下大夫贈上介亦
 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覲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無僨贈上介亦如之使人贈衆介
 如其面幣士送至于竟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朝服載旌襴乃入乃入陳幣于朝西上
 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公南鄉卿進
 使者使者執圭垂纁北面左上介執璋屈纁立于其左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
 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宰自公左受玉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
 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禮玉亦如之執禮幣以盡言賜禮公曰然而不
 善乎授上介幣再拜稽首公荅再拜私幣不告君勞之再拜稽首君荅再拜若有獻

報還上

行館賓

行館賓

及命

則曰某君之賜也。君其以賜乎？上介徒以公賜告。如上賓之禮。君勞之，再拜稽首。君荅拜。勞士介亦如之。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賜介介皆再拜稽首。乃退。介皆送至于使者之門。乃退。揖使者拜其辱。釋幣于門。乃至于廟。筵几于室。薦脯醢。觴酒陳席于阼。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上介至亦如之。聘遭喪入竟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主人畢歸禮賓。唯饗餼之受。不賄。不禮玉。不贈。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喪。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受禮不受饗食。赴者至則衰而出。唯稍受之。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即位不哭。辯復命如聘。子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

賓人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介攝其命。君弔介爲主人。主人歸禮幣必以用。介受賓禮無辭也。不饗食。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若大夫介卒亦如之。士介死爲之棺斂之。君不弔焉。若賓死未將命則旣斂于棺造。

此出聘
賓介死

此出聘後
本國君喪

此聘禮所
聘國君喪
及主人世
子喪

此使四遠
告

于朝介將命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
 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其禮如爲介三介
 記久無事則聘焉若有故則卒聘東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
 方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館明日君館之既受
 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出祖釋軹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
 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纁三采六等朱白倉問諸侯
 朱綠纁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紵組問大夫之幣侯于郊爲肆又齋皮馬辭無常孫而
 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辭卿
 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飧不致賓不拜
 沐浴而食之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賓卽館訝將公命又見之以其摯賓既
 將公事復見之以其摯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
 之次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
 退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

小聘

記有故

聘者

之禮

三記朝聘

玉幣

四記聘

之節

三記賓館

三記設飧

三記賓訝

三記復之禮

三記釋聘

三記設賓

三記賓之

公食大夫禮

公事賓請歸。凡賓拜于朝，訝聽之。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宰夫獻，無行則重賄反幣。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君賜。寡君延及二三老，拜又拜，送賓於館，堂楹閒釋四皮束帛。賓不致，主人不拜。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餽之，其介爲介，有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饗。食致之，唯大聘有几筵。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簋，十簋曰秉，二百四十斗曰筥，十筥曰稊，十稊曰耗，四百秉爲一秬。

公食大夫禮

公食大夫之禮使大夫戒各以其爵上介出請入告三辭賓出拜辱大夫不荅拜將命賓再拜稽首大夫還賓不拜送遂從之賓朝服卽位于大門外如聘卽位具羹定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設扃鼎鼎若束若編設洗如饗小臣具槃匱在東堂下宰夫設筵加席几無尊飲酒漿飲俟于東房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公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公揖入賓從及廟門公揖入賓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

王說再第四
作室

介門西北面西上公當楣北鄉至再拜賓降也公再拜賓西階東北面荅拜擯者辭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士舉鼎去冪于外次入陳鼎于碑南面西上右人抽扃坐奠于鼎西南順出自鼎西左人待載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匕于鼎退大夫長盥洗東南西面北上序進盥退者與進者交于前卒盥序進南面匕載者西面魚腊飪載體進奏魚七縮俎寢右腸胃七同俎倫膚七腸胃膚皆橫諸俎垂之大夫既匕匕奠于鼎逆退復位公降盥賓降公辭卒盥公壹揖壹讓公升賓升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公立于序內西鄉賓立于階西疑立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醯醢昌本昌本南麋鸞以西菁菹鹿鸞士設俎于豆南西上牛羊豕魚在牛西腊腸胃亞之膚以爲特旅人取匕甸人舉鼎順出奠于其所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並東北上黍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大羹醢不和實于鐙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反位公設之于醬西賓辭坐遷之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

王為房設
正饌

豆載鼎實
于俎

飲酒實于解。加于豐。宰夫右執解。左執豐。進設于豆東。宰夫東面坐。啟筵。各卻于其西。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公再拜。揖食。賓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擣于醢。上豆之間。祭。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挽手。扱上鉶以枲。辯擣之。上鉶之間。祭。飲酒於上豆之間。魚腊醬醢不祭。宰夫授公飯。梁公設之于清西。賓北面辭。坐遷之。公與賓皆復初位。宰夫膳稻于梁西。士羞庶羞。皆有大蓋。執豆如宰。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西階。先者一人升。設于稻南。簋西。間。容人旁四列。西北上。臠以東。臠。臠。牛炙。炙南醢。以西。牛臠。醢。牛。鮓。鮓。南。羊炙。以東。羊臠。醢。豕炙。炙南醢。以西。豕臠。芥醬。魚臠。衆人騰羞者。盡階不升堂。授以蓋。降出。贊者負東房。告備于公。贊升賓。賓坐席末。取梁。卽稻。祭于醬。清間。贊者北面坐。奠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賓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北面。白間坐。左擁簋。梁。右執清。以降。公辭。賓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對。西面坐。取之。栗。階升。北面反奠于其所。降。辭。公許。賓升。公揖。退于箱。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賓坐。遂卷加席。公

之有祭止
解

之有祭止
加飯

之有祭止
加飯

之有祭止
加飯

送

二十六

不辭賓三飯以涪醬宰夫執觶漿飲與其豐以進賓挽手興受宰夫設其豐于稻西庭實設賓坐祭遂飲奠於豐上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賓降筵北面擯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升聽命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退西楹西東面立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介逆出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公降立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賓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公辭揖讓如初升賓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降辭公如初賓升公揖退于箱賓卒食會飯三飲不以醬涪挽手興北面坐取梁與醬以降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再拜稽首公降再拜介逆出賓出公逆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魚腊不與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訝聽之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鬴九俎魚腊皆二俎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庶羞西東毋過四列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兔鶉鴛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豆實實于簠陳于楹外二以並北陳簋實實于筐陳于楹內兩楹閒二以並南陳庶羞陳于碑內庭實陳于碑外牛羊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賓朝服以受如

十飯東
第備賓

十禮
賓退

十禮
賓退

十禮
賓退

受饗禮無擯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訝聽命大夫相食親戒速迎賓于門外拜至皆如饗拜降盥受醬涪涪幣束錦也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賓止也賓執梁與涪之西序端主人辭賓反之卷加席主人辭賓反之辭幣降一等主人從受涪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辭於主人降一等主人從卒食徹于西序端東面再拜降出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涪幣致之賓受于堂無擯記不宿戒戒不速不授几無阼席亭于門外東方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皆卷自末宰夫筵出自東房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鉶筆牛羴羊苦豕薇皆有滑贊者盥從俎升簋有蓋簠凡炙無醬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卿擯由下上贊下大夫也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拜食與涪幣皆再拜稽首

觀禮

觀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使者不荅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使者左還而

相食之禮

不親食若使人代致

記細說有

牛羴羊苦

豕薇皆有

滑贊者

盥從俎

升簋有

蓋簠凡

炙無醬

上大夫

蒲筵加

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荅拜侯氏用束帛乘馬僎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于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天子賜舍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僎之束帛乘馬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侯氏再拜稽首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侯氏裨冕釋幣于禩乘墨車載龍旂弧韞乃朝以瑞玉有纁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袞冕負斧依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僎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僎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僎者曰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事畢乃右肉袒于席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僎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稽首出自

三賜侯氏舍

期三歲觀

西受次于廟門外

五侯氏執瑞玉行謁

六觀已即行三享

七侯氏請束帛于僎乃勞之

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拜。賓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賓大史亦如之。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饗禮乃歸。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尙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川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記几俟于東箱。偏駕不入王門。奠圭于纁上。

喪服 子夏傳

全賜侯
車服

禮記
卷之六

禮記
卷之六

禮記
卷之六

禮記
卷之六

禮記
卷之六

喪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絰者麻之有蕢者也苴絰大搗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菲也外納居倚廬寢苦枕塊哭晝夜無時歔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說絰帶旣虞剪屏柱楣寢有席食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旣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

父傳曰爲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諸侯爲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君傳曰君至尊也父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

弟昆弟之子若子妻爲夫傳曰夫至尊也妾爲君傳曰君至尊也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筓髽衰三年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筓長尺吉筓尺二寸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緇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卽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緇屨者緇非也

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麻也牡麻經右本在上冠者沾功也疏屨者蕭蒯之非也父卒則爲母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母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總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妻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出妻之子爲母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

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不杖麻屨者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胷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大夫之適子爲妻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昆弟爲衆子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適孫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筭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

此九字據
爲服子下
孫及本節
政言實無
之蓋下夫
之昆弟之
子傳文或
誤後而加
之

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女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

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稱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爲夫之君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姑姊妹女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

後者服斬妾爲女君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婦爲舅姑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女子子爲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疏衰裳齊牡麻經無受者寄公爲所寓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爲舊君君之母妻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何以服齊衰三月

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庶人爲國君。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繼父不同居者。曾祖父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大夫爲宗子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舊君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埽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無受者。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緝。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緝。故殤之經不繆。垂蓋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

殤適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其長殤皆九月。纓經。其中殤七月。不纓經。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者。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從父昆弟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庶子。

適婦。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姪丈夫婦人。報。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

子女子子之下殯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殯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殯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殯

小功布衰裳牡麻經卽葛五月者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從祖昆弟從父姊妹孫適人者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爲外祖父母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從母丈夫婦人報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總也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庶婦君母之父母從母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總麻三月者傳曰總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庶孫之婦庶孫之中殯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殯外孫從父昆弟姪之下殯夫之叔父之中殯下殯從母之長殯報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總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

服總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總也。士爲庶母。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貴臣貴妾。傳曰何以總也。以其貴也。乳母。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從祖昆弟之子。曾孫父之姑。從母昆弟。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甥。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總也。報之也。壻。傳曰何以總。報之也。妻之父母。傳曰何以總。從服也。姑之子。傳曰何以總。報之也。舅。傳曰何以總。從服也。舅之子。傳曰何以總。從服也。夫之姑姊妹之長殯。夫之諸祖父母。報君母之昆弟。傳曰何以總。從服也。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殯。昆弟之孫之長殯。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傳曰何以總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總之親焉。長殯中殯。降一等。下殯。降二等。齊衰之殯。中從上。大功之殯。中從下。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縗緣爲其妻練冠葛經帶麻衣。縗緣皆旣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

朋友皆在他邦。初免歸則已。朋友麻。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宗子孤爲殯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筭如邦人。改葬緦童子唯當室緦。傳曰不當室則無緦服也。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筭有首以髻。卒哭子折筭首以筭布。緦傳曰筭有首者惡筭之有首也。惡筭者櫛筭也。折筭首者折吉筭之首也。吉筭者象筭也。何以言子折筭首而不言婦終之也。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筭有首布。緦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衤若齊裳內衰外負廣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衽尺二寸。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冠八升。總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

士喪禮

士喪禮。死于適室。幘用斂衾。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扱領于帶。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臯某復。三降衣于前。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復者降。自後西榮。楔齒用角柶。纆足用燕几。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帷堂。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有賓則拜之。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親者在室。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外門外。君使人襚。徹帷。主人如初。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命。主人拜如初。襚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唯君命出。升降自西階。遂拜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卽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大夫雖不辭入也。親者襚不將命。以卽陳。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委衣于尸東牀上。朋友襚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徹衣者執衣如襚。以適房。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荀人掘坎于階閒。少西爲塋于西牆下。東鄉。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造于西

階下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結明衣裳用布簪筭用桑長四寸纓中布巾環幅不繫掩練帛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瑱用白纁目用纁方尺二寸經裏著組繫握手用玄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半中旁寸著組繫決用正王棘若檉棘組繫纁極二冒纁質長與手齊經殺掩足爵弁服純衣皮弁服祿衣纁帶韎韐竹筭夏葛屨冬白屨皆纁纁絢純組紮繫于踵庶幾繼陳不用貝三實于筭稻米一豆實於筐沐巾一浴巾二皆用綌於筭櫛於簞浴衣於篋皆饌于西序下南上

管人汲不說纁屈之祝淅米于堂南面用盆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煑于蜚用重鬲祝盛米于敦奠于貝北士有冰用夷槃可也外御受沐入主人皆出戶外北面乃沐櫛搃用巾浴用巾搃用浴衣湔濯棄于坎蜚搃如他日簪用組乃筭設明衣裳主人入卽位商祝襲祭服祿衣次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盥于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柩建于米執以從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宰從立于牀西在右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主人襲反位商祝掩瑱設幘目乃屨紮結于

附連綯乃襲三稱明衣不在筭設鞵帶楮笏設決麗于擊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擊設
 冒囊之幘用衾巾柶簪蚤埋于坎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夏
 祝壽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羃用䟽布久之繫用鞵縣于重羃用葦席北面左衽帶
 用鞵賀之結于後祝取銘置于重厥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結絞橫三縮廣終幅
 析其末緇衾頰裏無統祭服次散衣次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饌于東堂
 下脯醢醢酒冪奠用功布實于簞在饌東設盆盥于饌東有巾苴經大鬲下本在左
 要經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經右本在上亦散帶垂皆饌于東方婦人之帶牡麻
 結本在房牀第夷衾饌于西坵南西方盥如東方陳一鼎于寢門外當東塾少南西
 面其實特豚四鬯去蹄兩肺奪肺設局鼐鼐西末素俎在鼎西西順覆匕東柝士盥
 二人以並東面立于西階下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
 側美者在中士舉遷尸反位設牀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卒斂徹帷主人西面
 馮尸踊無筭主婦東面馮亦如之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髻于室士舉男
 女奉尸使于堂幘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無筭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衆主人東卽

位婦人阼階上西面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卽位踊襲經于序東復位乃奠舉者盥右執匕卻之左執俎橫攝之入阼階前西面錯錯俎北面右人左執匕抽扃予左手兼執之取籩委于鼎北加扃不坐乃杙載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兩肱亞脊肺在於中皆覆進柅執而俟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酒脯醢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巾待于阼階下奠于尸東執醴酒北面西上豆錯俎錯于豆東立于俎北西上醴酒錯于豆南祝受巾巾之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乃代哭不以官有禭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擯者出告須以賓入賓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顙賓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委衣如於室禮降出主人出拜送朋友親禭如初儀西階東北面哭踊三降主人不踊禭者以禭則必有裳執衣如初徹衣者亦如之升降目西階以東脊爲燎于中庭厥明滅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緒絞紵衾二君禭祭服散衣庶禭凡三十稱紵不在筭不必盡用東方之饌兩瓦甒其實醴酒角觶木枲醢豆兩其實葵菹芋臠醢兩籩無臠布巾其實栗不擇脯四臠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掘堊見衽棺入主人不哭

升棺用軸。蓋在下。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膳。饌于西坵南。陳三鼎于門外。北上豚合升。魚鱠鮓九。腊左肸。髀不升。其他皆如初。燭俟于饌東。祝徹盥于門外。入升自阼階。丈夫踊。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徹饌。先取醴酒。北面。其餘取先設者出于足。降自西階。婦人踊。設于序西南。當西榮。如設于堂。醴酒位如初。執事豆北南面。東上。乃適饌。帷堂。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袒。士盥位如初。布廣如初。商祝布絞衾衾衣。美者在外。君襪不倒。有大夫則告。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筭。卒斂。徹帷。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殯。衆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設熬旁一筐。乃塗。踊無筭。卒塗。祝取銘置于殯。主人復位。踊襲。乃奠。燭升自阼階。祝執巾。席從。設于輿。東面。祝反降。及執事執饌。士盥。舉鼎入。西面北上。如初。載魚左首。進鬯三列。腊進柩。祝執醴如初。洒豆籩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奠由楹內入于室。醴酒北面。設豆右蒞。蒞南栗。栗東脯。豚當豆。魚次。腊特于俎北。醴酒在籩南。巾如初。既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祝後闔戶。先由楹西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于門。

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殯。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門外。衆主人出門哭止。皆西面于東方。闔門。主人揖就次。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旣布衣。君至。主人出迎于外門外。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君釋采入門。主人辟。君升自阼階。西鄉。祝負墉南面。主人中庭。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君命反行事。主人復位。君升。主人西楹東北面。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乃斂。卒。公卿大夫逆降。復位。主人降出。君反。主人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君反之。復初位。衆主人辟于東壁南面。君降。西鄉。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踊。主婦東面馮。亦如之。奉尸斂于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君升。卽位。衆主人復位。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入門右。乃奠。升自西階。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卒奠。主人出。哭者止。君出門。廡中哭。主人不哭。辟。君式之。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襲入。卽位。衆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朝夕哭。不辟子卯。婦人卽位于堂南上。哭。丈夫卽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

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卽位辟門婦人拊心不哭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婦人踊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卽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敵則先拜他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諸其位徹者盥于門外燭先入升自阼階丈夫踊祝取醴北面取酒立于其東取豆籩俎南面西上祝先出酒豆籩俎序從降自西階婦人踊設于序西南直西榮醴酒北面西上豆西面錯立于豆北南面籩俎旣錯立于執豆之西東上酒錯復位醴錯于西遂先由主人之北適饌乃奠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入如初設不巾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滅燭出祝闔戶先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衆主人出婦人踊出門哭止皆復位闔門主人卒拜送賓揖衆主人乃就次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初東方之饌亦如之無籩有黍稷用瓦敦有蓋當籩位主人拜賓如朝夕哭卒徹舉鼎入升皆如初奠之儀卒柅釋匕于鼎俎行柅者逆出甸人徹鼎其序醴酒菹醢黍稷俎其設于室豆錯俎錯腊特黍稷當籩位敦啓會卻諸其南醴酒位如初祝與執豆者巾乃出主人要節而踊皆如朝夕哭之儀月半不

殷奠有薦新如朔奠。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敦啓會。面足。序出如入。其設于外如於室。簋宅。家人營之。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經。命筮者在主人之右。筮者東面。抽上韝。兼執之。南面受命。命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某。無有後艱。筮人許諾。不述命。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左。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卒。進告于命筮者。與主人占之。曰。從。主人經哭。不踊。若不從。筮擇如初儀。歸殯前北面哭。不踊。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椁反位哭。不踊。婦人哭于堂。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結。主人徧視之。如哭。梓獻素。獻成亦如之。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燂置于燂。在龜東。族長泄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燂席者在塾西。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席于闔西。闔外。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經。左擁之。泄卜卽位于門東。西面。卜人抱龜。燂先奠龜。西首。燂在北。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泄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命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許諾。不述命。還卽席。西面坐。命龜興。授卜人龜。負東扉。卜人

坐作龜興。宗人受龜。示泄。卜泄。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泄。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授卜人龜。告于主婦。主婦哭。告于異爵者。使人告于衆賓。卜人徹龜。宗人告事畢。主人經入哭。如筮宅。賓出拜送。若不從。卜宅如初儀。

既夕禮

既夕哭。請啓期。告于賓。夙興。設盥于祖席門外。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之。夷牀。饌于階間。二燭俟于殯門外。丈夫髻散帶垂。卽位如初。婦人不哭。主人拜賓。入卽位。祖商祝。免祖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木升堂。聲三啓三。命哭。燭入。祝降。與夏祝交于階下。取銘。置于重踊無筭。商祝拂柩。用功布。幰用夷。遷于柩。用軸。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升自西階。奠俟于下。東面。北上。主人從。升。婦人升。東面。衆人東。卽位。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主人柩東西面。置重如初。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巾之。升降自西階。主人踊無筭。降拜賓。卽位。踊襲。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薦車直東。榮北。朝質明。滅燭。徹者升自阼階。降自西階。乃奠如初。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圜人夾牽之。御者執策。立于馬後。哭成踊。右還出。賓出。主

人送于門外有司請祖期曰日側主人入袒乃載踊無筭卒束襲降奠當前束商祝飾柩一池紐前經後緇齊三采無貝設披屬引陳明器於乘車之西折橫覆之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剪有幅亦縮二橫三器西南上績茵苞二簣三黍稷麥壘三醢醢屑幕用疏布二醴酒幕用功布皆木梅久之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桴槃匱匱實于槃中南流無祭器有燕樂器可也役器甲冑干竿燕器杖筭要徹奠巾席俟于西方主人要節而踊袒商祝御柩乃祖踊襲少南當前束婦人降卽位于階間袒還車不還器祝取銘置于茵二人還重左還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薦馬如初賓出主人送有司請葬期入復位

公贈玄纁束馬兩擯者出請入告主人釋杖迎于廂門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馬入設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北面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奠幣于棧左服出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士受馬以出主人送于外門外拜襲入復位杖賓贈者將命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馬入設賓奉幣擯者先入賓從致命如初主人拜于位不踊賓奠幣如初舉幣受馬如初擯者出請若奠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士

受羊如受馬。又請若賻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主人拜。賓坐委之。宰由主人之北東面舉之。反位。若無器則摺受之。又請賓告事畢。拜送。入贈者將命。摺者出請。納賓如初。賓奠幣如初。若就器則坐奠于陳。凡將禮必請而后拜送。兄弟贈奠可也。所知則賻而不奠。知死者賻。知生者賻。書賻於方。若九若七若五。書遺於策。乃代哭如初。宵爲燎于門內之右。厥明陳鼎五于門外。如初。其實羊左胙。胾不升。腸五胃五。離肺豕亦如之。豚解。無腸胃。魚腊鮮獸皆如初。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蟬醢。葵菹。臠醢。四簋。棗糗栗脯。醴酒。陳器滅燎。執燭俠輅。北面。賓入者拜之。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婦人踊。徹者束。鼎入。乃奠豆西上。結簋。臠醢南。北上。結俎。二以成。南上不結。特鮮獸醴酒在簋西。北上。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于門外。西面而俟。南上。徹者入。踊如初。徹巾。苞牲取下。體不以魚腊。行器茵苞器序從。車從。徹者出。踊如初。主人之史請讀賻。執筭從。柩東當前。東西面。不命毋哭。哭者相止也。唯主人主婦哭。燭在右。南面。讀書。釋筭則坐。卒命哭。滅燭。書與筭執之以逆出。公史自西方。東面命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遺。卒命。

哭滅燭出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主人袒乃行踊無筭出宮踊襲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賓田右致命主人哭拜稽顙賓升實幣于蓋降主人拜送復位杖乃行

至于壙陳器于道東西北上茵先入屬引主人袒衆主人西面北上婦人東面皆不哭乃窆主人哭踊無筭襲贈用制幣玄纁束拜稽顙踊如初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卽位拾踊三襲賓出則拜送藏器於旁加見藏苞簪於旁加拆卻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實土三主人拜鄉人卽位踊襲如初乃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婦人入丈夫踊升自阼階主婦入于室踊出卽位及丈夫拾踊三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賓降出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遂適殯宮皆如啓位拾踊三兄弟出主人拜送衆主人出門哭止闔門主人揖衆主人乃就次猶朝夕哭不奠三虞卒哭明日以其班祔記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有疾疾者齊養者皆齊徹琴瑟疾病外內皆墻徹褻衣加新衣御者四人皆坐持體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乃行禱于五祀乃卒主人啼兄弟哭設牀

第當牖衽下莞上簟設枕遷尸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楔貌如輓上兩末
繚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卽牀而奠當牖用吉器若醴若酒無巾枵赴曰君
之臣某死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
婦在焉亦坐尸在室有君命衆主人不出襚者委衣于牀不坐其襚于室戶西北面
致僉夏祝淅米差盛之御者四人抗衾而浴檀策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盥無筭設
明衣婦人則設中帶卒洗貝反于筭實貝柱右牕左牕夏祝徹餘飯填塞耳掘坎南
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塋用塊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
辟長及股繚紳緹緇純設握裏親膚繫鉤中指結于擊甸人築坎隸人涅廁旣襲
宵爲燎于中庭厥明滅燎陳衣凡絞紵用布倫如朝服

設櫨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坵饌于其上兩牕醴酒酒在南篚在東南順實角觶四木
枵二素勺二豆在牕北二以並籩亦如之凡籩豆實具設皆巾之觶俟時而酌枵覆
加之面枋及錯建之小斂辟奠不出室無踊節旣馮尸主人袒髻髮絞帶衆主人布
帶大斂于阼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旣馮尸大夫逆降復位巾奠執燭者滅

燭出降自阼階由主人之北東既殯主人說髻三日絞垂冠六升外繹纓條屬厭衰
三升履外納杖下本竹桐一也居倚廬寢苦枕塊不說經帶哭晝夜無時非喪事不
言歡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主人乘惡車白狗臂蒲蔽御以蒲蔽犬服木
銘約綏約轡木鑣馬不齊鬣主婦之車亦如之疏布褙貳車白狗攝服其他皆如乘
車朔月童子執帚卻之左手奉之從徹者而入比奠舉席埽室聚諸爨布席如初卒
奠埽者執帚垂末內鬣從執燭者而東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朔月若薦新則
不饋于下室簞宅家人物土卜日吉告從于主婦主婦哭婦人皆哭主婦升堂哭者
皆止啓之阼外內不哭夷牀輶軸饌于西階東其二席則饌于禰廟如小斂奠乃啓
朝于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東面柩入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閒奠止于西階之下
東面北上主人升柩東西面衆主人東卽位婦人從升東面奠升設于柩西升降自
西階主人要節而踊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南西面後入者西階東北面在下主人
降卽位徹乃奠升降自西階主人踊如初祝及執事舉奠巾席從而降柩從序從如
初適祖薦乘車鹿淺臂干笄革鞬載檐載皮弁服纓轡貝勒縣于衡道車載朝服藥

車載養笠將載祝及執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卒束前而降奠席于柩西巾奠乃牆抗木升茵著用茶實綏澤焉葦苞長三尺一編膏簪三其實皆淪祖還車不易位執披者旁四人凡贈幣無常凡糗不煎唯君命止柩于壙其餘則否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柩至于壙斂服載之卒寔而歸不驅君視斂若不待奠加蓋而出不視斂則加蓋而至卒事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轅北上巾之弓矢之新沽功有珥飾焉亦張可也有柩設依撻焉有羈猴矢一乘骨鏃短衛志矢一乘軒輶中亦短衛

士虞禮

士虞禮特豕饋食側享于廟門外之右東面魚腊饔亞之北上饔饔在東壁西面設洗于西階西南水洗西篚在東尊于堂中北墉下當戶兩甌醴酒酒在東無禁冢用絺布加勺南枋素几葦席在西序下苴荊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饌兩豆菹醢于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鉶亞之從獻豆兩亞之四簋亞之北上饌黍稷二敦于階間西上藉用葦席匱水錯于槃中南流在西階之南簞巾在其東陳三鼎于

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扃。鄕匕俎在西塾之西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卽位于門外如朝夕臨位婦人及內兄弟服卽位于堂亦如之祝免澡葛經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卽位于門西東面南上宗人告有司具遂請拜賓如臨入門哭婦人哭主人卽位于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卽位于西方如反哭位祝入門左北面宗人西階前北面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降洗解升止哭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西面贊薦菹醢醢在北佐食及執事盥出舉長在左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北上匕俎從設左人抽扃。鄕匕佐食及右人載卒匕者逆退復位俎入設于豆東魚亞之腊特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設一鉶于豆南佐食出立于戶西贊者徹鼎祝酌醴命佐食啓會佐食許諾啓會卻于敦南復位祝奠觶于鉶南復位主人再拜稽首祝饗命佐食祭佐食許諾鉶祖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祝取奠觶祭亦如之不盡益反奠之主人再拜稽首祝祝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祝迎尸一人衰經奉篚哭從尸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淳尸盥宗人授巾尸及階祝延尸尸升宗人詔踊如初尸入戶踊如初哭

止婦人入于房。主人及祝拜奠尸。尸拜遂坐。從者錯篚于尸左席上。立于其北。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擣于醢。祭于豆閒。祝命佐食。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奠祝祝。主人拜如初。尸嘗醴。奠之。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瘠之左手執之。祝命佐食。邇敦。敦佐食舉黍錯于席上。尸祭鉶。嘗鉶。黍羹渫自門入。設于鉶南。載四豆。設于左。尸飯。播餘于篚。三飯。佐食舉幹。尸受振祭。瘠之實于篚。又三飯。舉膾。祭如初。佐食舉魚腊。實于篚。又三飯。舉肩。祭如初。舉魚腊俎。俎釋三个。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于篚。反黍如初。設。主人洗廢爵。酌酒醑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荅拜。尸祭酒。嘗之。賓長以肝從。實于俎。縮。右鹽。尸左執爵。右取肝。擣鹽。振祭。瘠之。加于俎。賓降。反俎于西塾。復位。尸卒爵。祝受不相爵。主人拜。尸荅拜。祝酌授尸。尸以醑。主人。主人拜受爵。尸荅拜。主人坐祭。卒爵。拜。尸荅拜。筵祝南面。主人獻祝。祝拜。坐受爵。主人荅拜。薦菹醢。設俎。祝左執爵。祭薦。奠爵。興。取肺。坐祭。瘠之。興。加于俎。祭酒。嘗之。肝從。祝取肝。擣鹽。振祭。瘠之。加于俎。卒爵。拜。主人荅拜。祝坐受主人。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人荅拜。佐食祭酒。卒爵。拜。主人荅拜。受爵。出。實于篚。升堂。復位。主婦洗足爵于房。

中酌亞獻尸如主人儀自反兩籩棗栗設于會南棗在西尸祭籩祭酒如初賓以燔從如初尸祭燔卒爵如初酌獻祝籩燔從獻佐食皆如初以虛爵入于房賓長洗纔爵三獻燔從如初儀婦人復位祝出戶西面告利成主人哭皆哭祝入尸護從者奉籩哭如初祝前尸出戶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其設也凡在南扉用席祝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俎出贊闔牖戶主人降賓出主人出門哭止皆復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記虞沐浴不櫛陳牲于席門外北首西上寢右日中而行事殺于席門西主人不視豚解羹飪升左肩臂臠肫骼脊脅離肺膚祭三取諸左臠上肺祭一實于上鼎升魚鱠鮓九實于中鼎升腊左肸髀不升實于下鼎皆設局鼎陳之載猶進柢魚進鬻祝俎胾脰脊脅離肺陳于階間敦東淳尸盥執槃西面執匱東面執巾在其北東面宗人授巾南面主人在室則宗人升戶外北面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劓芻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蕒有杞豆實葵菹蒹以西羸醢籩棗烝栗擇尸入祝從尸尸坐不說屨

尸護祝前鄉尸還出戶又鄉尸還過主人又鄉尸還降階又鄉尸降階還及門如出

戶尸出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然後宗人詔降尸服卒者之上服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既饗祭于其祝祝卒不綏祭無泰羹滫飲從獻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降復位于門西男女拾踊三如食閒祝升止哭聲三啓戶主人入祝從啓牖鄉如初主人哭出復位卒徹祝佐食降復位宗人詔降如初始虞用柔曰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敢用絜牲剛鬣香合嘉薦普淖明齊粢酒哀薦祫事適爾皇祖某甫饗再虞皆如初日哀薦虞事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日哀薦成事獻畢未徹乃饒尊兩無于廟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西勺北枋洗在尊東南水在洗東篚在西饌簋豆脯四脰有乾肉拆俎二尹縮祭半尹在西塾尸出執几從席從尸出門右南面席設于尊西北東面几在南賓出復位主人出卽位于門東少南婦人出卽位于主人之北皆西面哭不止尸卽席坐唯主人不哭洗廢爵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哭復位薦脯醢設俎于薦東胸在南尸左執爵取脯擣醢祭之佐食授膾尸受振祭膾反之祭酒卒爵奠于南方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主婦洗足爵亞獻如主人儀婦人踊如初賓長洗總爵三獻如亞獻踊如初

佐食取俎實于簠尸譏從者奉簠哭從之祝前哭者皆從及大門內踊如初尸出門哭者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主婦亦拜賓丈夫說經帶于廟門外入徹主人不與婦人說首經不說帶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哭止告事畢賓出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將旦而祔則薦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齊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女子曰皇祖妣某氏婦曰孫婦于皇祖姑某氏其他辭一也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明日以其班祔沐浴擗擗用專膚爲折俎取諸脰臠其他如饋食用嗣尸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淖酒適爾皇祖某甫以齊祔爾孫某甫尚饗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朞而大祥曰薦此祥事申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

特牲饋食禮

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日及筮日主人冠端玄卽位于門外西面子姓兄弟如王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席于門中闔西闕外筮人取筮于西塾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宰自主人之左贊命命曰孝孫某筮來日

某諷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尙饗筮者許諾還卽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主人受祝反之筮者還東面長占卒告于主人占曰吉若不吉則筮遠曰如初儀宗人告事畢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命筮曰孝孫某諷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爲尸尙饗乃宿尸主人立于尸外門外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後北面東上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主人辟皆東面北上主人再拜尸荅拜宗人擯辭如初卒曰筮子爲某尸占曰吉敢宿祝許諾致命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尸入主人退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荅再拜宗人擯曰某薦歲事吾子將澼之敢宿賓曰某敢不敬從主人再拜賓荅拜主人退賓拜送厥明夕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有罍楸在其南南順實獸于其上東首牲在其西北首東足設洗于阼階東南壺禁在西序豆籩錡在東房南上几席兩敦在西堂主人及子姓兄弟卽位于門東如初賓及衆賓卽位于門西東面北上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主人再拜賓荅再拜三拜衆賓衆賓荅再拜主人揖入兄弟從賓及衆賓從卽位于堂下如外位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賓出主人

出皆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鼐告絜。請期曰：羹飪告事畢。賓出。主人拜送。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主婦視饔饔于西堂下。亨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羹飪。實鼎陳于門外。如初。尊于戶東。玄酒在西。實豆籩饈陳于房中。如初。執事之俎陳于階間。二列北上。盛兩敦陳于西堂。藉用萑。几席陳于西堂。如初。尸盥。匱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祝筵几于室中。東面。主婦纚笄宵衣立于房中。南面。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卽位于門外。如初。宗人告有司具。主人拜賓如初。揖入。卽位如初。佐食北面立于中庭。

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西面于戶內。主婦盥于房中。薦兩豆。葵菹鰒醢在北。宗人遣佐食及執事盥出。主人降及賓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在右。及執事舉魚腊鼎。除鼐。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鼎西面錯。右人抽扃。委于鼎北。贊者錯俎加匕。乃杞佐食升。胙俎鼐之。設于阼階西。卒載加匕于鼎。主人升入復位。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鉶。芼設于豆南。南陳。祝洗酌奠。奠于鉶南。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卻于敦南。出立于戶西南面。主

人再拜稽首祝在左卒祝主人再拜稽首祝迎尸于門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尸至于階祝延尸尸升入祝先主人從尸卽席坐主人拜受尸尸荅拜執奠祝饗主人拜如初祝命授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擗于醢祭于豆閒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告旨主人拜尸奠觶荅拜祭鉶嘗之告旨主人拜尸荅拜祝命爾敦佐食爾黍稷于席上設大羹滫于醢北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嗜之左執之乃食食舉主人羞胛俎于腊北尸三飯告飽祝侑主人拜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嗜之佐食受加于胛俎舉獸幹魚一亦如之尸實舉于菹豆佐食羞庶羞四豆設于左南上有醢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舉骼及獸魚如初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舉肩及獸魚如初佐食盛胛俎俎釋三个舉肺脊加于胛俎反黍稷于其所主人洗角升酌醢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酒啐酒賓長以肝從尸左執角右取肝擗于醢振祭嗜之加于菹豆卒角祝受尸角曰送爵皇尸卒爵主人拜尸荅拜祝酌授尸尸以醢主人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授祭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祭酒啐酒進聽嘏佐食搏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

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荅拜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筵祝南面主人酌獻祝祝拜受角主人拜送設菹醢俎祝左執角祭豆興取肺坐祭臠之興加于俎坐祭酒啐酒以肝從祝左執角右取肝擗于鹽振祭臠之加于俎卒角拜主人荅拜受角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受角主人拜送佐食坐祭卒角拜主人荅拜受角降反于簋升入復位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宗婦執兩籩戶外坐主婦受設于敦南祝贊籩祭尸受祭之祭酒啐酒兄弟長以燔從尸受振祭臠之反之羞燔者受加于胾出尸卒爵祝受爵命送如初酢如主人儀主婦適房南面佐食授祭主婦左執爵右撫祭祭酒啐酒入卒爵如主人儀獻祝籩燔從如初儀及佐食如初卒以爵入于房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席于戶內主婦洗爵酌致爵于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宗婦贊豆如初主婦受設兩豆兩籩俎入設主人左執爵祭薦宗人贊祭奠爵興取肺坐絕祭臠之興加于俎坐擗手祭酒啐酒肝從左執爵取肝擗于鹽坐振祭臠之宗人受加于俎燔亦如之興席末坐卒爵拜主婦荅拜受爵酌醋左執爵拜主人荅拜坐祭立飲卒

爵拜。主人荅拜。主婦出反于房。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荅拜。宗婦薦豆。俎從獻。皆如主人。主人更爵酌醋。卒爵降。實爵于簋。入復位。三獻作止爵。尸卒爵酌。酌獻洗及佐食。洗爵酌致于主人。主婦燔從。皆如初。更爵酢于主人。卒復位。主人降阼階。西面拜賓。如初。洗賓辭。洗卒洗揖讓升。酌西階上獻賓。賓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右荅拜。薦脯醢。設折俎。賓左執爵。祭豆。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嚼之。興加于俎。坐挽手。祭酒。卒爵拜。主人荅拜。受爵酌。酌奠爵拜。賓荅拜。主人坐祭。卒爵拜。賓荅拜。揖執祭以降。西面奠于其位。位如初。薦俎從。設衆賓升。拜受爵。坐祭立飲。薦俎設于其位。辨。主人備荅拜焉。降。實爵于簋。尊兩壺于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主人洗觶。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在左。主人奠觶拜。賓荅拜。主人坐祭。卒觶拜。賓荅拜。主人洗觶。賓辭。主人對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主人奠觶于薦北。賓坐取觶還東面拜。主人荅拜。賓奠觶于薦南。揖復位。主人洗爵獻長兄弟于阼階上。如賓儀。洗獻衆兄弟。如衆賓儀。洗獻內兄弟于房中。如獻衆兄弟之儀。主人西面荅拜。更爵酢。卒爵降。實爵于簋。入復位。長兄弟洗觥爲加爵。如初儀。不

及佐食洗致如初無從衆賓長爲加爵如初爵止

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舉奠左執觶再拜稽首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觶拜尸備荅拜焉舉奠洗爵入尸拜受舉奠荅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宗人告祭齊乃羞賓坐取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賓奠觶拜長兄弟荅拜賓立卒觶酌于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受觶賓北面荅拜揖復位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自左受旅如初長兄弟卒觶酌于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荅拜揖復位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爲加爵者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觶于篚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觶於其長奠觶拜長皆荅拜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荅拜舉觶者洗各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觶者皆奠觶于薦右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復位荅拜長皆奠觶于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爵皆無筭利洗散獻于尸酢及祝如初儀降實散于篚主人出立于戶外西南祝東面

告利成尸謦祝前主人降祝反及主人入復位命佐食徹尸俎俎出于廟門徹庶羞設于西序下筵對席佐食分簋餽宗人遣舉奠及長兄弟盥立于西階下東面北上祝命嘗食養者舉奠許諾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佐食授舉各一膚主人西面再拜祝曰養有以也兩養奠舉于俎許諾皆荅拜若是者三皆取舉祭食祭舉乃食祭餽食舉卒食主人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酌醑上養上養拜受爵主人荅拜酌下養亦如之主人拜祝曰醑有與也如初儀兩養執爵拜祭酒卒爵拜主人荅拜兩養皆降實爵于篚上養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上養卽位坐荅拜主人坐祭卒爵拜上養荅拜受爵降實于篚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祝命徹俎俎豆籩設于東序下祝執其俎以出東面于戶西宗婦徹祝豆籩入于房徹主婦薦俎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扉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祝告利成降出主人降卽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佐食徹俎俎堂下俎畢出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鞶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鞶設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觚四鬴一角一散壺棨禁

饌于東序南順覆兩壺焉蓋在南明日卒奠冪用綌卽位而徹之加勺籩巾以綌也
纁裏棗烝栗擇劔芼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菹棘心匕刻牲饔在席門外東南魚
腊饔在其南皆西面饔饔在西壁所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舌
縮俎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匱者西
面淳沃執巾者在匱北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南面授尸卒執巾者受尸入主人及
賓皆避位出亦如之嗣舉奠佐食設豆鹽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
凡祝呼佐食許諾宗人獻與旅齒於衆賓佐食於旅齒於兄弟尊兩壺于房中西墉
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面西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面
宗婦贊薦者執以坐于戶外授主婦尸卒食而祭饔饔雍饔賓從尸俎出席門乃反
位尸俎右肩臂臠肫胙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膚三離肺一卽肺三魚十有
五腊如牲骨祝俎髀臠脊二骨脅二骨膚一離肺一胾俎臂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
骨短脅膚一離肺一主婦俎殼折其餘如胾俎佐食俎殼折脊脅膚一離肺一賓殼
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殼

養膚一離肺一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次衆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升受降飲

少牢饋食禮

少牢饋食之禮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筮於庖門之外主人朝服西面于門東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韝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尙饗史曰諾西面于門西抽下韝左執筮右兼執韝以擊箠遂述命曰假爾犬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尙饗乃釋韝立筮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卒筮乃書卦于木示主人乃退占吉則史韝筮史兼執筮與卦以告于主人占曰從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爲酒乃退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曰如初宿前宿一日宿戒尸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禮命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爲尸尙饗筮卦占如初吉則乃遂宿尸祝擯主人再拜稽首祝告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敢宿尸拜許諾主人又再拜稽首主人退尸送揖不拜若

不吉則遂改筮戶。既宿戶反爲期于庑門之外。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主人曰。諾。乃退。明日主人朝服卽位于庑門之外東方。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雍人概鼎匕俎于雍饗。雍饗在門東南北上。廩人概餼。餼匕與敦于廩饗。廩饗在雍饗之北。司宮概豆籩勺爵觚觶。几洗。簠于東堂下。勺爵觚觶實于簠。卒概饌豆籩與簠于房中。放于西方。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羹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司馬升羊右肱。髀不升。肩髀臠。臠骼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司士升豕右肱。髀不升。肩髀臠。臠骼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司士又升魚。腊魚十有五而鼎。腊一純而鼎。腊用臠。卒。齊皆設屬。屬乃舉。陳鼎于庑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司宮尊兩。饌于房戶之間。同櫛皆有氣。饌有玄酒。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枓。設簠于洗西南。肆改饌豆籩于房中。南面如饋之設。實豆籩之實。小祝設槃匱與簞巾于西階東。主人朝。

服卽位于阼階東。西面。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主人出迎鼎。除甬。士盥。舉鼎。主人先入。司宮取二勺于簋。洗之。兼執以升。乃啓二尊之蓋。奠于楸上。加二勺于二尊。覆之。南柄。鼎序入。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四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入。陳鼎于東方。當序。南于洗西。皆西面。北上。膚爲下。匕皆加于鼎。東枋。俎皆設于鼎西。西肆。胾俎在羊俎之北。亦西肆。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枋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于胾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其載于胾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載于胾橫之。皆如初爲之于饗也。佐食遷胾俎于阼階西。西縮。乃反。佐食二人上利升羊。載右肱。髀不升。肩臂。臠膊。骼。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臠膊。骼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下利升豕。其載如羊。無腸胃。體其載于俎。皆進下。司士三人升魚。腊膚。魚用鮓。十有五而俎。縮載。右首。進腴腊一。純而俎。亦進下。肩在上。膚九而俎。亦橫載。革順。

卒齊。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主婦被

錫衣移袂薦自東房非菹醢醢坐奠于筵前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移袂執葵菹
羸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遂受陪設于東韭菹在南葵菹在北主婦興入于房佐食
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司士三人執魚腊膚俎序升自西階相從入設俎羊在豆
東豕亞其北魚在羊東腊在豕東特膚當俎北端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坐
設于羊俎之南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主婦興受坐設于魚俎南又興受贊者敦
黍坐設于稷南又興受贊者敦稷坐設于黍南敦皆南首主婦興入于房祝酌奠遂
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蓋二以重設于敦南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祝
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尙饗主
人又再拜稽首祝出迎尸于庑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
門左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匱水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于槃
北乃沃尸盥于槃上卒盥坐奠簞取巾興振之三以授尸坐取簞興以受尸巾祝延
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主人升自阼階祝先入主人從尸升筵祝主人西面立于戶
內祝在左祝主人皆拜受尸尸不言尸荅拜遂坐祝反南面尸取韭菹辯擗于三豆

祭于豆間。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兼與黍以授尸。尸受。同祭于豆。祭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上佐食爾上敦黍于筵上。右之。主人羞胾俎。升自阼階。置于膚北。上佐食羞兩鴈。取一羊鴈于房中。坐設于韭菹之南。下佐食又取一豕鴈于房中。以從。上佐食受。坐設于羊鴈之南。皆芼。皆有杞。尸扱以杞。祭羊鴈。遂以祭豕鴈。嘗羊鴈。食舉三飯。上佐食舉尸牢幹。尸受。振祭。齊之。佐食受。加于胾。上佐食羞載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設于薦豆之北。尸又食。食載。上佐食舉尸一魚。尸受。振祭。齊之。佐食受。加于胾。橫之。又食。上佐食舉尸腊肩。尸受。振祭。齊之。上佐食受。加于胾。又食。上佐食舉尸牢髀。如初。又食。尸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獨脩。不拜。脩曰。皇尸未實。脩尸又食。上佐食舉尸牢肩。尸受。振祭。齊之。佐食受。加于胾。尸不飯。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主人不言拜。脩尸又三飯。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胾。主人降。洗爵。升北面酌酒。乃酌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酒。啐酒。賓羞牢肝。用俎。縮執俎。肝亦縮。進末鹽。在右。尸左執爵。右兼取肝。擗于俎。鹽振祭。齊之。加于菹豆。卒爵。主人拜受尸爵。尸荅拜。祝酌受尸。尸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

荅拜主人西面奠爵。又拜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綏祭。主人佐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又祭酒不興遂啐酒祝與二佐食皆出盥于洗入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緹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嗜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荅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齋黍主人嘗之納諸內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拜于席上坐受主人西面荅拜薦兩豆菹醢佐食設俎牢脾橫脊一短脅一腸一胃一膚三魚一橫之腊兩脾屬于尻祝取菹擣于醢祭于豆閒祝祭俎祭酒啐酒肝牢從祝取肝擣于鹽振祭嗜之不興加于俎卒爵興主人酌獻上佐食上佐食戶內牖東北面拜坐受爵主人西面荅拜佐食祭酒卒爵拜坐授爵興俎設于兩階之間其俎折一膚主人又獻下佐食亦如之其齊亦設于階閒西上亦折一膚有司贊者取爵于篚以升授主婦贊者于房戶婦贊者受以授主婦主婦洗于房中出酌入戶西面拜

獻尸。尸拜受。主婦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尸祭酒。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荅拜。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荅拜。上佐食綏祭。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北受祭。祭之。其綏祭如主人之禮。不嘏。卒爵。拜。尸荅拜。主婦以爵出。贊者受。易爵于簠。以授主婦于房中。主婦洗。酌獻祝。祝拜。坐受爵。主婦荅拜于主人之北。卒爵。不興。坐授主婦。主婦受。酌獻上佐食于戶內。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婦西面荅拜。祭酒。卒爵。坐授主婦。主婦獻下佐食。亦如之。主婦受爵以入于房。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爵。賓戶西北面拜送爵。尸祭酒。卒爵。賓拜。祝受尸爵。尸荅拜。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爵。賓坐奠爵。遂拜。執爵以興。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荅拜。賓酌獻祝。祝拜。坐受爵。賓北面荅拜。祝祭酒。啐酒。奠爵于其筵前。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祝入。尸譟。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祝反。復位于室中。主人亦入于室。復位。祝命佐食徹所俎。降設于堂下。阼階南。司宮設對席。乃四人羹。上佐食盥。升下佐食對之。賓長二人備。司士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下佐食。皆右之于席上。資黍于羊俎兩端。兩下是饌。司士乃辯舉羹。

者皆祭黍祭舉主人西面三拜養者養者奠舉于俎皆荅拜皆反取舉司士進一鉶于上養又進一鉶于次養又進二豆滫于兩下乃皆食食舉卒食主人洗一爵升酌以授上養贊者洗三爵酌主人受于戶內以授次養若是以辯皆不拜受爵主人西面三拜養者養者奠爵皆荅拜皆祭酒卒爵奠爵皆拜主人荅壹拜養者三人興出上養止主人受上養爵酌以酹于戶內西面坐奠爵拜上養荅拜坐祭酒啐酒上養親餽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主人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坐卒爵拜上養荅拜上養興出主人送乃退

有司

有司徹掃堂司宮攝酒乃歃尸俎卒歃乃升羊豕魚三鼎無腊與膚乃設爵饔陳鼎于門外如初乃議侑于賓以異姓宗人戒侑侑出俟于廟門之外司宮筵于戶西南面又筵于西序東面尸與侑北面于廟門之外西上主人出迎尸宗人擯主人拜尸荅拜主人又拜侑荅拜主人揖先入門右尸入門左侑從亦左揖乃讓主人先升自阼階尸侑升自西階西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東楹東北面拜至尸荅拜主人又拜

侑侑荅拜。乃舉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舉魚鼎。以入陳鼎如初。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二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亦合執二俎以從。匕皆加于鼎東枋。二俎設于羊鼎西。西縮。二俎皆設于二鼎西。亦西縮。雍人合執二俎。陳于羊俎西。並皆西縮。覆二疏匕于其上。皆縮俎。西枋。主人降受宰几。尸侑降。主人辭。尸對。宰授几。主人受。二手橫執几。揖尸。主人升。尸侑升。復位。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尸于筵前。尸進。二手受于手閒。主人退。尸還几。縮之。右手執外廉。北面奠于筵上。左之南縮。不坐。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尸復位。尸與侑皆北面荅拜。主人降洗。尸侑降。尸辭洗。主人對。卒洗。揖。主人升。尸侑升。尸西楹西北面拜。洗。主人東楹東北面奠爵。荅拜。降盥。尸侑降。主人辭。尸對。卒盥。主人揖。升。尸侑升。主人坐取爵酌獻尸。尸北面拜受爵。主人東楹東北面拜送爵。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婦贊者執昌菹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陪設于南。昌在東方。興取籩于房。饔養坐設于豆西。當外列。饔在東方。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設于初籩之南。白在西方。興退。乃升。司馬牝羊亦司馬載。載右體。肩臂肫骼。

膾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腸一胃一祭肺一載于一俎羊肉
涪膾折正脊一正脅一腸一胃一膾肺一載于南俎司士牝豕亦司士載亦右體肩
臂肱膾膾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膚五膾肺一載于一俎侑
俎羊左肩左肱正脊一脅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載于一俎侑俎豕左肩折正脊一脅
一膚三切肺一載于一俎侑俎羊肺一祭肺一載于一俎羊肉涪臂一脊一脅一腸
一胃一膾肺一載于一俎豕膾臂一脊一脅一膚三膾肺一載于一俎主婦俎羊左
膾脊一脅一腸一胃一膚一膾羊肺一載于一俎司士牝魚亦司士載尸俎五魚橫
載之侑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皆加膾祭于其上卒升賓長設羊俎于豆南賓降尸
升筵自西方坐左執爵右取韭菹擗于三豆祭于豆閒尸取醴饗宰夫贊者取白黑
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雍人授次賓疏匕與俎受于鼎西左手執俎左廉縮之卻
右手執匕枋縮于俎上以東面受于羊鼎之西司馬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桃匕枋以
搗涪注于疏匕若是者三尸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次賓縮執匕
俎以升若是以授尸尸卻手授匕枋坐祭膾之興覆手以授賓賓亦覆手以受縮匕

于俎上以降尸席末坐啐酒興坐奠爵拜告言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荅拜司馬羞羊肉湑縮執俎尸坐奠爵興取肺坐絕祭瘠之興反加于俎司馬縮奠俎于羊湑俎南乃載于羊俎卒載俎縮執俎以降尸坐執爵以興次賓羞羊燔縮執俎縮一燔于俎上鹽在右尸左執爵受燔擲于鹽坐振祭瘠之興加于羊俎賓縮執俎以降尸降筵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荅拜主人受爵尸升筵立于筵末主人酌獻侑侑西楹西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荅拜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醢在南方婦贊者執二簋饔餼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之奠饔于醢南蕡在饔東主婦入于房侑升筵自北方司馬橫執羊俎以升設于豆東侑坐左執爵右取菹擲于醢祭于豆閒又取饔蕡同祭于豆祭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次賓羞羊燔如尸禮侑降筵自北方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人荅拜尸受侑爵降洗侑降立于西階西東面主人降自阼階辭洗尸坐奠爵于篚興對卒洗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主人拜洗尸北面于西楹西坐奠爵荅拜降盥主人降尸辭主人對卒盥主人升尸升坐取爵酌司

宮設席于東序西面。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面荅拜。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二簋饔餼。主婦不興受。設饔于菹西北。贊在饔西。主人升筵自北方。主婦入于房。長賓設羊俎于豆西。主人坐。左執爵。祭豆簋。如侑之祭。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次賓羞匕菹。如尸禮。席末坐啐酒。執爵以興。司馬羞羊肉。渚縮執俎。主人坐奠爵于左。興受肺。坐絕祭。臠之。興反加于渚俎。司馬縮奠渚俎于羊俎西。乃載之。卒載縮執虛俎以降。主人坐取爵以興。次賓羞燔。主人受如尸禮。主人降筵自北方。北面于阼階上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西楹西荅拜。主人坐奠爵于東序南。侑升。尸侑皆北面于西楹西。主人北面于東楹東。再拜崇酒。尸侑皆荅再拜。主人及尸侑皆升就筵。司宮取爵于簋。以授婦贊者于房東。以授主婦。主婦洗于房中。出實爵。尊南西面拜獻尸。尸拜于筵上。受。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席北拜送爵。入于房。取一羊鴈。坐奠于韭菹西。主婦贊者執豕鴈以從。主婦不興受。設于羊鴈之西。興入于房。取糗與臠脩。執以出。坐設之。糗在贊西。脩在白西。興立于主人席北。西面。尸坐。左執爵。祭糗脩。同祭于豆。祭以羊鴈之臠。挹羊鴈。遂

以挹豕鉶祭于豆祭祭酒次賓羞豕匕涪如羊匕涪之禮尸坐啐酒左執爵嘗上鉶
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婦荅拜執爵以興司士羞豕豕尸坐奠爵興受如羊肉涪之
禮坐取爵興次賓羞豕燔尸左執爵受燔如羊燔之禮坐卒爵拜主婦荅拜受爵酌
獻侑侑拜受爵主婦主人之北西面荅拜主婦羞糗脩坐奠糗于麴南脩在蕢南侑
坐左執爵取糗脩兼祭于豆祭司士縮執豕豕以升侑興取肺坐祭之司士縮奠豕
豕于羊俎之東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侑興次賓羞豕燔侑受如尸禮坐卒爵
拜主婦荅拜受爵酌以致于主人主人筵上拜受爵主婦北面于阼階上荅拜主婦
設二鉶與糗脩如尸禮主人其祭糗脩祭鉶祭酒受豕匕涪拜啐酒皆如尸禮嘗鉶
不拜其受豕豕受豕燔亦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北面荅拜受爵尸降筵受主婦爵
以降主人降侑降主婦入于房主人立于洗東北西面侑東面于西階西南尸易爵
于籩盥洗爵主人揖尸侑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侑從主人北面立于東楹東侑西楹
西北面立尸酌主婦出于房西面拜受爵尸北面于侑東荅拜主婦入于房司宮設
席于房中南面主婦立于西席婦贊者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婦人贊者

執醴蕢以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設醴于菹西。蕢在醴南。主婦升筵。司馬設羊俎于豆南。主婦坐。左執爵。右取菹。換于醢。祭于豆閒。又取醴蕢兼祭于豆祭。主婦奠爵興。取肺坐。絕祭。瘠之興。加于俎。坐挽手。祭酒。啐酒。次賓羞羊燔。主婦興受燔。如主人之禮。主婦執爵以出于房。西面于主人席北立。卒爵。執爵拜。尸西楹西北面荅拜。主婦入立于房。尸主人及侑皆就筵。上賓洗爵以升。酌獻尸。尸拜受爵。賓西楹西北面拜送爵。尸奠爵于薦左。賓降。主人降。洗觶。尸侑降。主人奠爵于觶。辭。尸對卒洗。揖。尸升。侑不升。主人實觶。酬尸。東楹東北面坐奠爵拜。尸西楹西北面荅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荅拜。降洗。尸降辭。主人奠爵于觶。對卒洗。主人升。尸升。主人實觶。尸拜受爵。主人反位荅拜。尸北面坐奠爵于薦左。尸侑主人皆升筵。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主人降。南面拜衆賓于門東。三拜。衆賓門東北面皆荅。壹拜。主人洗爵。長賓辭。主人奠爵于觶。興對卒洗。升酌獻賓于西階上。長賓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荅拜。宰夫自東房薦脯醢。醢在西。司士設俎于豆北。羊胾一。腸一。胃一。膚一。賓坐。左

執爵右取肺擲于醢祭之執爵興取肺坐祭之祭酒遂飲卒爵執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荅拜受爵賓坐取祭以降西面坐委于西階西南宰夫執薦以從設于祭束司士執俎以從設于薦束衆賓長升拜受爵主人荅拜坐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辯受爵其薦脯醢與齊設于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皆東面其齊體儀也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長賓西階上北面賓在左主人坐奠爵拜執爵以興賓荅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賓荅拜賓降宰夫洗解以升主人受酌降酬長賓于西階南北面賓在左主人坐奠爵拜賓荅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荅拜主人洗賓辭主人坐奠爵于篚對卒洗升酌降復位賓拜受爵主人拜送爵賓西面坐奠爵于薦左主人洗升酌獻兄弟于阼階上兄弟之長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荅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皆若是以辯辯受爵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升受爵其薦齊設于其位其先生之齊折脅一膚一其衆儀也主人洗獻內賓于房中南面拜受爵主人南面于其右荅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亦有薦齊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拜于下升受主人荅其長拜乃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

以辯宰夫贊主人酌主人於其羣私人不荅拜其位繼兄弟之南亦北上亦有薦齊主人就筵尸作三獻之爵司士羞涪魚縮執俎以升尸取膾祭祭之祭酒卒爵司士縮奠俎于羊俎南橫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尸奠爵拜三獻北面荅拜受爵酌獻侑侑拜受三獻北面荅拜司馬羞涪魚一如尸禮卒爵拜三獻荅拜受爵酌致主人主人拜受爵三獻東楹東北面荅拜司士羞一涪魚如尸禮卒爵拜三獻荅拜受爵尸降筵受三獻爵酌以酢之三獻西楹西北面拜受爵尸在其右以授之尸升筵南面荅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荅拜執爵以降實于簋二人洗解升實爵西楹西北面東上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侑荅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侑荅拜皆降洗升酌反位尸侑皆拜受爵舉觶者皆拜送侑奠觶于右尸遂執觶以興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在右坐奠爵拜主人荅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酬就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拜受爵尸拜送尸就筵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侑在左坐奠爵拜執爵興侑荅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復位侑拜受主人拜送主人復筵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至于衆賓遂及兄弟亦如之皆飲于上遂及私人拜

受者升受下飲卒爵升酌以之其位相酬辯卒飲者實爵于簠乃羞庶羞于賓兄弟
內賓及私人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洗升酌降北面立于阼階南長在左坐奠
爵拜執爵以興長荅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荅拜洗升
酌降長拜受于其位舉爵者東面荅拜爵止賓長獻于尸如初無涑爵不止賓一人
舉爵于尸如初亦遂之於下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筭尸出侑從主
人送于廂門之外拜尸不顧拜侑與長賓亦如之衆賓從司士歸尸侑之俎主人退
有司徹若不賓尸則祝侑亦如之尸食乃盛俎臠臂肫脰脊橫脊短脅代脅皆牢魚
七腊辯無髀卒盛乃舉牢肩尸受振祭臠之佐食受加于胾佐食取一俎于堂下以
入奠于羊俎東乃撫于魚腊俎俎釋三个其餘皆取之實于一俎以出祝主人之魚
腊取于是尸不飯告飽主人拜侑不言尸又三飯佐食受牢舉如賓主人洗酌醕尸
賓羞肝皆如賓禮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荅拜祝酌授尸尸以醕主人亦如賓其
綏祭其嘏亦如賓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羞皆如賓主婦其洗獻于尸亦如賓
主婦反取籩于房中執棗糗坐設之棗在稷南糗在棗南婦贊者執栗脯主婦不興

受設之栗在棗東脯在棗東主婦興反位尸左執爵取棗糗祝取栗脯以授尸尸兼祭于豆祭祭酒啐酒次賓羞牢燔用俎鹽在右尸兼取燔擗于鹽振祭臠之祝受加于斝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荅拜祝易爵洗酌授尸尸以醋主婦主婦主人之北拜受爵尸荅拜主婦反位又拜上佐食綏祭如儻卒爵拜尸荅拜主婦獻祝其酌如儻拜坐受爵主婦主人之北荅拜宰夫薦棗糗坐設棗于菹西糗在棗南祝左執爵取棗糗祭于豆祭祭酒啐酒次賓羞燔如尸禮卒爵主人受爵酌獻二佐食亦如儻主婦受爵以入于房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賓戶西北面荅拜爵止主婦洗于房中酌致于主人主人拜受主婦戶西北面拜送爵司宮設席主婦薦韭菹醯坐設于席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棗糗以從主婦不興受設棗于菹北糗在棗西佐食設俎臂脊脅肺皆牢膚三魚一腊臂主人左執爵右取菹擗于醯祭于豆閒遂祭籩奠爵興取牢肺坐絕祭臠之興加于俎坐挽手祭酒執爵以興坐卒爵拜主婦荅拜受爵酌以醋戶內北面拜主人荅拜卒爵拜主人荅拜主婦以爵入于房尸作止爵祭酒卒爵賓拜祝受爵尸荅拜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坐祭遂飲卒爵拜尸荅拜獻

祝及二佐食洗致爵于主人主人席上拜受爵賓北面荅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荅拜受爵酌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司宮設席東面主婦席北東面拜受爵賓西面荅拜婦贊者薦韭菹醢范在南方婦人贊者執棗糗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設棗于范南糗在棗東佐食設俎于豆東羊臠豕折羊脊脅祭肺一膚一魚一腊臠主婦升筵坐左執爵右取范捫于醢祭之祭籩奠爵興取肺坐絕祭膾之興加于俎坐挽手祭酒執爵興筵北東面立卒爵拜賓荅拜賓受爵易爵于篚洗酌醢于主人戶西北面拜主人荅拜卒爵拜主人荅拜賓以爵降奠于篚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戶祝主人主婦內羞在右庶羞在左主人降拜衆賓洗獻衆賓其薦膋其位其醢皆如饋禮主人洗獻兄弟與內賓與私人皆如饋禮其位其薦膋皆如饋禮卒乃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辯賓長獻于戶戶醢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于主人曰利成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戶護祝前戶從遂出于庑門祝反復位于室中祝命佐食徹戶俎佐食乃出戶

俎于席門外。有司受歸之。徹阼薦俎。乃饗。如儗卒饗。有司官徹饌。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毋用席。納一尊于室中。司宮埽祭。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執其俎以出。立于西階上。東面。司宮闔牖戶。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于席門外。有司受歸之。衆賓出。主人拜送于席門外。乃反。婦人乃徹徹室中之饌。

儀禮終

闕若璠曰五萬六千六百廿四字

嚴州本後總計經注字數云經共五萬六千一百十五

禮記

曲禮上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疑事毋質直而勿有○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檢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鸞鵠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尙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人

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慍。○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恆言不稱老，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爲粢，祭祀不爲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

不登危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幼子當視毋詆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暉詔之則掩口而對。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屨毋踏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凡與客人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凡爲長者奠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

不及長者以筭自鄉而拔之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將卽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僂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見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跋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履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母側聽母噉應母淫視母怠荒遊母僻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髻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男女不雜坐不同櫺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

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父子不同席。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男女異長。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許嫁笄而字。○凡進食之禮。左穀右臠。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藻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穀之序。徧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載然後辯。穀主人未辯。客不虛口。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搏飯。毋放飯。毋流歔。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嚙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歔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歔醢。主人辭以養。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噉炙。卒食。客自前跪。徹

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酬。少者不敢飲。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羹之有菜者用桮。其無菜者不用桮。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爲大夫。累之。士。壹之。庶人。斲之。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水潦降。不獻魚鼈。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熟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凡遺人弓者。張弓。尙筋。弛弓。尙角。右手執籥。左手承弣。尊卑垂幌。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鄉與客並。然後受。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鐃。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鏃。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纁。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劍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凡以弓劍苞苴。

簞筯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忘謂之君子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齊者不樂不弔○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常門○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生與來日死與往日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適墓不登壘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

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愼不失色於人。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史載筆。士載言。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臨祭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策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龜爲卜。筮爲筮。卜筮者。先聖

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曰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也。故曰疑而箠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輪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葵拜。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效不妄指立視五轡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曲禮下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凡

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尙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婦士不名家相長妾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箴側龜於君前有誅龜箴几杖席蓋重素紵絺綌不入公門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公事不私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

室不斬於丘木。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簪乘髦馬不蚤鬻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男女相答拜也。○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

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五官致貢曰享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者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卻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澶牲曰盟○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

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諡曰類。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跄跄。庶人儻儻。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妾。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子於父母則自名也。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僇人必於其倫。○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

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腍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鼈魚曰商祭鮮魚曰脰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其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羽鳥曰降四足曰涖死寇曰兵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嫗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天子視不上於衿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凡視上於面則覿下於帶則憂傾則姦○君命大夫與士辯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問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大變不問卜不饒言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摯棊榛脯脩棗栗○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

檀弓上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異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腓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

道汚則從而汚。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順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孔子旣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旣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喪冠不綰。○有虞氏瓦棺。夏后氏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斂。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殯。以夏后氏之槨。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夏后氏尙黑。大事斂。

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尙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尙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騂。牲用騂。○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繆幕魯也。○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暎。大夫之簣與。

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睨。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鬋而弔也。自敗於臺。始也。○南宮縶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鬋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薄。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犬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

鯉也。夫子曰：「噫，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曾子之喪，浴於嚮室。」○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曾子謂子思曰：「偯，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

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尙右二三子亦皆尙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

故也。二三子皆尙左。○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翬，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易墓，非古也。○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

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卽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子夏旣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旣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經。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將軍文子之喪。旣除喪而后

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經也者。實也。掘中雷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旣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者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叔孫武叔之母死。旣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襲纁。○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喪

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筦箏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

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間也。○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愼諸。子思曰。吾何愼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愼哉。○縣子瑱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曾子曰。

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縣子曰綌衰總裳非古也○子蒲卒哭者呼滅子臯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羹曾子曰旣曰明器矣而又實之○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讀贈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何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

於槨反壤樹之哉○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尙行夫子之志乎哉○婦人不葛帶○有薦新如朔奠○既葬各以其服除○池視重霤○君卽位而爲椁歲壹漆之藏焉○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父兄命赴者○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朝奠日出夕奠逮日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練練衣黃裏纁緣葛要經繩屨無絢角瑱鹿裘衡長祛祛裼之可也○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出○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槨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槨以端長六尺○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紵衣或曰使有司哭之爲之不以樂食○天子之殯也藪塗龍輴以槨加斧于槨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魯哀公誅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

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孔子惡野哭者。○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士備入而后朝夕踊。○祥而縗是月禫。徙月樂。○君於士有賜。齊。

檀弓下

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殯車一乘。○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季武子寢疾。螭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弔於葬者必執紼。若從柩及壙皆執紼。○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有殯聞

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請由左。○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銘。明旌也。以死者

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重主道也。殷主纘重焉。周主重徹焉。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爲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冎而葬。歡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慍。吾從周。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月也。以虞易奠。卒哭。白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

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歟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殆於用人乎哉。○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臑。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旣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焉。○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遺車七乘。大夫五个。遺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曰。

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豈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舞舞斯愜愜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襲要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旣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嘗也○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

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敵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知悼子卒未葬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犬師也不以訛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亡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

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與之邑。襄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無變也。○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

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人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葬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臆弗果從。○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旣言矣。與其鄰重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轅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胡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諸侯伐秦，曹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巫先拂板，荆人悔之。○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

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哀公使人弔賁，尙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賁尙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孺子贛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輅而棹幡，諸侯輅而設幡，爲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輅而設撥，竊禮之中者也。而君何學焉。○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故魯人以妻我。○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弃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旣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囊韞。○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

三日哭。○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渚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喪不慮居。毀不危身。於羸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旣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旣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難者。未之有也。容居

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勿其人○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

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麻，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閭人爲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閭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閭人避之。涉內，雷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覬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證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覬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曰：「天下其孰能當之？」○魯莊公之喪，旣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旣卒哭，麻不入。○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

咷咷然如不出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叔仲衍以吉。請總衰而環絰。
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絰。○成人有其兄死而
不爲衰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
則死而子臯爲之衰。○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
情。吾惡乎用吾情。○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
久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
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
爲之徙市。不亦可乎。○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王制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
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
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

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十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爲間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

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制三公一命。○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弃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亦弗故生也。○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紕以

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頤宮○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豕宰制國用必於

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祭用數之仇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仇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天子七日而殯三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天子禘祫祫祫嘗祫烝祫○天子社稷皆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祫諸侯祫禘禘一禘一祫嘗祫烝祫○天子社稷皆

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請○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韞北方曰譯○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

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紂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序。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犬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大

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凡制五刑必卽天論郵罰麗於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有圭璧金璋不糊於市命服命車不糊於市宗廟之器不糊於市犧牲不糊於市戎器不糊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糊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糊於市布帛精

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衿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

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冪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瘠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

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間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間田。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

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月令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暉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大族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

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經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天飛鳥毋麇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螽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大暉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
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
鳩○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
達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
獄訟○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禘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
子所御帶以弓韞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
動啓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
必有凶災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是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閭扇
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天子乃
鮮羔開冰先薦寢廟○上下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
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舞○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仲春行秋
令則其國大水寒氣摠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
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大暉。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勲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田獵罝羅。罝羅罝畢。罝餒獸之藥。毋出九門。○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籩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是月也。乃合

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挾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林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騂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

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路駕赤騂載赤旒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養壯佼○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篪箎飭鍾磬祝敔○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

山陵可以處臺榭○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勝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命漁師伐蛟取鼈登龜取鼃命澤人納材葦○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

令則上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駟載黃旒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圓以閔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旒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愆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坊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坏牆垣

補城郭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日。觜。觴。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饗。饗飲食。○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恆。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囷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壞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

鈞石角斗甬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

整設于屏外。司徒摺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蟄蟲咸俯在內。皆墜其戶。乃趣獄刑。毋留有罪。
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飢饉。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
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
虹藏不見。○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稷。其
器閤以奄。○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
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是月也。命大史贊龜策。占兆。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是月也。天子始
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
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

寒溪徑○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薄厚塋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土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是月也大飲烝○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且軫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稷其器閤以奄○飭死事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是月也命奄尹

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乃命大
酋秣稻必齊麴麴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
之毋有差貸○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是月也農有不收藏
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處教
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
身欲寧去聲色禁者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
麋角解水泉動○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塗闕廷門閭築固圉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
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
竭民多疥癩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嬰中旦氐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
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鴈北鄉鴈始巢雉雉雞乳○天
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騶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蔬其器閤以奄○命

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神祇○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曾子問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

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翼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禩三月乃名于禩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禩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必告于禩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禩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卽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醴，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禴，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

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如壻親迎，女未至，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卽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

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

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
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
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曾子問曰
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
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
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
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曾子問曰
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
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自啓
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
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
反哭奉帥天子○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

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曾子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柩從君薨其入如之何

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窆，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嘏，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

也其吉祭特牲祭殯不舉無胾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殯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壙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壙日有食之老聃曰止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戚患吾聞諸老聃云○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曾子問曰下殯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殯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殯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

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文王世子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曰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

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成王幼不能淪。降周公相踐降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爲世子也。○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于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始立學者。旣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儕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

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立大傳少傳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傳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傳奉世子以觀大傳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傳在前少傳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蒞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

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周公踐阼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饌獻受爵則以上嗣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其在軍則守於公廟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贈賻承含皆有正焉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剝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

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餼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賔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

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亡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言偃復問曰

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賁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臯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醕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故玄酒在室醴醕在戶粢醕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穀與其越席疏布以纂衣其澣帛醴醕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享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孔子曰於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藏罍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諱○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殺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

固也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尙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

禮何以哉○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輿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忿鳳以爲畜故鳥不獮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故先王秉著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

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故治國

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於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旣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太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敵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輶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禮器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也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犬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禮有以多

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
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弁七牢大夫五弁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
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鬯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鬯大夫三月而葬
再重四鬯此以多爲貴也○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
膳以饋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臠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
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
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
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爲貴也○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
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甗此以小爲貴也○有以高
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
○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櫜禁此以下爲
貴也○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
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有以素爲貴者至敬

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甗枹杓此以素爲貴也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由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饗管仲鏤簋朱紱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輿夫輿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

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擗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撫也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燭一獻孰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愬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釐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雩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愼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尙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橐韠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

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賡賡焉。○是故昔先王尙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因地事，地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疊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鬯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太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

得也。設祭於堂爲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一獻質三獻文五獻祭七獻神。○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纁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郊特牲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

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獻燭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服脩而已矣○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

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君之南鄉蒼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蒼君也○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荅已也○鄉人禘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孔子曰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蒼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

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天子適四方先柴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尙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下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璫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

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入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入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旣蜡而收民息已故旣蜡君子不興功○恆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

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橐鞶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后斷也○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綏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醯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禮

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尙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饒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有虞氏之祭也尙用氣血腥爛祭用氣也○殷人尙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

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周人尙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尙曰：「求諸遠者，與祊之爲言僚也。」所之爲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腍燔燎，升首報陽也。明水澆齊，貴新也。凡澆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腥肆爛臠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舉斚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縮酌用茅，明酌也。醑酒澆于清汁，獻澆于醑酒，猶明清與醑酒于舊澤之。

酒也祭有所焉有報焉有由辟焉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

內則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韞紳擗筭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玦捍管遡大觶木燧偏屨著綦○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衣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箴管線纁施紫袞大觶木燧衿纓綦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煖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醴酒醴苺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葦蕘粉榆兔薹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退○男女未冠笄者鷄初鳴咸盥漱櫛縱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凡內外鷄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由命

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
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覆之○父母舅姑之衣衾篋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
敢近敦牟卮匱非餽莫敢用與恆食飲非餽莫之敢飲食○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
佐餽既食恆餽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餽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餽○在父母
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噉噉嚏咳欠伸跛
倚睥視不敢唾洩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擗褻衣衾不見
裏父母唾洩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紱箴請補綴五日
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澣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篋其無篋則皆坐奠
之而后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瀉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
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
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

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待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悅茵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

受賜藏以待乏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于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稱醯膳臠臠醢牛炙醢牛臠醢牛膾羊炙羊臠醢豕炙醢豕臠醢芥醬魚膾雉兔鶉鷄○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或以醢爲醴黍醢漿水醢醢○酒清白○羞糗餌粉醢○食蜩醢而苾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析稌犬羹兔羹和糝木蓼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臠脩蜺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春宜羔豚膳膏臠夏宜腍膳膏臊秋宜犢麋膳膏臠冬宜鮮羽膳膏羶○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鴈脯麋鹿田豕麋皆有軒雉兔皆有芼爵鵒蜩范芝栭藟

楸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棗梨薑桂○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載庶人耆老不徒食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三牲用藪和用醢獸用梅鶉羹雞羹鴈醢之蓼魴鱖烝雞燒雉雞無蓼○不食雞醢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醢○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粗梨曰攢之○牛夜鳴則庀羊冷毛而羴羴狗赤股而躁躁烏鰾色而沙鳴鵲豕望視而交睫鹿馬黑脊而般般漏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鵝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鵠臠鹿胃○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或曰麋鹿魚爲菹醬爲辟雞野豕爲軒兔爲宛脾切葱若薤實諸醢以柔之○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坵一○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二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

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綯給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爲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舁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

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母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炮取豚若將刳之剝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醃爲稻粉糴漉之以爲醢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薶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醢醢○擣珍取牛羊麋鹿麇之肉必厭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醃柔其肉○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醢醢○爲熬捶之去其醃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麇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燠其膋不蓼取稻米舉糴漉之小切狼臠膏以與稻米爲醢○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閭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櫛櫪不敢縣於夫之櫛櫪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漚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襦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

咸如之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緹笄總角拂髦衿纓褰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其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體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爲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

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夫告宰
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
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人食如養禮○世子生
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適
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
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
之末漱淅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餞遂入御○公庶子
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嬪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
則使有司名之○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
以異也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
宮則勛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家
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
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

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記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尙左手○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凡女拜尙右手

玉藻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餞奏而食日少牢朔月犬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醕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轡幾聲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

以聽朔於犬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君羔幣虎韠。大夫齊車鹿辟豹韠。朝車士齊車鹿辟豹韠。○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日五盥。沐稷而醕。梁櫛用櫛。櫛髮晞用象櫛。進禡進羞工。乃升歌。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杆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登席不由前。爲躡席。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有

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殮君既食又飯殮飯殮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醬不祭若祭爲已狹卑○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凡尊必上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斚士側尊用禁○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纁纁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垂綏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綏五十不散送親沒不髦大帛不綏玄冠紫綏自魯桓公始也○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祛縫齊倍要袷當旁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袷二寸祛尺二寸緣廣寸半以帛裏布非禮也士不衣織無君者不武采衣正色裳間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

入公門纁爲繭纁爲袍禪爲絢帛爲襜○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綃衣以裼之麕裘青紵褰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帛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古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摯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而素帶終距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圓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

寸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蔥衡天子素帶朱裏終辟王后褱衣夫人揄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鞶結三齊君命屈狄再命褱衣一命褱衣士褱衣唯世婦命於奠醢其他則皆從男子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雷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裕聽鄉任左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荅之拜則走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結佩而爵韠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紱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紱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紱世子佩瑜

玉而綦織綬士佩璫而縕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童子之節也縕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絢無總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王從人而入○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辭以疏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弃所操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有慶非君賜不賀有憂者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卽乘服也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鞞桃苑於大夫去苑於士去鞞皆造於膳宰大夫不親拜爲君之荅己也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荅拜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禮不盛

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癯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君入門介拂闥大夫中牀與闥之間士介拂牀○賓入不中門不履闥公事自闥西私事自闥東○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端行頤雷如矢弁行剡剡起屨執龜玉舉前曳踵踣踣如也○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遯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溫溫○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戎容暨暨言容諮諮色容厲肅視容清明立容辨卑毋譌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

擯者曰寡君之適公子曰臣孽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

明堂位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

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簠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琬琰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楊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犬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是故夏禘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犬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綬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夏后氏駉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斚周以爵○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斚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土鼓賁桴箎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措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魯公之廟文

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夏后氏之龍簋。虞殷之崇牙。周之璧鬯。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連。殷之六瑚。周之八簋。○俎有虞氏以梲。夏后氏以嶧。殷以楨。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夏后氏尙明水。殷尙醴。周尙酒。○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鬯。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主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喪服小記

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齊衰惡筭。以終喪。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髻。○苴杖竹也。削杖桐也。○祖父卒而后

爲祖母後者三年○爲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禮不王不禘○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

不爲除喪也。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士妾有子而爲之總。無子則已。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君雖未知喪。臣服已。

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絰。○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大夫不主士之喪。○爲慈母之父母。無服。○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士祔於大夫。則易牲。○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祢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

面○祔葬者不簋室○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宗子母在爲妻禫○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爲父母妻長子禫○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箭筭終喪三年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筮尸○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庶子不以杖卽位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卽位可也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卽位可也○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己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主人

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后之墓○父不爲衆子次於外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下殯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誦而反以報之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除殯之喪者其祭也必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經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經卽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

大傳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上治祖祧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

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

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斃於人斯此之謂也

少儀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適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瞽曰聞名○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曰贈從者○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襚親者兄弟不以襚進臣爲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贈馬入廟門贈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贈者旣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始入而辭曰辭矣卽席曰可矣排闥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汔埽曰埽埽席前曰拊拊席不以鬯執箕膺搗○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喪俟事不植巾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嬖也寢則坐而

將命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劔。負良綏。申之面。弛諸臂。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劔。自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漬罪也。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調。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毋拔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執玉執龜策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車不式。介者不拜。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葛絰而麻帶。取俎進俎不坐。○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跪燕則有之。未嘗不食新。○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弗買。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犬則執緼守太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紉。馬則執鞿。皆右之。臣則左之。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囊奉胃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韉執拊。劍則啓櫝蓋襲之。加夫襍與劍焉。笏書脩苴苴弓茵席枕几類杖琴瑟戈有刃者櫝萊簠其執之皆尙左手。刀卻刃授穎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尙左卒尙右。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詔。軍旅思險隱情以處。○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歎。小飯而亟之數噍毋爲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俱爵皆居右。○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鮓。祭臘。○凡齊執之以右居之以左。○替幣自

左詔辭自右○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君子不食囋腴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凡洗必盥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凡羞有滄者不以齊爲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羞首者進喙祭耳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尊壺者面其鼻飲酒者襪者醺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嘗羞○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菲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膾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其有折俎者取祭肺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凡飲酒爲獻主者執燭抱燭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哂而對○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耐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臠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彘豕則以豕左肩五箇○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膳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

學記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諛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

雜服不能安禮不與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詆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

喻可謂繼志矣。○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荅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古之學者比物醕醢。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學矣。三

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樂記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懣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

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尙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

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愛以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洽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

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
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
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
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執事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
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
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
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
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
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
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
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
地之和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
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

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變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生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噤、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噤、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

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湏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蕭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

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節。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

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
負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是
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
區萌達羽翼奮角觝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殞而卵生者不殲
則樂之道歸焉耳○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
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
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
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
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
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
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儻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

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爲鞀鼓柷敔。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鍾磬筦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

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鎗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蓺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摠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

△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囊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擗筭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摠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

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入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夫樂者，

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儔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雜記上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其輶有綖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輶爲說於廟門外○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爲輶而行至於家而說輶載以輶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士輶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爲大夫

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大夫卜宅與葬曰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黻占者皮弁如簋則史練冠長衣以簋占者朝服大夫之喪旣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內子以鞠衣褻衣素沙下大夫以檀衣其餘如士復諸侯以褻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復西上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公子附於公子○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而附兄弟之殯則練冠附於殯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經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君

不撫僕妾。○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凡哭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卽位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總冠練纓。大功以上散帶。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錫也。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襃衣不以襚。遣車視牢具。疏布幘四面有章。置於四隅。載瓶。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端衰喪車皆無等。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黹。委武玄縞而后黹。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邑。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邑。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邑可也。暢曰以柩杵以梧。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醴者稻醴也。饗無簋。饗實見問而后折入。○重旣虞而埋之。○凡婦人從其

夫之爵位小斂大斂啓皆辯拜○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帶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褻衣一朱綠帶中加大帶於上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弔者卽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再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旣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卽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

堂致命曰寡君使某禭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禭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雷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禭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上介贈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贈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於殯東南隅宰舉以東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禭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贈者出反位于門外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某某相執紼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

商祝鋪絞紵衾士盥于盤北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雜記下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服之服卒事反喪服如三年之喪則既練其練祥皆行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卽位如始卽位之禮○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

然○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嚼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聖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聖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疏衰皆居聖室不廬廬嚴者也○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殯視成人○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視君之母與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犬牢下大夫之虞也槨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

曰伯子某。○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闕轂而輶輪者。於是有所爵而后杖也。○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褻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褻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非爲人喪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遣人。人遣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遣人可也。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練則弔。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

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旣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醕不能食食鹽醕可也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堦○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疏衰之喪旣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旣葬而從政小功總之喪旣殯而從政曾中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旣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己雖小功旣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

凡弁絰其衰侈袂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卽位自囚也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世柳之母死相者由左世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世柳之徒爲之也○天子飯九具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處大夫五諸侯七諸侯使人弔其次含槨贈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孔子曰管仲鏤簠而朱紼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

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闥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嫂不撫叔叔不撫嫂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孔子曰凶年則乘鵠馬祀以下牲○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孟獻之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廡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

服官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漢三采六等。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鷄皆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緦豚。○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

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殯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見父各就其寢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髻首○禭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紕以五采

喪大記

疾病外內皆瘠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於路寢大未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屬狄大夫以玄纁世婦以禮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

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稱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君子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土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土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小斂主人卽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髻括髮以麻婦人繫帶麻于房中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大夫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汜拜衆賓於堂上主

人卽位襲帶經踊母之喪卽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經與主人拾踊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賓出徹帷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旣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卽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旣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子皆杖不以卽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弁

杖者斷而弃之於隱者。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檀第有枕。舍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始死遷尸于牀。輿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纔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管人汲不說繻屬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料。浴用絺巾。掇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弃于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甸人爲塋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賁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掇用巾如它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弃于坎。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筭。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旣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簋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期之喪三不食。

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梁肉若有酒醴則辭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簞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紵不在列

喪服大記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紵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
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紵如朝服絞
一幅爲三不辟紵五幅無紵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
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卽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筭

君相衣相衾大夫士猶小斂也。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皆爲侍。士是斂。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綯不紐。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凡斂者六人。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黼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君將大斂，子弁經，卽位于序端。卿大夫卽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綯，給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大夫之喪，將大斂，旣鋪綯，給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卽位于序端。卿大夫卽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鋪綯，給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

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紼踊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君大夫馮
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
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
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興必踊 父母
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由非喪事不言君爲廬宮之大夫士禮之 旣葬柱楣塗
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 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 旣葬與人
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 君旣葬王政入於國旣卒哭而
服王事大夫士旣葬公政入於家旣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旣練居堊室
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旣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
矣故也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
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苦喪父母旣練而歸期九
月者旣葬而歸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大夫士父母之喪旣練而歸朔
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旣卒哭而歸 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卽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返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君弔則復殯服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人升堂卽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大夫君不迎于門外人卽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卽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君弔見尸柩而後踊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棨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

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君裏棺用朱絲用雜金鍔大夫裏棺用玄絲用牛骨鍔
士不絲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 君
大夫髻爪實于絲中土埋之 君殯用輅橫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輅橫置于西
序塗不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
加魚腊焉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黼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
五采五貝黼翼二黻翼二畫翼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
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翼二畫翼二
皆戴綬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
二齊三采一貝畫翼二皆戴綬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 君葬用輅四綽二碑御
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輅二綽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綽無碑比出宮御棺用
功布 凡封用綽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威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
士哭者相止也 君松槨大夫柏槨士雜木槨 棺槨之間君容柩大夫容壺士容
飯 君裏槨虞篋大夫不裏槨士不虞篋

祭法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餘不變也○天下有五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祫壇墀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祫有二祫享嘗乃止去祫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

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鄩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爲

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害。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祭義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敬則善。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

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作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齊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慤慤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 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 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慤慤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

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有必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教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祭之日。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

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饔飧以割取腍膋。乃退。燭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膋蕭。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鯪。加以鬱鬯。以報魄也。

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是故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醕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九孝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畢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綽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旣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

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慢易焉。故德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錯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爲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戕及於親。敢不敬乎。亨孰羶臠。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

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旣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旣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間也。善如爾之間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慎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

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狝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狝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摠干，所以

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誠，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愬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祭統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謂之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

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以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褱立於東房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及迎牲君執紼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淺水君執鸞刀羞齊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

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櫛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義也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祿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夫祭有餼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餼其是已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餼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饌君與卿四人餼君起大夫六人餼臣餼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餼賤餼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餼上之餘也凡餼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餼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

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
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
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
曰祭者教之本也曰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
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
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
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
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
之義也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
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
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
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犬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
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犬廟示不敢

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 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夫祭有畀燂胞翟闇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燂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闇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禴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

禘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澼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爲民父母矣。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銘者論譏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旣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

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有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貳。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古之君子論譏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此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經解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

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

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哀公問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

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卽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行之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旣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

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懷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

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仲尼燕居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

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子曰明乎郊社之義當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昧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子曰禮者何也卽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偃偃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昧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子曰愼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猷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

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輿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輿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

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旣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孔子問居

孔子問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旣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旣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旣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

達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坊記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成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尙猶患之。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

至於已斯亡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僇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僇死而號無告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尙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漸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玉度是錡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

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瘵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醴酒在堂澄酒在下示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霑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偯也子云死民之卒

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唯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卽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畲。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芣苢。無以下體。德音莫遠。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

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
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
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
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
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
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
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中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
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
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

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

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鸛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子曰。鬼神之爲德。

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祐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

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

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

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蓂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壹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

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

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詩曰。衣錦尙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

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表記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懾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子曰：楊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僇。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撿，恭以遠恥。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儻焉如不終日。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

相見也。欲民之母相親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之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慤怍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人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之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輿如毛，民

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子曰：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惟鷦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

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尙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事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尙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

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憊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尙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憺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利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尙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

以女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譏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愼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鸛之姜姜鵲之責責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贈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餒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

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蓄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
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子
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
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
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 子曰后
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
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
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緇衣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
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子曰夫民教

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泄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格德行四國順之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紼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

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讐于儀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詒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

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子曰：有國者，章善黜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

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兗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道。尹吉曰：惟尹躬太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曰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

以威儀。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奔喪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若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至於家人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

東卽位西鄉哭成踊襲經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卽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經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塾卽位與主人拾踊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卽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卽主人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卽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 齊衰以下不及

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卽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卽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經紱。帶卽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束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卽位。哭盡哀。而束免經。卽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總麻卽位而哭。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爲位。不奠。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

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凡爲位者，壹袒。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尙左手。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後襲於士襲而後拜之。

問喪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冒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

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
悵焉。愴焉。慄焉。慄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饗之。徼幸復反也。成壙而歸
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
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
死。悲哀志慙。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
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
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或問曰。
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
免。僂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
女子哭泣悲哀。擊臂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或問曰。免者以
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
矣。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
曰。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

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服問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殯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殯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殯則否。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世子不爲天子服。君所主夫人，妻天子適婦。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天子如士服。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隸乘從服。唯君所服。

服也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間傳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窆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總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總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總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說經帶齊

衰之喪居堊室。芻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總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芻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線緣要經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緇。無所不佩。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三年問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菹杖。居倚廬。食粥。寢苦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踯躅焉。跼蹐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爲

隆總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深衣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袷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續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投壺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盤還曰辟已拜受矢進卽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命弦者曰請奏狸首間若一犬師曰諾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爲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卒投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爲純一純以取一筭爲奇遂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均則曰左右鈞命酌曰請行醵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筭多少視其坐籌室中

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筭長尺二寸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魯令弟子辭曰毋撫毋敖毋僭立毋踰言僭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撫毋敖毋僭立毋踰言若是者淨

魯鼓半

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魯鼓○○○○○○半○○○○○○○

薛 鼓

○○○□○

儒行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

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簞門圭窬。蓬戶褰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蒼之不敢以疑上。

若不敢以詔其仕有如此者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諱詔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而翹之又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

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恩君王。不累長上。不閱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

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諱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諱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

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

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瞻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儻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予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

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冠義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簪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

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昏義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醮所以合體同

尊卑以親之也。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執筭、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舅，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

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

鄉飲酒義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中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賓主象天地也介饌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

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祭薦祭酒敬禮也。齊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饌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

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別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事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蠡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

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備藏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射義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

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貢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旣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射之爲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

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紕地是也。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燕義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

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天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荅拜之禮無不荅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荅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

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聘義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於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既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覲致饗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

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

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喪服四制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其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主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

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
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髻偃者不袒跛者不踊老
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
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
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
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
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
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二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禮斬衰之喪
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父母
之喪衰冠繩纓膏履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
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
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禮記終

鄭氏注曰凡萬九千二十字歐陽公讀書法作一十字

春秋左傳

隱公

○隱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經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公子益師卒。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犬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

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爲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其是之謂乎○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有蜚不爲災亦不書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衆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經二年春公會戎于潛○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鄭人伐衛

傳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

歸夏莒人人向以姜氏還○司空無駭入極費序父勝之○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經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三月庚戌天王崩○夏四月辛卯君氏卒○秋武氏子來求賻○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癸未葬宋穆公

傳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繁采蘋

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卽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庚戌鄭伯之車償于濟○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眄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

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經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彘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傳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敵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

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羣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卽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采。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泄殺州吁于濮。石碯使其宰孺羊肩泄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卽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經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邾人鄭人伐宋。○螟。○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宋人伐鄭。圍長葛。○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二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

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衛之亂也。邾人侵衛。故衛師入邾。○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冬十二月辛巳。臧

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

經六年春，鄭人來渝平。○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秋七月。○冬，宋人取長葛。

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蠹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秋，宋人取長葛。○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葭，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經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滕侯卒○夏城中丘○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傳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夏城中丘書不時也○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澠盟壬申及鄭伯盟畎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澠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

經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八月葬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螟○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傳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犬

丘○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祓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祓不祀泰山也○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

經九年春天采使南季來聘○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挾卒○夏城郎○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

傳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夏城郎書不時也○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

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郕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殲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經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傳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爲師期○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郕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蔡人衛人邾人不會王命○秋七月

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旣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經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傳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賜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夏公會鄭伯于輔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公孫闕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螯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螯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

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實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糴，行出太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王取鄆、劉、蕢、邾之田于鄭，而與鄭。

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陽邲攢茅而盟州陘隕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爲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爲氏立桓公而討爲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

桓公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秋大水。○冬十月。

傳元年春公卽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爲大水○冬鄭伯拜盟○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滕子來朝○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秋七月杞侯來朝○蔡侯鄭伯會于鄧○九月入杞○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郕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

大羹不致。粢食不_豐。昭其儉也。衰裳黻_黻斑帶裳幅舄_舄衡紃紘_紘緼_緼。昭其度也。藻率鞞_鞞鞞_鞞。昭其數也。火龍黼黻_{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_{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_{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_{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郛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九月。入杞。討不敬也。○公及我盟于唐。脩舊好也。○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

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傳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立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

經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傳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爲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絙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會于贏，成昏于齊也。○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秋，公子翬如齊逆女，脩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

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傳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如紀○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葬陳桓公○城祝丘○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大雩○蠡○冬州公如曹

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旣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

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旆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仍叔之子弱也○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經六年春正月寔來○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秋八月壬午大閱蔡人殺陳佗○九月丁卯子同生○冬紀侯來朝

傳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

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饑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癘蠹也。謂其備腍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譏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夏。會于成紀。來諸謀齊難也。○北戎伐齊。齊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師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餽。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

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秋，大閱簡車馬也。○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夏，盟向，求成于鄭。旣而背之。○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邾。○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天王使家父來聘。○夏五月丁丑，烝。○秋，伐邾。○冬十月雨雪。○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傳八年春滅翼。○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雖有釁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

經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傳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鄧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聘。甥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鄧人宵潰。○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冬，曹大夫來朝。賓。

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傳十年春曹桓公卒。○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旃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餽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

經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傳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

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鄢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鄢。鄢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鄢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鄢師於蒲騷，卒盟而還。○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姁，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經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于盧○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三月葬衛宣公○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人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

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鄭人來請脩好

經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傳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夏鄭子人來尋盟且脩曹之會○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

經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三月乙未天王崩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葛人來朝○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堵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冬會于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經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傳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冬城向書時也○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華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

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經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癸巳葬蔡桓侯○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傳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及邾儀父盟于越尋蔑之盟也○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伐邾宋志也○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曰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亯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澠○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譎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亶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亶而轅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莊公

○經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夏單伯送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王姬歸于齊○齊師遷紀邾鄆部

傳元年春不稱卽位文姜出故也○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爲外禮也。

經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秋七月齊王姬卒○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乙酉宋公馮卒

傳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

經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秋紀季以鄫入于齊○冬公次于滑

傳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夏五月葬桓王緩也○秋紀季以鄫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經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三月紀伯姬卒○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傳四年春王正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

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楸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澆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經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秋邾犁來來朝○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傳五年秋邾犁來來朝名未王命也○冬伐衛納惠公也

經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秋公至自伐衛○螟○冬齊人來歸衛俘

傳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寧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卽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

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經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秋大水○無麥苗○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傳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夏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經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傳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脩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

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紉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蔡，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薳。○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冬，浚洙。

○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薳，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

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二月公侵宋○三月宋人遷宿○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傳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

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嬀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華。以蔡侯獻舞歸。○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齊 邾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鄧。○秋。宋大水。○冬。王姬歸于齊。

邾十一年。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鄧。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雋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旣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冬。齊侯來逆共姬。○乘丘之役。公以

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黜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十月宋萬出奔陳

傳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弃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夏六月齊人滅遂○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傳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宋人背北杏之會

經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秋七月荆入蔡○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酈

傳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覺焉妖不自作人亦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二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

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蔡哀侯爲華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冬會于鄆宋服故也

經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夏夫人姜氏如齊○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鄆○鄭人侵宋○冬十月

傳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秋諸侯爲宋伐鄆○鄭人間之而侵宋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鄆○秋荆伐鄆○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於幽○邾子克卒

傳十六年夏諸侯伐鄆宋故也○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鄆及櫟爲不禮故也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闕弔強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

足○冬同盟于幽鄭成也○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薦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夏齊人殲于遂○秋鄭詹自齊逃來○冬多麋

傳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夏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濟西○秋有蜚○冬十月

傳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實惠后○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秋有蜚爲災也○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使閻敖尹之及文王卽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閻敖游涌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夫人姜氏如莒○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傳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渚還鬬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謁陵還及淝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鬬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初鬬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鬬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爲大閹謂之犬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鬬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爲國爲之師及惠王卽位取爲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爲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經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秋七月○冬齊人伐戎

傳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於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鄆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

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盡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傳二十一年春晉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珪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虢

經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癸丑葬我小君文姜○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冬公如齊納幣

傳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

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三三之否三三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美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太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經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荆人來聘○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秋丹桓宮楹○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傳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晉桓莊之族偃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秋丹桓宮之楹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郭公

傳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曰

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晉士蔭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蔭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經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伯姬歸于杞○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冬公子友如陳○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應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晉士蔭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經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傳二十六年春晉士蔭爲大司空○夏士蔭城絳以深其宮○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冬杞伯姬來○莒慶來逆叔姬○杞伯來朝○公會齊侯于城濮

傳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弃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夏四月丁未邾子瑱卒○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冬築郕○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傳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晉獻公娶于賈無子

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耦○楚令尹子元欲讎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讐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鬪御驪鬪梧耿之不比爲旃鬪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

都曰城

經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夏鄭人侵許○秋有蜚○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城諸及防

傳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廡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秋有蜚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樊皮叛王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鄆○八月癸亥葬紀叔姬○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傳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鬪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鬪班殺子元鬪穀於莧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經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秋築臺于秦○冬不雨

○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經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狄伐邢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爲管仲也○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闔享焉神賜之土田史闔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闕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

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卽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閔公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冬齊仲孫來

傳元年春不書卽位亂故也○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

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蔣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三三之比三三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冬齊高子來盟○十有二月狄入衛○

鄭棄其師

○閔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夏。吉禘于莊公。速也。○初。公傅奪卜。齋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齋賊公于武闕。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三三之乾。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三三之乾。三三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決。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

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

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憑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衣之彪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闕之彪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賑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彪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彪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在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弃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

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僖公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櫟○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繁○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人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犂謀救鄭也○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繁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滅下陽○秋

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冬十月不雨。○楚人侵鄭。

○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冀之旣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秋盟于貫，服江黃也。○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冬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徐人取舒。○六月雨。○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冬公子友如齊，湫盟。○楚人伐鄭。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日旱，不爲災也。○秋會于陽穀。

謀伐楚也。○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澮盟。○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弔德不祥。○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許男新臣卒。○楚屬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齊人執陳轅濤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八月公至自伐楚。○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犬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

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濬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濬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屏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濬○秋伐陳討不忠也○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妾斂○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濬○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尙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犬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

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邇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杞伯姬來朝其子。○夏，公孫茲如卒。○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

邇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實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慙，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愼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愼？退而賦曰：狐裘尫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夏，公孫

茲如牟娶焉。○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尙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

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鵲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贖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經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

圍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

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經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鄭殺其大夫申侯。○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旣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旣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

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好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揔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誓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于洮。鄭伯乞盟。○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遇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秋七月乙酉伯姬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晉侯僖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九月晉獻公卒

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鬪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

也又曰不僧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宋襄公卽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溫溫子奔衛○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秋七月○冬大雨雪

傳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卽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平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晉侯改葬共大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大子大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平

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驪。猷。鬻。虎。特。富。山。祁。皆里平之黨也。平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經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黃。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夏。揚拒泉。皐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

丑陳侯杵臼卒

傳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愷君子神所勞矣

經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傳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

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經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秋八月辛卯沙鹿崩○狄侵鄭○冬蔡侯貜卒

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晉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弃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弃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鄆○己卯晦震

夷伯之廟○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卽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秋伐厲以救徐也○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三三曰干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

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憤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薄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懷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慙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旣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

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三三之睽。三三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盍也。女承筐亦無貺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羸敗姬。車說其輶。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弃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

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沓背憎職競由人○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平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邇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三月壬申公

子季友卒○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是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遇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成周○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十二月會于淮謀鄆且東略也城鄆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夏晉大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

焉○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十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鹹齊師敗績○狄救齊○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十有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旣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鹹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苑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從師

于訾。蜚狄師還。○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經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鄆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鄆子用之。○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梁亡。

傳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園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

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經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夏郕子來朝○五月乙巳西宮災○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啟塞從時○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秋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麇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經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夏大旱○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傳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

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犬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晉大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

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奔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蠶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虜。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

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也○丙子晨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繚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經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圍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

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廬。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

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下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韃。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

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
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
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晉侯夷吾卒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人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
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
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
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
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
呂卻畏偃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
宿女卽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
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
及難君命無二舌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卽位其無

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縻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攜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弃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慰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

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卽衛鄭公子士洩堵俞瀾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邾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邲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卽聾從昧與頑用闇姦之大者也弃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弃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闇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

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淪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頑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惓王又啟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頑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畎國人納之秋頑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汜大叔以隗氏居于溫○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鷦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慝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牖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

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鄆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經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宋殺其大夫○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傳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三三之睽三三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

暎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欒茅之田。晉於是始起南陽。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秋，秦晉伐都，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保輿。人以圍商密。晉而傳焉，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口，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

師至鄆不及○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卽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卽晉冬

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縉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實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成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秋入杞責無禮也○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暎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尙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

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爲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經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

衛衛元咺出奔晉○陳侯款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圖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僇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僇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犢顓頊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燕僇負羈氏魏犢傷於胥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犢束胄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顓

諷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旣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

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昔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鄴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盥其戰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旣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鞞鞅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

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秦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旣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驪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玼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陳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櫜，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冀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

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薦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歆太華仲前驅叔孫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歆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旂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

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籥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簠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經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公至自圍許○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秋大雨雹○冬介葛盧來

二十九年春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夏公會王子虎

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秋大雨雹爲災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經三十年春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晉人秦人圍鄭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圍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黻治廕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旣服將命周黻先入及門遇疾而死治廕辭卿○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不利焉

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經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

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

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
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
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
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
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經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
姜戎敗秦師于殽○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
伐邾○晉人敗狄于箕○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三十三年春晉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尙幼觀之
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犢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
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

遽告于鄭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

公命贈孟明孟稽首曰君之惠不以曩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狄侵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縛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爲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卽安也○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

門于桔槔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斂而葬之鄩城之下。○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文公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師。○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頽。○公孫敖如齊。

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

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夏四月丁巳葬僖公。○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絳。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子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蠶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旣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

爲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穀之役晉人旣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

經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丁丑作僖公主○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

閏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鞠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殺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

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其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旣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隤晉討衛故也書士穀堪其事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

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縣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姜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卽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桑盛孝也孝禮之始也○經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夏五月王子虎卒○秦人伐晉○秋楚人圍江○雨蟲于宋○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衛侯如陳拜晉成也○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蘋，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秋雨蝨于宋隊而死也。○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愼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經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傳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夏，衛侯如晉，拜曹伯如晉會。正。○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

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秋晉侯伐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琕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冬成風薨

經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都○秋楚人滅六○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傳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初都叛楚卽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都○六人叛楚卽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子變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

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弔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

經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閏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沔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旣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

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卽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偃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鄆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

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弃時政也何以爲民

經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郛○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蒞盟

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三月甲戌取須句寅文公子焉非禮也○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矐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

根無所庇陰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卽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實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弃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偃，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董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旣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

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
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士會在
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
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鄆
舒且讓之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
也○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
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穆伯娶于莒曰
戴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爲襄仲聘焉○
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泚盟且爲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
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
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啟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
之復爲兄弟如初從之○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
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

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經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朱司城來奔

傳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秋襄王崩○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

官皆貴之也○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葦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

經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夫人姜氏如齊○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冬楚子使椒來聘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隧○葬曹共公

傳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龙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伐陳懼乃及楚平○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

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經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楚殺其大夫宜申○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圍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初楚范巫喬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訟漢沂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爲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

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苟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厥貉之會麋子逃歸

邇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麋○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秋曹伯來朝○公子
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邇十一年春楚子伐麋成大心敗麋師於防渚潘崇復伐麋至于錫允○夏叔仲惠
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秋曹文公來朝卽位而來見也○襄仲
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鄭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
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繇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
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櫓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
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彤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
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彤班使食
其征謂之彤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
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鄭瞞由是遂亡○邾大

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

經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邲伯來奔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夏楚人圍巢○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十二年春邲伯卒邲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邲邾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邲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客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

卻缺將上軍，史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城諸及鄆書時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貜蓀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室屋壞。○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

閏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

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荅拜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宋子哀來奔○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傳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子叔姬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貨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卽位○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

憾將免我乎爾爲之○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戢黎及叔麋誘之遂殺鬬克及公子燮初鬬克囚于秦秦有殺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二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

執之又執子叔姬

經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傳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爲敏○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卅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聲己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

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太城焉曰入之○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

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經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問○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鄆丘○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瀝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窓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

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僚、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訖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夫人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鱣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旣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弃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旣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旣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以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卽位，使母弟須爲司城，華耦卒而使

蕩虺爲司馬

經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

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不德則其鹿也鉅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儵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堵池爲質焉○秋周甘歆敗戎于邲垂乘其飲酒也○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爲質于晉○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罃卒○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莒弑其君庶其

閏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尙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齊懿

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中池二人浴于池歆以扑扶職職怒歆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旣而復叔仲氏○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平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莒紀公子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

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
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
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
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
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
人蒼舒隕欽檮杌大臨彤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
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
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
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
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
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
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

言告之則頑舍之則闢徼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櫛杙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饗饗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杙饗饗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爲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爲司寇以靖國人

宣公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

月齊人取濟西田○秋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冬晉趙穿帥師侵崇○晉人宋人伐鄭

○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爲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

臯○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旣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瞞其腹弃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尙多弃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

乃去之。○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實諸舂，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衰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衰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臯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覺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爲？」鬪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賓諸橐，以與之。旣而與爲公介，倒載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

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王申朝于武宮○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卽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

經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葬匡王○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閏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晉侯伐鄭及邲鄭及晉平士會入盟○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

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夏楚人侵鄭，鄭卽晉故也。○宋文公卽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旣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媯，生子華。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醢之。及葉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

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姑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

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
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
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憾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
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
子越爲司馬蔣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已爲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
若敖氏之族圍伯嬴於轅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玉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
師于漳滏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澣伯勞射王沐輅及鼓附著於丁寧
又射沐輅以貫笠輅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勞竊其二
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邲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
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弃諸夢中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以告遂
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
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命獨誰受
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

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經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楚人伐鄭

傳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卽自逆也○冬來反馬也○楚子伐鄭陳及楚平荀林父救鄭伐陳

經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螽○冬十月

傳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卽楚故也○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楚人伐鄭取成而還○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二三之離三三弗過之矣間一歲鄭人殺之

經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冬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閏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子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閏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戊子夫人嬴氏薨○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城平陽○楚師伐陳

閏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爲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萑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城平陽書時也○陳及晉平楚

師伐陳取成而還

經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秋取根牟○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洩冶

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秋取根牟言易也○滕昭公卒○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効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經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

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饑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公如齊奔喪○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廡射而殺之二子奔楚○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秋劉康公來報聘○師伐邾取繹○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國武子來報聘○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遂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欒函○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郟○令尹爲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審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餼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晉卻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欒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

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微事于晉

經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郟晉師敗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太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塗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微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

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旣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薦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尋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平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

泂曰於饒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有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三之臨三三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謂之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鄆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旣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施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

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筮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

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之辱莠子以爲詔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櫟輿於前射櫟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櫟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旣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櫟射一櫟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莠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

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蒧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

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
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憖之脫屣少進馬還又憖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
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弃車而
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旃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
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
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
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
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郟晉之
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
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
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
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
禁暴戢兵保太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

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

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柰何？曰：目於胥井而拯之。若爲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經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經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

子圍宋○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夏晉侯伐鄭爲郕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秋螽○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初稅畝○冬螽生○饑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弃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貲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荅申

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僞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僞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僞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

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顓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顓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顓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顓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冬蝥生饑幸之也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夏成周宣榭火○秋郟伯姬來歸○冬大有年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

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秋郟伯姬來歸出也○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殺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

經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卻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

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旣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變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爲政○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經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甲戌楚子旅卒○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緝以公子彊爲質于

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秋邾人戕鄆子于鄆凡自處其君曰弑自外曰戕○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旣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旣復命祖括髮卽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成公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三月作丘甲○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冬十月

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爲齊難故作丘甲○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秋王人來告敗○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

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經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冬楚師鄭師侵衛○十一月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鞞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

子桓子是以免。旣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旣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華。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

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卽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轡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蔑爲右載齊侯以兔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

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
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
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
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旣而問之辟司徒
之妻也予之石玦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
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
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
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
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
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
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
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子實不優而弃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

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桡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輪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爲？○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

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郟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營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郟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卽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於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

益於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平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卽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鉞織紵，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賈盟也。

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匿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八同者衆也○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乙亥葬宋文公○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廬咎如○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鄭伐許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鄭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鄭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

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廩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廩咎如潰上失民也○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鞅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賞鞏之功也○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營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實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營善

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經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

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鄭伯伐許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夏公如晉晉侯見公

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

侯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

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

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

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

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

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

知二國之成○晉趙嬰通于趙莊姬

經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梁

山崩○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十

一月己酉定王崩

經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取鄆○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二月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取鄆言易也○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錐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弃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墮之疾

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
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
于新田○六月鄭悼公卒○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
也○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
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欒諸桑隧趙同趙
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
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
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師之欲戰者
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
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
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經七年春王正月驪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驪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吳伐鄭○夏五
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吳入州來○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七年春吳伐鄭鄭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夏曹宣公來朝○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卽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闔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闔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恡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

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衛定公患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衛人來媵

閏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

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聲伯如莒逆也○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卻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秋召桓公來賜公命○晉侯使中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晉士燮來聘言伐郟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

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邾○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經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逆叔姬爲我也○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疆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武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二月伯姬歸于宋○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

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晉人來媵禮也○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潁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以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人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

蒯雖有姬姜無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置言備之不可以已也○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城中城書時也○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人來媵○丙午晉侯孺卒○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十年春晉侯使糴伐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緡夏四月鄭人殺緡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爲質辛巳鄭伯歸○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

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肅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肅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羅茷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諱之，故不書諱之也。

經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卻棼來聘，己丑，及卻棼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卻棼來聘，且蒞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嬖，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卻棼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烏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

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泄盟也。○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晉郤至與周爭鄆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卽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旣許晉羅茝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黶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犇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何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邇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瑱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贊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狄人問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晉卻至如楚聘且泄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卻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覲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

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忍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蒞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經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廬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閏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愼弃君命也不亡何爲○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

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敦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齋戎有受賑神之節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擧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旣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送我殺地好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隳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貶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螽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

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弃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諸侯還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旣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

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卻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營佐之趙旃將新軍卻至佐之卻毅御戎欒鍼爲右孟獻子曰晉師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還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駟孫叔孫知○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邕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棼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

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
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
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
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
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
之○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嬖之子伋以爲大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
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
於未亡人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
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實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
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至自會○夏六
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

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魴、邾人會吳于鍾離。○許遷于葉。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夏六月，宋共公卒。○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陘，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

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戍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滋，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晉二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犂奔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許靈公畏偏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邇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

楚子鄭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曹伯歸自京師。○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丘。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棼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汧陂。退舍於夫渠。不傲鄭人。覆之。敗諸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爲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偃居守。卻棼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

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潰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

書曰楚師輕窵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蹇合而加蹇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蹇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曰南國蹇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蹇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尙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

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夢呂錡射。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弋。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隸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蒯綸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弋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筏。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

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復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壤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

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徹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卻犇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卻犇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卽位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爲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宣伯使告卻犇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

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荅丘公還待于軫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犢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爲讎治之何及郤犢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及郤犢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閒於卿○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愼其細也今而明之

其可乎

經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晉侯使荀偃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卒于狸臚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楚人滅舒庸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孺爲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晉范文子反自鄆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閔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

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則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狸脈，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犇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旣矯亦嬖於厲公。

欒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筏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師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卻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卻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卻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卻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紼。而僞訟者。三卻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

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弑其君州蒲○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丁未葬我君成公

僖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遂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齊爲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二月乙酉朔晉侯悼公卽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脩士蔦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

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公如晉朝嗣君也○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郛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八月邾宣公來朝卽位而來見也○築鹿囿書不時也○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得

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杠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

襄公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營來聘

隱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爲質於晉○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

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郕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郕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踰卒。○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楚殺其大夫公子申。○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櫝以自爲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爲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

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踰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營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樺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營帥師伐許

○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旣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病而卒。○公如晉。始朝也。○夏。盟于長樛。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晉爲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於郕外。○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詔。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

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立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爲中軍司馬。士宮爲候奄。○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經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嬖氏薨。葬。

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秋定嬖薨不殯于廟無槨不處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已樹六槨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槨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

謂乎○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鄆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鄆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編小闕而爲罪寡君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圉熊羆彤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

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取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咸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鬻魯於是乎始鬻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經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公至自會○冬成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

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五年春公至自晉○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穆叔覲鄆大子于晉以成屬鄆書曰叔孫豹鄆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秋大雩旱也○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扁扁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鄆爲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

謂忠乎

經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鄆○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莒人滅鄆鄆恃賂也○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鄆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鄆高厚崔杼定其田

經七年春邾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邾不從乃免牲○小邾子來朝○城費○秋季

孫宿如衛○八月螽○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陳侯逃歸

閏七年春邾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隱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

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懷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懷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鄭僖公之爲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衛。○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

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鄆田○秋九月大雩旱也○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蟠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

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駢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敝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行李告于寡君。而卽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句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經九年春。宋災。○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

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楚子伐鄭

○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舂掘具緋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戍討左亦如之使樂過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郛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徹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昧以出內火是故昧爲鷄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三三史曰是謂艮之隨三三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

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弃位而姦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郈從荀罃士匄門于鄆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郕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餼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

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騂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董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騂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

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祿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寶，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

薛伯柏伯小邾子伐鄭○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十年春會于柟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夏四月戊午會于柟○晉荀偃士匄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營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邾人紇挾之以出門者狄麇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衛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營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師老夫以至于此旣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

之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荀偃辭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荀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偃陽嬖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生秦不茲事仲尼○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母庚午圍宋門于桐門○晉荀偃伐秦報其侵也○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還圍蕭八

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伐鄭齊崔杼使犬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已酉師于牛首○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刼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做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驍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駟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事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

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矯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嘗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苟營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度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簞門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驛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簞門閭竇其能

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白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簞門閨寶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夏四月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楚執鄭行人良霄○冬秦人伐晉

閏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鄭人患晉楚之

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乃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陰。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敵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瀘。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應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問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奭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

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輶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鐃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

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經十有二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圖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閏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圖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爲公盤○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逆之○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

經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郟○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夏邾亂分爲三師救邾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犬師焉曰滅弗地曰入○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句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句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利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尙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細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恆必由之○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

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鄆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竈突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康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鄭良霄犬宰石彘猶在楚石彘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偏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尚○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

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蔓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已未衛侯出奔齊○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蔓莒人邾人于戚

閏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燭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獄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

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費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卽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吳子諸樊旣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蟠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入多死鄭司馬子蟠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嘗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

遷延之役。欒黶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憤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衛獻公戒孫文子寧、惠子食皆服而朝，曰：「盱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

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河澤鄆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輶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家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犬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卽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

狐裘而羔袖乃敕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冀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薨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主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適

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帥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有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祚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國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經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秋八月丁巳

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團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蔣子馮爲大司馬，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公子追舒爲箴尹，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覲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伐師，慧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駟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實諸卡。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

公卒遂不克會○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驕送葬○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卽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

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董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驥聞將伐許遂相鄭
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夏六月次
于械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變驢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
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秋齊侯圍郕
孟孺子速微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冬穆叔如晉聘
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
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
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
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苟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秋齊
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冬
邾人伐我南鄙

○襄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卑宋也○衛孫蒯田于曹墜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聊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緊繆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癘狗癘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功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

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齊晏桓子卒。晏嬰纍纍。斬直經帶杖膏履。食露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

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八年。春。白狄始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載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轂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

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而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郭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櫓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

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東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澠南及沂○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卽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矯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爲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

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漚水○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城西郭○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漚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瘰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

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釀聲姬生光以爲大子諸子仲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卽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漚藍而

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樓會夜縋納師醢衛于軍○城西郛懼齊也○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衛石共子卒悼子不衰孔成子曰是謂壓其本必不有其宗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仲孫

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楚○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圍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齊子初聘于齊禮也○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

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闕丘來奔○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邾庶其以漆闕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卑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

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齊侯使慶佐爲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蔣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肅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

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稽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壓不能。

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厲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惟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轅轅○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會於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爲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卽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驍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驍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耐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秋欒盈自楚適齊

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愼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蓮子馮爲令尹。公黜子爲司馬。屈建爲莫敖。有寵於蓮子者八人。皆

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
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
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
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
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十二月鄭游販將歸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
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
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夏邾畀我來
奔○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晉欒盈
復入于晉入于曲沃○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己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

圍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爲鄰國闕○陳侯
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

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綰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

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木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梁御。王孫揮召揚爲右，申驅成秩御。莒恆申鮮虞之，傳摯爲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武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啓牟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爲右，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

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鄆郛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釐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

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口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

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

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叔孫豹如京師○大饑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犬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

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齊侯旣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蓬啓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蓬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櫟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鄆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旣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冑於囊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旣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

同乘兄弟也故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齊人城郊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旣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三三之大過三三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釐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

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勿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掇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邠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僕。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慶蔑于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

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嬖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晉侯濟自泝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

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紼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蕩爲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遇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衛獻公入于夷儀○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之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

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墜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犬姬天誘其衷啓敝邑之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也○楚蔣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蔣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旣成以授子木禮也○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

是君也死彊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蔦子之功也，以與蔦掩。」○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呼！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郕。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澠盟。秦伯車如晉，澠盟。成而不結。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

術復歸于衛○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嬖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嬖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嬖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

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己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悼子曰雖然不可以己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犬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圍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

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寧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

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鸞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爲亂，旣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

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享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閹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

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窵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亭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

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燬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

失政也○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齊人城郊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甕入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奭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鮒出奔晉○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冬十有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衆出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衛甯

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祗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鱣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犬叔儀不貳能替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

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斲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王。」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

用有信犬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旣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

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尙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寅遂如楚淝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犬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閭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犬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

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病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

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癸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楚薳罷如晉蒍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

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邾悼公來朝。時事也。○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送。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恆有子禍。○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太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懼子太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

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之願。三三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禪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貉。周楚惡之。○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太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

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饗人竊更之以鷙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癸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懷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犬公之廟慶舍洩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妻爲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

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薨。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旣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郕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郕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郕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利用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

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爲忠。故有寵。釋廬蒲。嬖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不十人不足。以葬。旣。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迂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遷。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衍卒○閏弑吳子餘祭○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吳子使札來聘○秋九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冬仲孫羯如晉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禭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禭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被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卽位王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旣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

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吳人伐楚獲俘焉以爲閭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閭以刀弑之○鄭子展卒子皮卽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其弃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弃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弃同卽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

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鄆鼓父黨叔爲一耦。○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尙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卽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可必瘡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

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犬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淵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鄩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箏、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慙懣。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懣。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箴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

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綯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秋九月，齊公孫薑、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爲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請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鄰。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實廩。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卽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佖夫○王子瑕奔晉○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圍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

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旣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懷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三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二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媼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媼乎？勉事之而後可。」○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弑景侯○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鳶遂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穀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或曰于宋大廟曰謫謫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謫謫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六月鄭子產如陳蒞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旣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

助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做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歛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王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潰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禭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旣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且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姬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爲

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薑。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旣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愼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慝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

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己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秦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儉，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

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旣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工偃灑滑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己亥。孟孝伯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長立。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

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情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癸酉，葬襄公。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閤，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之不問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塏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

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
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以命之雖君之
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
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
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
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
知之矣○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
輿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
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吳子使屈狐庸聘于
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闔戔戴吳天似啓之何
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
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
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

段廷勞于棗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犬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犬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犬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

吾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

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故之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昭公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三月取鄆○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吳。○叔弓帥師疆郕田。○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公子比出奔晉。

○閏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旣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瑱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囊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於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

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年矣再合諸侯二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養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

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潰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鏗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己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

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姚姒。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省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鵲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

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曰小國爲蠻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龙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儻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爲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入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卽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叔孫歸會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會天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黷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

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旣而囊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人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

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惕曰：「其與幾何？」○鄭爲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牙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督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

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曰：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洧，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蓀、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禱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

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胙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避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愒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愒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

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寵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三三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擊櫟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廋尹子皙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犂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楚靈王卽

位薳罷爲令尹薳收疆爲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邾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沐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溫庚戌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閏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閏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絲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疆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

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驪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楮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經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北燕伯款出奔齊

閏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

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大公子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煖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

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愒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胙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胙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胙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蹶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

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義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之爲其復取之之故○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薑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

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冀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八月大雩旱也○齊侯田於菖盧蒲嬖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嬖于北燕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旣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嬖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經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九月取鄆○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驪於二三君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獄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

脩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克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晉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

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蓄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蓄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

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主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沃而懷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以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釜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櫟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櫟從之。遣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櫟。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

韋龜與公子奔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九月取鄆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鄆鄆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蠶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咸尹宜咎城鍾離蓬啓疆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王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顴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

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薺，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鍾，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曰：「入弗謁，出命之。」及賓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今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

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弃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經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楚殺其大夫屈申○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蟬泉○秦伯卒○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殽曰子固欲毀中軍旣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旣葬而

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卽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三三之謙，三三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之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楚子以屈伸爲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爲莫敖。

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患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犬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閭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蓬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

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覲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餼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櫟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

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辭不敢見。禮也。○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情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蓬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瓊。聞吳師出。蓬收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鵠岸。楚子以駟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覺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尙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殆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覺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斂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

名其誰能當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蓬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蓬啓彊待命于雩婁。禮也。○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經六年春王正月杞柏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秋九月大雩。○楚蓬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弛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

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胙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六月丙戌鄭災○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桓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蘋不抽屋不強句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爲暴主不恩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秋七月大雩旱也○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蕞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廐尹棄疾子蕩歸罪於蕞洩而殺之○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詔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邕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三月公如楚○叔孫婁如齊泲盟○夏四月甲辰朔日

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號。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侯黷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璫。玉。櫝。斚。耳。不克而還。○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卽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闔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臺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

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羣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楚子成章華之臺願以諸侯落之大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變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愼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

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餅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爲杞取成○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屨旣而悔之蓬啟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鄭子產聘于晉晉侯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

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

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腴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魋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武詩曰鸛鳴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臣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

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
一命而偃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釐於是鬻於是以餉余口其
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
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
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單獻公奔親用羈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十一月季武子卒
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
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樛樛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
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
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嬀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
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
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嬀始生
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

屯三三又曰余尙立繫尙克嘉之遇屯三三之比三三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經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秋蒐于紅○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傳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譴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譴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廐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智矣能言巧言如流俾射處休其是之謂

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叔弓如晉。賀廐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廐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秋。大蒐于緄。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字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

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使穿封戌爲陳公。曰：城麋之役，不詔，侍飲酒於玉。王曰：城麋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瞿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實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旣存矣。

經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夏四月，陳災。○秋，仲孫矖如齊。○冬，築郎囿。

傳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

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櫛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奔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遂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

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昧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昧。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經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矧帥師伐莒○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

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齊惠轅高氏皆者。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從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轅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轅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鉞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轅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轅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蘧利生孽。姑使無蘧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履。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

氏始大○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郕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
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
誰福哉○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婁齊國
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
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
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
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
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
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
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
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
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
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弃德曠宗以及其身不

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燬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經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仲孫矖會邾子盟于祿禚○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墜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中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五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

之何故不克然胙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祿禚脩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弃也僖子使助薳氏之筵反自祿禚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憖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順楚大而不德天將弃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禮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

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禴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九月，葬齊歸公。不惑，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十二月，單成公卒。○楚子城陳，蔡不羹使弃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實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實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弃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經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楚子伐徐○晉伐鮮虞

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諸將毀矣旣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壙弗毀則日中而壙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鄭之役莒人慙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慙遂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

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鴈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佖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六月葬鄭簡公○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臯歸○周原伯綏虐其輿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綏而立公子跪尋綏奔郊○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緄丁酉殺獻太子之傅庚皮之子過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媼也及此若因

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姑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慙謀季氏慙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三三之比三三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卽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蹠尹午陵尹喜帥

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郟、鄢，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鍼，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

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

其室及卽位。奪蓬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中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鬪韋龜中鱗。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蓬氏之族及蓬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弭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弃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

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則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夏將欲入鄢，韋尹無宇之子中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弃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園，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弃疾卽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

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欒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欒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旣復王問欒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華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尙得天下不吉投龜訴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旣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鬪韋龜屬成然焉且曰弃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一人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

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
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畢姓有亂必季實立楚
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
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
弃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
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
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
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
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驪賣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
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弃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
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與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
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郟故晉將以
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

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肸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肸者，擅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弃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恆由是。」

與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弃周公之後亦惟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饋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弃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關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

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脩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卽位。旣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吳滅州來。令尹子期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

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邇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閏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晉罪已也。○晉罪已。禮也。○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僞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

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秋八月，莒莒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郢以無忘舊勳。○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焉。○晉邢侯與雍子爭鄩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

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人叔弓卒。去樂卒事。○夏。蔡朝吳出奔鄆。○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墨之祲。非祭祥也。喪氣也。其在泄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泄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三子莫之如也。而在』」

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實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實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弃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韞歸○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

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鉞鉞。鉞鉞形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經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齊侯伐徐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鄭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尤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艱其是之謂乎○二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

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區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儉也。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儉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饕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賈諸賈人。旣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賈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

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買，毋或勾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驥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蘼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藉手以拜。」○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秋八月，晉昭公卒。○九月，大雩，旱也。鄭

大旱使屠擊祝款鑿桷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藝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經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鄭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冬有星孛于大辰○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芻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秋鄭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

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主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鵙鳩氏司馬也鴈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鷦鷯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鄉子而學之旣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襄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中須臾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

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暉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牽天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盥。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吳伐楚。陽句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尙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六月。邾人入郕。○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荄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三月曹平公卒。○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祀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商成公徹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熾。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鄩。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

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六月。邲人藉稻。邾人襲邲。邲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邲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邲夫人而舍其女。○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擱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

以啓貪人。荐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旣事晉矣。其敢有二心。○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經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楚子之在蔡也。鄭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卽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鄢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鄢俘。○夏。許悼公瘡。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

卒。大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邾人、郈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實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鄆，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贅婦。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緹而登，登者六十人，緹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讎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亂兵，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乎？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

臣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卽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禳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令尹子瑕言蹇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蹇由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

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旣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尙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尙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鱣。設諸焉。而耕於鄙。○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誅華亥。

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下。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忌。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鄆。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惠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龜寅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閔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驪自閔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駟。魋駟。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

常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烏析朱鉏宵從寶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寶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昭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寶將擲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及辱從者敢辭寶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于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

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疆向宜向鄭楚建郕甲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閭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輕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公子旣入華輕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齊侯疥遂痞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

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蛟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

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遼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旣戒旣平禮記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長短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

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之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玉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邇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蔡侯朱出奔楚○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洽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

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欂。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總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欂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墜。今蔡侯始卽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宋華費遂生華貜。華多僚。華登貜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貜相惡。乃譖諸公曰。貜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貜。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句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句欲殺多僚。

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白，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恠、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於是叔輒哭曰：『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盡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楊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楊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偃新居于新里。

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娃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爲觀。其御願爲。子祿御公子城。莊董爲右。干鑾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尙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矢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干鑾請一矢。城曰。余言汝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貍。曰。吾爲欒氏矣。貍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軀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

置在君蔡無他矣○公如晉及河訖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經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大蒐于昌間○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卒○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洫盟莒子如齊洫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曰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能無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

向寧華定華。驅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邊卬爲大司徒。樂祁爲司馬。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右師。樂輓爲大司寇。以靖國人。○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螽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螽。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晉之取鼓也。旣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蒯吳略東陽。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歸。使涉佗守之。○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頊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

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驪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卒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圍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鄆肸伐皇大敗獲鄆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園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盞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卽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晉人圍郊○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戊辰吳敗頓胡

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徵。○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王使告間。庚戌，還。○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亡弱茅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蹙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執人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取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

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奭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鄆。甲子。尹辛取西闔。丙寅。攻蒯。蒯潰。○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燬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

楚令尹死其師燬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
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
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
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
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
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
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襄弘謂劉文公
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弃之矣
東王必大克○楚大子建之母在郢召吳人而啟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郢
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蒍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蒍越
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蒍滋○公爲叔孫故如
晉及河有疾而復○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
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

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奔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經二十四年春王三月丙戌仲孫貜卒○嬖至自晉○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冬吳滅巢○葬杞平公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嚭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鄆○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躔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歎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

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媾。至自晉。尊晉也。○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湫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釐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蠹蠹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鉶之磬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秋八月。大雩，旱也。○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師，幾如

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經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有鸛鵒來巢○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九月巳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十有二月齊侯取郕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

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成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

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有鸛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鸛鵒之鵒，之公出辱之。』鸛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鵒之巢，公在乾侯，徵褻與禱。鸛鵒之巢，遠哉遙遙，獨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鵒之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鸛鵒來巢，其將及乎？」○秋，書再雩，旱甚也。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嫺與甕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己以示秦湫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郕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郕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郕氏，且讓之。故郕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

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殯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祖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曰：「孫，卬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蕩蕩。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卬孫曰：「必殺之。」公使卬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潑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

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慶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於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

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十一月，宋公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卽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楸枰，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下爲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郕。郕魴假使爲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

伏諸桐汝之閭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僕句不余欺也○楚子使蓬射城州屨復蒞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祿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輔陵公至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繅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齡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齡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齡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采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弃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

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下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牙濇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胸。汰輅七人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爲馘。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鬢鬚。肩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刺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秋。盟于鄆陵。謀納公也。○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于褚氏。

丁丑王次于荏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轅趙鞅帥師納王。使汝寬守闕塞。○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王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潰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氏得尹氏、固、南宮、闔、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主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邾郕，則

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頡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頡王，其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謫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弃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太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誑，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

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己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郕○夏四月吳弑其君僚○楚殺其大夫卻宛○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郕

閏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郕言在外也○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望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卻宛工尹壽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縛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縛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縛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於胷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

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譏。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曰。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尹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秋。會于扈。令成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

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
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
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
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
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
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
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
天命不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旣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
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楚卻宛之
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廕尹莫知其罪
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戍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
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宋喪太
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

所以不獲諸侯。邇無及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鄆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鄆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且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閏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卽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卽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晉祁勝與鄆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

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愁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無聲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變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嬖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鄆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

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縛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驥。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譏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賜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選朝待於庭饋人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經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

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鄆以叛陰不佞敗之○平子每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爲之積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裏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大子○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騶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者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潁川潁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

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參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參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狝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三三之姤三三，曰潛龍勿用，其同人三三，曰見龍在田，其大有三三，曰飛龍在天，其夬三三，曰亢龍有悔，其坤三三，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三三，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冬晉趙

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謂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弃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葬與乾侯非公且微過也○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蟠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太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

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
晉之喪事敵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聞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
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
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敵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
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
圖之晉人不能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
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
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于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
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
周之冑裔也而弃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
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
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
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

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旣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邇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於適歷。○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邇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

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冀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薛伯穀卒。同盟。故書。○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戍。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

名賤而必書此一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衛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籍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實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褰而轉以歌且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

父憂我一二親昵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成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蚤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奚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

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秦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丕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三三三三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旣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費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平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定公

經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

公卽位○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立煬宮○冬十月隕霜殺菽
○閏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蒞政衛彪
偃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
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
其柏椋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鄭吾
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
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
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
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
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
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
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
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襄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襄叔違天高子

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鸛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白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鸛曰吾欲爲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經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傳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闇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傳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闇以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闇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卜急而好潔故及是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冬盟于鄆脩邾好也○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

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

經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杞伯成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葬劉文公。○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

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

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癘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祇社、鼂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鼫，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倍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繫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

康叔以大路少帛精茂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尙年也管蔡啓商甚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尙年也今將尙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宮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甚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

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詬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囚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必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旣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白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

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澨，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吾不用也。已句卑布裳劉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澨，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郢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夫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

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官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吞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士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卽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經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於越入吳○六月丙申季孫

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夏，歸粟於蔡，以周亟，矜無資，越入吳。吳在楚也。○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璫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旣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蓬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閭罷，闔閭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

庚寅大誛逐公父歟及秦邁皆奔齊○楚子入于郢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亶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旣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經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歸○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冬城中城○季孫斯仲

孫忌帥師圍郕

圍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天嬖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軼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累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

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闇沒戍周。且城胥靡。○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楸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楸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蕢。辟僖公之亂也。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冬十月。

○七年春二月。周僖公入于儀栗。以叛。○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齊國夏

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逆王己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肩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再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三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

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於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公侵齊攻廩丘之郭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虎曰盡客氣也○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尙羔○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援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

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九月。帥侵衛。晉故也。○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呼。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

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鄭駟歆嗣子大叔爲政

經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得寶玉大弓○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鍾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旣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鄭駟歆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旌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

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鑿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取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

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襁褓杏於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暫憤而衣狸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觀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敵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禭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經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傳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

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旣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日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旣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燿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旣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不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

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牙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偏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宋公子地嬖蘧富○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

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郕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母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澠盟

○十一年春宋公之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郕○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傳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于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墜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夏築蛇淵囿○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彊帥師伐曹○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薛弒其君比

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鄆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旣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衆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

無晉師乃止。○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於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穆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

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旣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

經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吳子光卒○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天王使石尙來歸服○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彊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城莒父及霄

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

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旣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旣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檣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曰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檣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鮒犢獻孟于齊

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緞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邾○壬申公薨于高寢○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薛○邾子來奔喪○秋七月壬申姬氏卒○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姬○冬城漆

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

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蘧挈謀救宋也○秋七月壬申嬖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葬定嬖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哀公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閏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

樵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人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

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彫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厲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不知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冬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

經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鄒東田及沂西田癸巳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人盟于句繹○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漵沂之田而受盟○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繞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

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綏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禾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禦之。吏詰之。御對曰：拮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雖不能治亂，使執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蠶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佻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彤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蠶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旣戰。簡子曰：吾伏弋，嘔血，鼓音不衰。今日

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邊，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鞞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鞞皆絕。」○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邇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夏五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宋樂髡帥師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邇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藩也。」

於是乎去表之橐道還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襄
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襄弘○秋季孫有疾命正
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卽位旣葬
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
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
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
其徒自北門入己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也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
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城西郛○六月
辛丑亳社災○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
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
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夏楚人旣克夷虎乃謀北方左

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苑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郤逆時陰人于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

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醫嬖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問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實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斂。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六年。春。城邾。○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柎。○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吳伐陳。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

諸大夫曰。彼皆假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偏我。盍去諸。罔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闔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禋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禋。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

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雖章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子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闕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嫫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瀆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

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貽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豎冒淳

經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吳于鄆○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圍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晉師侵衛衛不服也○夏公會吳于鄆吳來徵百牢牢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二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

雍嗣之。斷髮文身。麻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郕。以吳爲無能爲也。○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郕。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

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卽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邱。

經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吳伐我。○夏，齊人取譙及闔。○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譙及闔。

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疾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隄，從武。

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酈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卽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謹及闡或譖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梏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

子革以爲政○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洧盟齊閭丘明來洧盟且逆季姬以歸
嬖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
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
二乘及潞櫟之以入遂殺之○冬十二月齊人歸謹及闡季姬嬖故也

經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夏楚人伐陳○秋宋
公伐鄭○冬十月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
進受命於君○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
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
能者無死以邾張與鄭羅歸○夏楚人伐陳陳卽吳故也○宋公伐鄭○秋吳城邾
溝通江淮○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
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
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

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三三之需三三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祚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經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鄆○齊人弑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秋吳子使來復儆師○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經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

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一年春，齊爲鄆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

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人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糗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贏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束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

戊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亡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慰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縷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犁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

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遣使室孔姑。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郕，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慙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卽位，故夏戊爲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烏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經十有二年春，用田賦。○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公會吳于橐皋。○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郕。○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言不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綏○放絰而拜○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瘞○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郕○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旣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

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尙幼
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
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麻過也○宋鄭之間有隙地焉
曰彌作頃丘玉暢岳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
人爲之城岳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岳十二月鄭罕達救岳
丙申圍宋師

經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夏許男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
池○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葬
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盜殺陳夏區夫○十有二月螽
圍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賡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
岳獲成讐郤延以六邑爲虛○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子
越子伐吳爲二隧嚭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
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

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
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
吳人告敗于玉。王惡其聞也。自劉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
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
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
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
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
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
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
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
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旣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
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
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

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纍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
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諸王欲伐宋殺其丈夫
而囚其婦人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夏四月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
州○庚戌叔還卒○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陳宗豎出奔楚○宋向魋入于曹以
叛○莒子貜卒○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
之陳轅買出奔楚○有星孛○

傳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
曰麟也然後取之○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
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
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齊簡公之在

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卽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執言於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遣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已。已有喪而止。旣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於檀室。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闔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郕。衆知而束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

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恆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鞏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鞏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卽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旣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願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旣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

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太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輿○甲午齊陳恆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初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平出奔北燕○鄭伯伐宋○秋八月大雩○晉趙鞅帥師伐衛○冬晉侯伐鄭○及齊平○衛公孟彊出奔齊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

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憾。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土。』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旣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

恆告曰寡君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韜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襍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敵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譴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羸○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慄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嬖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旣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緹從之迫孔慄於厠強盟之遂劫以登臺嬖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人爲也季子曰是公孫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慄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壓敵子

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桀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矐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傳十六年春矐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鄆武子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柝於西園

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爲反祏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祏於橐中孔懼出奔宋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

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詔。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愼。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殺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反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

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頗黃氏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老於葉○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遣遺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大子使五人輿瑕從己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傳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勾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晉趙鞅

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稼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譖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箠之胥彌赦占之

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鏡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寶。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鄆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駒之公使匠人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闔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隄，折股。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鬻。旣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蒞也。○宋皇瑗之子縶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劉般邑以與之。劉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縶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初，子仲將以杞嬖之子非我爲

子輿曰必立伯也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輿也公執之皇瑗奔晉召之

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瑗爲右師○巴人伐楚圍鄆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師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蓬固敗巴師于鄆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房○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爲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

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王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平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人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閏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臯，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

傳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太子革奔越○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傳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與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平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縶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讎言也役

將班矣。晉師乃還。饋臧石牛。犬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覺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大子。國人始患之。○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語而納賂焉，乃止。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韞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設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載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人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狻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

利兵無者執斤使季彌入于公宮而自太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鄆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蒞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鄆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泲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兒子之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遁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遺諸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斃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閏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扈庸宋樂茷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懷而虞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

子之莫焚之于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於臯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閭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遂卒于越。○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緩爲左師，樂蔑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游于空澤，辛巳卒于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盡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犬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蔑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衆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

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於廬門之外已爲爲而集於其上昧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衛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衛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出人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盾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貽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

日請念○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恆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

有經氏因孫於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懷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枿之門鄭人俘鄴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悅趙襄子由是甚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懷故韓魏反而喪之

春秋說題辭孔于作春秋一萬八千字李壽曰今更缺一千四百三十八字

春秋左傳終

鄭駟老曰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歐陽公讀善法同

春秋公羊經傳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爲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爲稱字？褒之也。曷爲褒之？爲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衆矣。曷爲獨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爲可褒奈何？漸進也。昧者何？地也。○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

之惡也。曷爲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爲以官氏？宰士也。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贈。衣被曰襚。桓未君，則諸侯曷爲來賵之？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其言來何不及事也？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孰及之？內之微者也。○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奔則曷爲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公子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年春，公會戎于潛。○夏五月，莒人入向。入者何？得而不居也。○無駭帥師入極，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爲貶？疾始滅也。始滅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紀履緌來逆女紀履緌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女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魯稱婦入國稱夫人○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伯姬者何內女也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曰歸○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鄭人伐衛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何以書記異也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三月庚戌天王崩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曷爲或言崩或言薨

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秋，武氏子來求賻。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蓋通于下。○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癸未，葬宋繆公。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蓋終爲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郭曰：「爾爲吾子，生母相見，死母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弑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夏公及宋公遇于清。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鄭者何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與弑公也。其與弑公侯蔡人衛人伐鄭。鄭者何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與弑公也。其與弑公奈何。公子翬詔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爲君矣。隱曰。吾否。吾使脩塗。妻吾將老焉。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爲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弑隱公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晉者何。公子晉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其稱人何。衆立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碯立之。石碯立之則其稱人何。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百金之魚。公張之。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濟上之邑也。○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盛。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

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九月考仲子之宮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初獻六羽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爲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邾婁人鄭人伐宋○螟何以書記災也○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宋人伐鄭圍長葛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也吾與鄭人則曷爲未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秋七月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冬宋人取長葛外取邑

不書此何以書久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紆。滕侯卒。何以不名。微國也。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夏城中丘。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以重書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秋公伐邾婁。○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爲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其地何大之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郕。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郕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庚寅。我入郕。其言入何。難也。其曰何。難也。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八月葬蔡宣公。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公曷爲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三月癸酉大雨震電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庚辰大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倨甚也○俠卒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夏城郕○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郕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取邑不曰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載鄭伯伐取之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其兼言之何微國也○夏五月公會鄭伯于祁黎○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人許○冬十有一月

壬辰公薨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繼弑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如其意也○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爲恭也曷爲爲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爲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爲繫之許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秋大水何以書記災也○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

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苟息皆累也舍仇牧苟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在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滕子來朝○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隱亦遠矣曷爲爲隱諱隱賢而桓賤也○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此取之宋其謂之郕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卽爾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郕鼎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然則爲取可以爲其有乎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媼無時焉可也戊申納于犬廟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犬廟非禮也○秋七月紀侯來朝○蔡侯鄭伯會于鄧雖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九月入杞○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

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六月公會紀侯于盛○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既者何盡也○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爲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翬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諸侯曷爲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曷爲以二日卒之憾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夏齊侯鄭伯如紀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譏

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葬陳桓公○城祝丘○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大雩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螽何以書記災也○冬州公如曹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秋八月壬午大閱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蔡人殺陳佗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絕也曷爲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蔡人殺之○九月丁卯子同生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

之以初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天王使家父來聘○夏五月丁丑烝何以書譏亟也○秋伐邾婁○冬十月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諸侯來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公不見要也○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鄆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突歸于鄭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其言歸何順祭仲也○鄭忽出奔衛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拆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

也○公會宋公于夫章○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殿蛇○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于郟○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曷爲後日恃外也其恃外奈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也曷爲從外恃外故從外也何以不地近也惡乎近近乎圍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三月葬衛宣公○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何以書記異也○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夏五者何無聞焉爾○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乙亥嘗嘗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記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

不如勿嘗而已矣○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以者何行其意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三月乙未天王崩○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突何以名奪正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其稱世子何復正也曷爲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鄆○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櫟者何鄭之邑曷爲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曷爲末言爾祭仲亡矣然則曷爲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爲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于侈伐鄭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

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卽罪爾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二月丙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越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癸巳葬蔡桓侯○及宋人衛人伐邾婁○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夫人姜氏遂如齊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
外也夫人外者何內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
至自齊○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
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何以不言卽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卽位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卽位
隱之也孰隱隱子也○三月夫人孫于齊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夫人固
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
爲貶與弑公也其與弑公奈何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

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搯幹而殺之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夏單伯逆王姬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爲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秋築王姬之館于外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于外何以非禮築于外非禮也其築之何以禮主王姬者必爲之改築主王姬者則曷爲必爲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爲之改築者也○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王姬歸于齊何以書我主之也○齊師遷紀邢鄆鄆遷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也爲襄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餘丘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秋七月齊王姬卒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爲錄焉爾我主之也○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郛○乙酉

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秋。紀季以鄆入于齊。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冬。公次于郎。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三月。紀伯姬卒。○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享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爲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爲一體。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

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曰不得已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此復讎也曷爲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爲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爲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郕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於讎者則曷爲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秋倪黎來來朝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爲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此伐衛何納朔也曷爲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

六年春王三月壬子突救衛。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爲繫諸人？王人耳。○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秋，公至自伐衛。曷爲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衛侯朔入于衛，何以致伐？不敢勝天子也。○螟。○冬，齊人來歸衛寶。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衛人歸之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實如雨。恆星者，何？列星也。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實如雨。」何以書？記異也。○秋大水。○無麥，苗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以書？記災也。○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託不得已也。甲午，祠兵。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何言乎祠兵爲久也？曷爲

爲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曷爲不言降吾師辟之也○秋師還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曰師病矣曷爲病之非師之罪也○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暨公曷爲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爲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夏公伐齊納糾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齊小白入于齊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爲伐敗復讎也此復讎乎大國曷爲使微者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不與公復讎也曷爲不與公復讎復讎者在下也○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其取之何內辭也舊我使我殺之也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冬浚洙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爲深之畏齊也曷爲畏齊也辭殺子糾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二月公侵宋曷爲或言侵或言伐抑者曰侵綽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三月宋人遷宿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臣之也○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其言次于郎何伐也伐則其言次何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夏九月荆敗蔡師于華以蔡侯獻舞歸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秋宋大水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冬王姬歸于齊何以書過我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其言歸于鄆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

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搬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婁人會于北杏○夏六月齊人滅遂○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標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

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秋七月荆入蔡○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夏夫人姜氏如齊○秋宋人齊人邾婁人伐兗○鄭人侵宋○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荆伐鄭○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同盟者何同欲也○邾婁子克卒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瞻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書甚佞也○夏齊人濊于遂濊者何濊積也衆殺戍者也○秋鄭瞻自齊逃來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冬多麋何以書記異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濟西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

濟西何大之也○秋有望何以書記異也○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媵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夫人姜氏如莒○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秋七月○冬齊人伐我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肆者何跌也大省者何災省也肆大省何以書記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癸丑葬我小君文姜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陳人殺其公子禦寇○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爲就吾

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冬公如齊納幣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祭叔來聘○夏公如齊觀社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公至自齊○荆人來聘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秋丹桓宮楹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桷非禮也○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戊寅大夫人姜氏入何以書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親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殿脩云乎○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曹羈者何

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我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赤歸于曹，郭公，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繒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伯姬歸于杞。○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其言于社于門，何？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冬，公子友如陳。

二十有六年，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何以不名？衆也。曷爲衆殺之？不死于曹君者也。君死乎位，曰滅，曷爲不言其滅？爲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爲曹羈諱也。○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

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冬杞伯姬來。其言來何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莒慶來逆叔姬。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杞伯來朝。○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故使衛主之也。曷爲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瑱卒。○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冬。築微。大無麥禾。冬旣見無麥禾矣。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曷爲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新延廐者何。脩舊也。脩舊不曰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

脩○夏鄭人侵許○秋有蜚何以書記異也○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城諸及防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鄆鄆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
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八月
癸亥葬紀叔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此齊
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子訃馬子F蓋以操之爲口實矣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
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何以書記何譏爾臨民之所激浣也○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何以書記何譏爾遠也○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戎
捷威我也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秋築臺于秦何以書記何譏爾臨國也○
冬不雨何以書記異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何以不
稱弟殺也殺則曷爲不言刺爲季子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季子之過惡也不以

爲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季子之過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卽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在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在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爲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爲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僎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爲不直誅而仇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路寢者何正寢也○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旣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公子慶父如齊○狄伐邢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弒君不言卽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旣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爲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弒之矣使弒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季子來歸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冬齊仲孫來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爲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爲繫之齊外之也曷爲外之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秋八月辛丑公薨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

也孰弑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婁公子慶父出奔莒○冬齊高子來盟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咎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十有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弑君子不言卽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救邢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曷爲先言次

而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夏六月邢遷于陳儀。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此一事也。曷爲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爲一事也。○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爲以歸。桓公召而縊殺之。○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婁人于柘。○九月公敗邾婁師于纓。○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犂。獲莒挈莒挈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淦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諸己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轉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

魯魯人不與爲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弑公也然則曷爲不於弑焉貶貶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孰城城衛也曷爲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虞師晉師滅夏陽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爲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

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曆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爲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爲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冬十月，不雨。何以書記異也。○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何以書記異也。○徐人取舒。其言取之何？易也。○六月，雨。其言六月雨，何？上雨而不甚也。○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此大

會也。曷爲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冬，公子友如齊，蒞盟。蒞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潰之。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遂伐楚。次于陘，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夏，許男新臣卒。○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怙荆，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與桓公爲主序績也？○齊人執陳袁濤塗。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旣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孰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孰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

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八月。公至自伐楚。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葬許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慈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杞伯姬來朝。其子。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夏。公孫慈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曷爲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鄭伯逃歸不盟。其言逃歸不盟者。何。不可使盟也。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魯子曰。蓋不以寡犯衆也。○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爲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邑不言圍。此其言

圍何彊也。○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婁子來朝。○鄭殺其大夫申侯。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曹伯般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洮。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鄭伯乞盟。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其處其所而請與。奈何。蓋酌之也。○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以妾爲妻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降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九月。

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桓之盟不曰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甲戌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弑其君之子奚齊何。殺未踰年君之號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溫。○溫子奔衛。○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

夫里克里克弑二君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弑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爲殺之惠公曰爾旣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爲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然則曷爲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爲文公諱也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爲不爲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爲之諱本惡也○秋七月○冬大雨雹何以書記異也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季鄭父○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處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孰杞也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曷爲

不言徐莒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鄆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記爲天下記異也。○狄侵鄭。○冬，蔡侯貜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率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季姬歸于鄆。○己卯晦，震夷伯之廟。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爲

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實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曷爲先言實而後言石。實石記聞聞其渙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曰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其稱季友何。賢也。○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慈卒。○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秋。夫人姜氏會齊于卞。○九月。公至自會。○

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會曹伯衛人邾婁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鹹齊師敗績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爲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狄救齊○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鄆子會于邾婁其言會盟何後會也已西邾婁人執鄆子用之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梁亡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二十年春新作南門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夏鄆子來朝鄆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五月乙巳西宮災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

書記災也。○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夏，大旱，何以書記災也。○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執執之。楚子執之，曷爲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冬，公伐邾婁。○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曷爲爲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惡乎捷？捷乎宋，曷爲不言捷乎宋？爲襄公諱也。此圍辭也。曷爲不言其圍爲公子目夷諱也。○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爲爾也公與爲爾奈何公與議爾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婁取須陬○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婁人戰于升陘○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偏戰者曰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夏五月庚寅宋公慈父卒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謂此之謂與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衛侯燬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同姓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姑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何以不言遂兩之也○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遯盟于向○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蕩弗及其言至蕩弗及何侈也○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乞師者何卑辭也曷爲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爲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秋楚人滅陳以陳子歸○冬楚人伐宋圍緡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曷爲未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

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故終信之篇貶也○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曷爲再言晉侯。非兩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遂未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則曷爲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遂公意也。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界者何。與也。其言界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此大戰也。曷爲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大夫。不敵君也。○楚殺其大夫得臣。○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其言如會何。後會也。○公朝于王所。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陳侯款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婁子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

猶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魯子曰溫近而踐土遠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其日何錄乎內也○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歸之于者何歸之于者何歸之于者罪曰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爲叔武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衛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爲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爲叔武爭也○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公至自圍許○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狄泉○秋大雨

雹○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衛侯鄭歸于衛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曷爲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爲不臣也○晉人秦人圍鄭○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爲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

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秦山河海曷爲祭秦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秦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接卒○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爲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卽死必於殽之蹊蹊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殺矯以鄭伯之命而犒

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殺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軫也。或曰襄公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婁。取叢。○秋。公子遂帥師伐邾婁。○晉人敗狄于箕。○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賁霜不殺草。李梅實。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師。○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丁丑。作僖公主。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

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斂○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八月丁卯大事于犬廟躋僖公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犬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犬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以人心爲皆有之則曷爲獨於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區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夏五月王子虎卒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便乎我也○秦人伐晉○

秋楚人圍江○雨蟲于宋雨蟲者何死而墜也○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爲諼也其爲諼奈何伐楚爲救江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略之也○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賜含者何口實也其言歸含且賜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王使召伯來會葬○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郿○秋楚人滅六○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謹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

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猶者伸通可以已也

七年春公伐邾婁○三月甲戌取須陬取郕不曰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遂城郕○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命狐晉先昧以師奔秦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此晉先昧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外也其外奈何以師外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晉大夫使與公盟也○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莒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伊雒戎盟于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不至復者何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何

以不言出遂在外也○蠓○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曷爲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例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卽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夫人姜氏如齊○○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冬○

楚子使椒來聘。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櫬，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非禮也。曷爲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楚殺其大夫宜申。○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屈貉。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曰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夏，楚人圍巢。○秋，滕子來朝。○秦伯使遂來聘，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爲

能變也。其爲能變奈何。惟說善說淨說言。俾君子易忘。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曷爲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運。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婁子蘧條卒。○自正月不雨至秋七月。○世室屋壞。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犂。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世室屋壞。何以謂譏。何譏。爾久不脩也。○冬公如晉。○衛侯會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斐。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故善之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婁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婁○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有以書記異也○公至自會○晉人約接菑于邾婁弗克納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獲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獲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獲且也長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爲既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已立之已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宋子哀來奔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

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然則曷爲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內辭也使若異罪然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何以不言來內辭也魯我而歸之筭將而來也○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至之日也○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其言來何閔之也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郛者何恢郭也入郛書乎曰不書入郛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其言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厘丘○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泉臺者何耶

臺也。郎臺則曷爲謂之泉臺？木成爲郎臺，旣成爲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處。曰：弑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聖姜。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罃卒。○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莒弑其君庶其，稱國以弑，何？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繼弑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其意也。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爲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旣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卽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弑子赤之賂也。○秋邾婁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斐林。伐鄭。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爲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冬晉趙穿帥師侵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六棘。宋師敗績。獲宋華

元○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獯○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其言之何緩也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擄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葬匡王○楚子伐賁渾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鄭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親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獍。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如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耒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耒曷爲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摯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嚙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忤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嚙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

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乞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之躊躇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躊躇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蹙之絕其頤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爲誰曰吾君孰爲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夏四月○秋八月蠛○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辛巳有事于太廟○仲

遂卒于垂。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爲弑子赤貶然則曷爲不於其弑焉？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爲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戊子夫人熊氏薨。○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旣。○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城平陽。○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秋取根牟。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卒于會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泄冶。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於我也。曷爲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婁。取蕞。○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饑。何以書。以重書也。○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欒。○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郟。晉師敗績。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曷爲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耄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足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攜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郟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廩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杼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采芻。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旣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

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人救陳。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衛。○夏，楚子伐宋。○秋，螽。○冬，晉殺其大夫先穀。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饑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饑雖然，吾聞之也。聞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

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秋螽○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牟婁○初稅畝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冬螽生未有言螽生者此其言螽生何螽生

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夏成周宣謝災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秋鄭伯姬來歸○冬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婁子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四月○秋七月邾婁人戕鄆子于鄆戕鄆子于鄆者何殘賊而殺之也○甲戌楚子旅卒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櫟遂奔齊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櫟聞君薨家遺殯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三月作丘甲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已使也○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秋王師敗績于貿戎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爲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冬十月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斲於是斲逢丑父己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曷爲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楮而

窺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逐跛者，使眇者逐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踰閭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獻，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爲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獻，請諸，反魯衛之侵地，請諸，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壹戰不勝，請再戰；再戰不勝，請三戰。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爲質，揖而去之？」郤克眊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遫卒。○取汶陽田。汶陽田者，何鞏之賂也。○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婁人、薛人、鄆人盟于蜀。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一貶焉爾。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辛亥，葬衛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

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乙亥葬宋文公。○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率師圍棘。棘者何汝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將咎如。○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鄭伐許。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運。○鄭伯伐許。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秀于穀。○梁山崩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外異不書此何以書記爲天下記異也。○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伯同盟于蟲牢。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取鄆。鄆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邾婁謹亟也。○

衛孫良夫率師侵宋○夏六月邾婁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秋仲孫蔑叔孫僑如率師侵宋○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率師侵鄭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吳伐鄭○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秋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吳入州來○冬大雪○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汝陽之田歸之于齊來言者何內辭也魯我使我歸之也曷爲使我歸之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晉侯使士燮來

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婁人伐鄭○衛人來媵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杞伯曷爲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而歸之也○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晉人來媵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逐○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率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人來媵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爲侈也○丙午晉侯孺卒○秋七月○公如晉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卻州來聘己丑及卻州盟○夏季孫行父

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夏公會晉侯衛侯于沙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人滕人伐秦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曹伯廬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率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傳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

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公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繼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櫟聞君薨家遺墯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婁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婁人會吳于鍾離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曷爲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智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許遷于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水冰雨水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夷也王夷者何傷乎矢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爲不恥公幼也○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婁人伐鄭○曹伯歸自京師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懦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人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爲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

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州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結率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婁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晉侯使荀營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婁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軫非此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公許之反爲大夫歸至于狸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然後卒之○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婁子貜且卒○晉殺其大夫卻錡卻州卻至○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弑其君州蒲○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婁子來朝○築鹿囿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爲

也○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彭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婁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杯○丁未葬我君成公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爲宋誅也其爲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爲罪也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婁人杞人次于合○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婁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營來聘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賁卒○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營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營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曷爲不繫乎鄭爲中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其言如會何後會也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曷爲殊及陳袁僑爲其與袁僑盟也○秋公至自會○冬晉荀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定弋者襄公之母也○冬公如晉○陳人圍頓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莒將滅之則曷爲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秋大

零○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吳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公至自會○冬成陳執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鄆○冬叔孫豹如邾婁○季孫宿如晉○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七年春鄭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小邾婁子來朝○城費○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鄆鄭伯鬍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其大夫弑之曷爲不言其大夫弑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

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鄆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爲彊則不若楚於是弑之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陳侯逃歸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賊未討何以書葬爲中國諱也○鄭人侵蔡獲蔡公子魋此侵也其言獲仲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婁人于邢丘○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火曷爲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

會吳于柰。○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戍鄭虎牢，執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爲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會于蕭魚，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連、大夫無遂事，此

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夏晉侯使士彭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詩詩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囁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吳于向○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結鄭公孫囁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伐秦○己未衛侯伋出奔齊○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囁莒人邾婁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婁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

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冬叔孫豹如晉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矰卒○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洮○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冬邾婁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同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阿晉人執邾婁子公至自伐齊此同圍齊也何以

致伐未圍齊也。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爲抑齊爲其亟伐也？或曰爲其驕，翫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取邾婁田自漚水，其言自漚水何以漚爲？竟也。何言乎以漚爲？竟，漚移也。○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瑗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喜。○冬，葬齊靈公。○城西郭。○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遯會莒人盟于尚。○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仲孫遯帥師伐邾婁。○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光出奔楚。○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

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商任○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句卒○夏邾婁鼻我來奔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己卯仲孫遯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婁○晉人殺欒盈曷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

日有食之既○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陳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叔孫豹如京師○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陳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衛侯入于陳儀陳儀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諼君以弑也○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冬鄭公孫嚙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吳子謁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此諼君以弑也其言復歸何惡剽也曷爲惡剽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然則曷爲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

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晉人執衛甯喜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瑗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鱣出奔晉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鱣曷爲出奔晉爲殺甯喜出奔也曷爲爲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我卽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諸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鱣約之獻公謂公子鱣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鱣約之子固爲我與之約矣公子鱣辭曰夫負羈繫執鉞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爲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鱣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鱣挈其妻子而

去之。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味雉彼視。○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曷爲再言豹。殆諸侯也。曷爲殆諸侯。爲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婁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衍卒。○闔弑吳子餘祭。闔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爲謂之闔。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齊。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吳子使札來聘。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謂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逞。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

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諸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尙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卽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立，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秋九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頗來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天王殺其弟年。夫。○王子瑕奔晉。○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外夫

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諡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傳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爲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所爲何錄伯姬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卿不得憂諸侯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酌宋向戌衛石惡陳公

子招蔡公孫歸生鄭軒虎許人曹人于潮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爲貶爲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弑君也今將爾詞曷爲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爲不於其弑焉貶以親者弑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爲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三月取運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爲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六月丁巳邾婁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叔弓帥師疆運田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與莒爲竟則曷爲帥師而往畏莒也○葬邾婁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冬公如晉至

河乃復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季孫宿如晉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泉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婁子來

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北燕伯款出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雪○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

邾婁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

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其爲齊誅

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然則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慶封之罪何

脅齊君而亂齊國也遂滅厲○九月取郕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

內大惡諱也○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然則曷爲不言三卿五亦有中三亦有

中○楚殺其大夫屈申○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牟夷者何莒

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秋

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潰泉潰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

也○秦伯卒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其名何嫡得之也○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秋九月大雩○楚薳頤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三月公如楚○叔孫舍如齊舊盟○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秋蒐于紅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瑗○葬陳哀公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夏四月陳火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怖矣曷爲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若是則陳存

慄矣○秋仲孫矍如齊○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夏晉欒施來奔○秋七月季孫隱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卒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爲其誘封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仲孫矍會邾婁子盟于侵羊○秋季孫隱如會晉韓起齊國酌宋華亥衛北宮佗鄭軒虎曹人杞人于屈銀○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爲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

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耳○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然○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整出奔齊○楚子伐徐○晉伐鮮虞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立也歸無惡於弑立者何靈王爲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則曷爲加弑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弑何言將自是爲君也○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公至自會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爲不恥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恥不與焉○蔡侯廬歸于蔡○

陳侯吳歸于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隱如至自晉○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夏蔡昭吳奔鄭○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曼子殺之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爲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隱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婁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鄭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潁渾戎○冬有星孛于大辰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

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何以書記異也○楚人及吳戰于長岸詗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敵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六月邾婁人入郕○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婁○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爲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爲不言其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金子喜時讓國也

其讓國。秦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爲主于國。或爲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秋盜殺衛侯之兄輒。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痤卒。○冬蔡侯朱出奔楚。○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大蒐于昌穀。○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其稱王猛何。當國也。○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辭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十有二月

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晉人圍郊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齧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少進也○天王居于狄泉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尹氏立王子朝○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纘卒○叔孫舍至自晉○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鸛釐卒○冬吳滅巢○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世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黃父○有鸛鵒來巢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

之禽也宜穴又巢也○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楊州○齊侯唁公于野井唁公者何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脰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餒饗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

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噉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菑以璧爲席以鞶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十有二月齊侯取運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運○夏公圍成○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剡陵公至自會居于運○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夏四月吳弑其君僚○楚殺其大夫卻宛○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婁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婁快來奔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丙戌鄭伯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運○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倪卒○秋七月○冬十月運潰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邾之也曷爲邾之君存焉爾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隱如會晉荀櫟于適歷○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櫟唁公于乾侯○秋葬薛獻公○冬黑弓以濫來奔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爲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爲武公與懿公與

孝公幼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爲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爲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弑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此是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訴天子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子魯顏夫人者嬀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爲我殺殺顏者吾爲其妻叔術爲之殺殺顏者而以爲妻有子焉謂之盱盱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爲叔術不欲絕不絕則

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闕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婁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城成周。○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公

元年春。王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卽位也。定無正月者。卽位後也。卽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仲幾之罪何。不義城也。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卽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卽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卽位。卽位不曰。此何以日。錄乎內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立煬宮。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冬十月。實霜殺菽。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爲以異書。異大乎災也。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雉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記災也。○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其言新作之。何。脩大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婁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枝。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杞伯戊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劉卷

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葬劉文公。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莒。楚師敗績。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迺。古之道也。○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楚。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黜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於越入吳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邀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澤○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

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盜竊寶玉大弓[△]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賦而鏹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爲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驟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然而甲起於琴如弒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或曰弒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賦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懂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嚙卒○得寶玉大弓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秦伯卒○冬葬秦哀公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頰谷公至自頰谷○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運謹龜陰田齊人曷爲來歸運謹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爲是來歸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宋樂世心出奔曹○宋公子池出奔陳○冬齊侯衛侯鄭游邀會于鞏○叔孫州仇如齊○齊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彊出奔陳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冬及鄭平○叔還如鄭蒧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郕○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曷爲帥師墮郕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郕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晉侯盟于黃○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瑗○夏築蛇淵囿○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彊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

歸于晉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薛弒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晉趙陽出奔宋○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穀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吳子光卒○公會齊侯衛侯于堅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洸○天王使石尙來歸賑石尙者何大子之士也服者何俎實也腥曰脔熟曰燔○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彊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蒲○邾婁子來會公○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婁子來朝○饕餮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曷爲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壬申公薨于高寢○鄭軒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蘧餘○邾婁子來奔喪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秋七月壬申嬖氏卒嬖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

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辛巳葬定嬖定嬖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冬城漆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麇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取漵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句繹○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軒達帥師戰于栗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驪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輒者曷爲

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爲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開陽。○宋樂髡帥師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罪人也？○蔡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婁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歸姓、公孫霍。○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城西郭。○六月辛丑，蒲社災。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

公

五年春城比○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處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略也

六年春城邾婁○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柵○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舍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爲諉也此其爲諉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毋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諸大夫見

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弑舍○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吳于鄆○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使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曹伯陽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也曷爲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吳伐我○夏齊人取謹及譚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婁子益來也○歸邾婁子益于邾婁○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謹及譚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婁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薛伯寅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袁頗出奔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公會吳于橐臯○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運○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螻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十有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夏許男戌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

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晉魏多帥師侵衛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以書記異也○盜殺陳夏彊夫○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鱣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未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

終

春秋穀梁傳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旣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昧。及者何。內爲志焉。爾儀字也。父猶傳也。男子之美稱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於周也。不日其盟。淪也。昧地名也。○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段弟也。

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賵。○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宿邑名也。○冬十有二月。祭伯來。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實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公子益師卒。大夫曰卒。正也不曰卒。惡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會者外爲主焉。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夏五月。莒人入向。入者內弗受也。向我邑也。○無佗帥師入極。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苟焉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紀履緌來逆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以

國氏者爲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鄭人伐衛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有食之者內於日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三月庚辰天王崩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崩爲魯主故隱而卒之○秋武氏子來求賻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之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

也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八月庚辰。宋公和卒。諸侯曰卒。正也。○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癸未。葬宋繆公。曰葬。故也。危不得葬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譚而志之也。○戊申。衛祝吁弑其君完。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夏。公及宋公遇于濇。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翬者何也。公子翬也。其不稱公子何也。貶之也。何爲貶之也。與于弑公故貶也。○九月。衛人殺祝吁于濮。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祝吁之挈失嫌也。其月謹之也。于濮者譏失賊也。○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衛人者衆辭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

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夏四月，葬衛桓公。月葬，故也。○秋，衛師入郕。入者，內弗受也。郕國也將卑師衆，曰：「師。」○九月，考仲子之宮。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脩之，非隱也。初，獻六羽，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邾人鄭人伐宋。○螟，蟲災也。苗則月不謁，則時。○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隱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彊，何也？先君之大夫也。○宋人伐鄭，圍長葛。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輸者，墮也。平之爲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秋七月。○冬，宋人取長葛。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久之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滕侯卒。滕侯

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夏城中丘城爲保民爲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戎者衛也。戎衛者爲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楚丘衛之邑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郕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庚寅我入邲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邲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諸侯日卒正也。○辛亥宿男卒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外盟不曰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八月葬蔡宣公月葬故也。○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螟。○冬十有二月無核卒無核之名未有不

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貶之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姓也季字也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三月癸酉大雨震電震雷也電霆也○庚辰大雨雪志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雨月志正也○俠卒俠者所俠也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隱之不爵大夫何也曰不成爲君也○夏城郎○秋七月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冬公會齊侯于防會者外爲主焉爾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辛未取郕辛巳取防取邑不曰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鄭鄭伯伐取之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郕國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脩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曠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

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

桓公

元年春王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正月公卽位。繼故不言卽位正也。繼故不言卽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卽位也。繼故而言卽位則是與聞乎弑也。繼故而言卽位是爲與聞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卽位之道而卽位是無恩於先君也。○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會者外爲主焉。爾。○鄭伯以璧假許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無田則無許可知矣。不言許不與許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邠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及者內爲志焉。爾越盟

地之名也。○秋大水。高下有水災曰大水。○冬十月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及其大夫孔父。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諡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滕子來朝。○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以者內爲志焉爾。公爲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爲弗受也。郕鼎者。郕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爲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郕大鼎也。○秋七月。紀侯來朝。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已。卽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蔡侯鄭伯會于鄧。○九月入杞。我入之。

也○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胥之爲言猶相也相命而信
諭謹言而退以是爲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旣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旣者盡也
有繼之辭也○公子翬如齊逆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九月齊侯送姜氏于
謹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
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殷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
公會齊侯于謹無譏乎曰爲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夫人姜氏至自齊
其不言輦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于齊侯也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
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五穀皆熟
爲有年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夏天王使宰

渠伯糾來聘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鮑卒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夏齊侯鄭伯如紀○天王使任叔之子來聘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葬陳桓公○城祝丘○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舉從者之辭也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爲天王諱伐鄭也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爲天子病矣○大雩○蟲蟲蟲災也蟲則月不甚則時○冬州公如曹州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寔來者是來也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秋八月壬午大閱大閱者何閱兵車也脩教明諭國道也平而脩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爲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蔡人殺陳佗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意獵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

之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其不地於蔡也。○九月丁卯，子同生，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其不言邾咸丘，何也？疾其以火攻也。○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其名何也？失國也。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天王使冢父來聘。○夏五月丁丑，烝。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秋，伐邾。○冬十月雨雪。○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卽謀於我，故弗與使也。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爲之中者歸之也。○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來戰者前定之戰也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爲內諱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突歸于鄭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鄭忽出奔衛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再稱曰決日義也○十有二

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於紀也○三月葬衛宣公○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無冰時煥也○夏五鄭伯使其弟禦來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冬十有二

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三月乙未天王崩○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譏奪正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反正也○許叔入于許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公會齊侯于蒿○邾人牟人葛人來朝○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趨○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郎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

者爲內諱也○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於蔡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焉爾○癸巳葬蔡桓侯○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言朔不言日食旣朔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仇弗稱數也○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其地於外也薨稱公舉上也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葬我君接上下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桓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繼弑君不言卽位正也繼弑不言卽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卽位也○三月夫人孫于齊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夏單伯逆王姬單伯者何吾

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築禮也。于外非禮也。築之爲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爲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諸侯日卒。正也。○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王姬歸于齊。爲之中者歸之也。○齊師遷紀。邢鄆。邢鄆。紀國也。邢鄆。鄆國也。或曰遷紀于邢鄆。鄆。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其一日君在而重之也。○秋七月。齊王姬卒。爲之主者卒之也。○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婦人旣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侯伐衛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夏四月葬宋莊公月葬故也○五月葬桓王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或曰卻尸以求諸侯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日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秋紀季以鄆入于齊鄆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鄆事齊也入者內弗受也○冬公次于郎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饗甚矣饗齊侯所以病齊侯也○三月紀伯姬卒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郛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師而曰如衆也婦人旣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秋鄆黎來來朝鄆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

六年春王三月壬子突救衛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爲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秋公至自伐衛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螟○冬齊人來歸衛寶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婦人不國會非正也○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見恒星者經星也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其隕也如雨是夜中與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著焉爾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其不曰恒星之隕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豈雨說哉○秋大水高下有水災曰大水○無麥苗麥苗同時也○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婦人不國會非正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次止也俟待也甲午治兵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其曰降于齊師何不使齊師加威於郕也○秋師還還者事未畢也還也○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公及齊大夫盟于暨。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淪也。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夏公伐齊。納糾。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齊小白入于齊。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冬浚洙。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二月公侵宋。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三月宋人遷宿。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夏六月齊

師宋師次于郎次止也畏我也○公敗宋師于乘丘不曰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華以蔡侯獻武歸荆者楚也何爲謂之荆狄之也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蔡侯何以名也絕之也何爲絕之獲也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愈乎執也○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曰成敗之也宋萬之獲也○秋宋大水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高下有水災曰大水○冬王姬歸于齊其志過我也

十有二年春王二月紀叔姬歸于鄆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十有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以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夏

六月齊人滅遂遂國也其不曰微國也○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桓盟雖內與不曰信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會事之成也○秋七月荆入蔡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復同會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復同會也○夏夫人姜氏如齊婦人歸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鄆○鄭人侵宋○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荆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邾子克卒其曰子進之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鄭詹鄭之卑者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焉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鄭詹鄭之倭人也○夏齊人殲于遂殲者盡也然則何爲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

無遂則何爲言遂其猶存遂也存遂奈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謂狎敵也○秋鄭詹自齊逃來逃義曰逃○冬多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故雖爲天子必有尊也貴爲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夏公追戎于濟西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爲公之追之也○秋有蜚一有一亡曰有蜚射人者也○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其不曰數淪惡之也○夫人姜氏如莒婦人旣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婦人旣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夏齊大災其志以甚也○秋七月○冬齊人伐我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婦人弗目也○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肆失也眚災也災紀也失故也爲嫌天子之葬也○癸丑葬我小君文姜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爲公配可以言小君也○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爲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不言公高傒伉也○冬公如齊納幣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夏公如齊觀社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爲尸女也無事不出竟公至自齊公如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荆人來聘耨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公及齊侯遇于穀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蕭叔朝公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正也於

外非正也○秋丹桓宮楹禮天子諸侯黜聖大夫倉士黜丹楹非禮也○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科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親迎恆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秋公至自齊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覲見也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鴈雉脰婦人之贄棗栗鍛脩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目之也○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郭公赤蓋郭公也何爲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夏五月癸丑衛

侯朔卒。○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言曰：「言朔，食正朔也。」鼓用牲于社，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伯姬歸于杞，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冬，公子友如陳。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也。○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曰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冬，杞伯姬來。○莒慶來逆叔姬，諸侯之嫁子於

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杞伯來朝。○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於伐與戰安戰也。戰衛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微之也。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衛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其稱人以敗何也。不以師敗於人也。○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秋。荊伐鄭。荊者楚也。其曰荊州舉之也。○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善救鄭也。○冬。築微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大無麥禾。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爲內諱也。

二十九年春新延廡延廡者法廡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爲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廡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夏鄭人侵許○秋有蜚一有一亡曰有○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城諸及防可城也以大及小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鄆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能救鄆也○秋七月齊人降鄆降猶下也鄆紀之遺邑也○八月癸亥葬紀叔姬不曰卒而曰葬閔紀之亡也○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齊人伐山戎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其愛之何也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山戎爲之伐矣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齊侯來獻捷者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獻戎捷軍得曰捷戎殺也○秋築臺于秦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

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爲燕辟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冬，不雨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遇者，志相傳也。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桓也。○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子卒曰：正也不曰，故也。有所見則曰。○公子慶父如齊，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狄伐邢。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繼弑君不言，卽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齊人救邢，善救邢也。○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莊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盟納季子也。季子來歸，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冬，齊仲孫來，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其言齊以累桓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秋八月辛丑公薨不地故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公子慶父出奔莒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冬齊高子來盟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十有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惡其長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繼弑君不言卽位正也○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是齊侯與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夫人薨不地故也齊人以歸不言以喪

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其以歸薨之也。○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櫓。○九月公敗邾師于偃。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挐。莒無大夫。其曰莒挐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給。給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給也。曰棄師之道也。○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滅夏陽。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

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也○冬十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楚人侵鄭三年春王正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夏四月不雨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徐人取舒○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秋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擗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冬公子季友如齊莅盟莅者位也其不曰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遂伐楚次于陘遂繼事也次止也○夏許男新臣卒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爲不地內桓師也○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爲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曰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師也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爲僅矣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齊人執陳袁濤塗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眇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秋及江人黃人伐陳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八月公至自伐楚有二

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杞伯姬來朝其子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

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觀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鄭伯逃歸不盟，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弦國也，其不日微國也。○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執不言所於地，縲於晉也。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善救許也。○冬，公至自伐鄭，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鄭殺其大夫申侯，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母，衣裳之會也。○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

車之會也。鄭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乞者重辭也。重是盟也。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蓋洵之也。○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天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桓盟不曰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羅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甲子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予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溫溫子奔衛○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以尊及卑也荀息閑也○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足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殺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足以其罪也其爲重耳弑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爲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實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爲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

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刎脰而死故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秋七月○冬大雨雪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秋八月大雩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兵車之會也○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夏六月季姬及緡子遇于防使緡子來朝遇者同謀也來朝者來請己也朝

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繒子也○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狄侵鄭○冬蔡侯肸卒諸侯時卒惡之也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兵車之會也遂次于匡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善救徐也○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八月螽螽災也○閏則月不閏則時○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繒○己卯晦震夷伯之廟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十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夷狄相敗志也○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是月也決不日而月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日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鷁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

之。鵬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鵬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大夫日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夏四月丙申。繒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大夫日卒。正也。○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兵車之會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爲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旣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朞。○九月公至自會。○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其不正之前見何也。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爾。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非伐喪也。○夏師救齊。善救齊也。○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鹹。齊師敗績。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狄救

齊善救齊也○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功近而德遠矣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縉子會盟于邾己西邾人執縉子用之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己以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聞其鼻以罍社也○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梁亡自亡也涵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涵不足道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惡正也鄭棄其師惡其長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夏郕子來朝○五月己巳西宮災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以諛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爲閔宮也○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邢爲主焉爾邢小其爲主何也其爲主乎救齊○冬楚人伐隨隨國也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夏大旱旱時正也○秋宋公

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雩執宋公以伐宋以重辭也○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會者外爲主焉爾釋宋公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日事遇朔曰朔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爲復雩之恥也雩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爲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荅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

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旣出，旌亂於上，陳亂於下，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道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閔。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茲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爲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爲君哉？○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天子無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晉侯夷吾卒。

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婦人旣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

也。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宋殺其大夫。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納者內弗受也。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蓋納頓子者陳也。○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公不會大夫。其曰甯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焉。弗及。人微者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至焉。急辭也。弗及者。弗與也。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弗及內辭也。○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乞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國也不日。微國也。以歸。猶愈乎執也。○冬。楚人伐宋。圍閔。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以吾用其師目其事也。非道用師也。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公至自伐齊。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再稱晉侯忌也○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先名後刺殺有罪也公子啟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譏在公子也刺之可也○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諱會天王也陳侯如會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公朝于王所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自楚楚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失國也○衛元咺出奔晉○陳侯款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諱會天王也。○天王守于河陽。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爲天王諱也。水北爲陽。山南爲陽。溫。河陽也。壬申。公朝于王。所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主善以內。目惡以外。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會于溫。言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爲晉文公之行事爲已慎矣。○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於衛也。歸之于京師。緩辭也。斷在京師也。○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自晉晉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諸侯遂圍許。遂繼事也。○曹伯襄復歸于曹。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遂會諸侯圍許。遂繼事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其曰來卑也。○公至自圍許。○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秋大雨雹。○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爲訟君也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及公子瑕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衛侯鄭歸于衛○晉人秦人圍鄭○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天子之宰通於四海○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熏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己之辭也○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婦人旣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於帝丘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滑國也○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

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爲狄自殺之戰始也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於穀之巖陰之下我將尸女於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爲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殺匹馬倚輪無反者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癸巳葬晉文公日葬危不得葬也○狄侵齊○公伐邾取訾樓○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小寢非正也○隕霜不殺草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李梅實實之爲言猶實也○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繼正卽位正也○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葬曰會其志重天子之禮也○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

接上下也。僖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師。○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日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弑也。夷狄不言正不正。○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丁丑。作僖公主。作爲也。爲僖公主也。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不言公。處父仇也。爲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斂。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八月。丁卯。大事于犬廟。躋僖公。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犬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於犬祖。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

幣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夏五月王子虎卒叔服也此不卒者也以卒之以其來會葬我卒之也或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秦人伐晉○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其曰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其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何爲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含一事也贈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贈以早而含已晚○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

毛伯來會葬會葬之禮於鄙上○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都○秋楚人滅六○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射姑殺者也射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射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晉狐夜姑出奔狄○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猶之爲言可以已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

也。遂城郤遂繼事也。○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稱人以殺誅有罪也。○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不言出在外也。轅戰而奔秦，以是爲逃軍也。○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其曰諸侯略之也。○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蒞盟，蒞位也。其曰位何也？前定也。其不曰前定之盟，不日也。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不言所至，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唯奔莒之爲信，故謹而日之也。○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宋司城來奔。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求車猶可，求金甚矣。○夫人姜氏如齊。○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京大也。師衆也。言周必以衆與大言之也。○辛丑，葬襄王。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晉人殺其

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卑以尊致病文公也○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鄭父累也○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冬楚子使萩來聘楚無大夫其曰萩何也以其來我喪之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秦人弗夫人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楚殺其大夫宜申○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及蘇子盟于女栗○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衆焉言之也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佚衽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肩見於軾然則何爲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爲內諱也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

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夏楚人圍巢○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稱帥師言有難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籛條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室屋壞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脩也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春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杏○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鄭伯會公于棗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伯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之爲言猶莠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是卻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繇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入于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繇且齊出也。繇且正也。捷菑不正也。○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於外也。○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爲君也。○宋子哀來奔。其曰子哀失之也。○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私罪也。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齊人執子叔姬。叔姬同罪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盟者何。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秋。齊人侵我西鄙。其

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其曰子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弗及者。內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內辭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師丘。復行父之盟也。○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以文爲多失道矣。自古爲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臺下。非正也。○秦伯罃卒。○夏五月戊戌。齊

人弑其君商人○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冬十月子卒子卒不日故也○夫人姜氏歸于齊惡宣公也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有待貶絕而惡從之者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一曰就賢也○季孫行父如齊○莒弑其君庶其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繼故而言卽位與聞乎故也○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主自齊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遂之挈由上致之也○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放猶屏也稱國以放放無罪也○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也○秋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遂繼事也○晉趙盾帥師救陳善救陳也○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趙盾之事也其曰師何也以其大之也于棐林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冬晉趙穿帥師侵崇○晉人宋人伐鄭伐鄭所以救宋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三望○葬匡王○楚子伐陸渾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郕莒人不肯及者內爲志焉爾平者成也不肯者

可以肯也。公伐莒，取向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爲利也。○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及者，及吾子叔姬也，爲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楚人伐鄭。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此帥師也，其不言帥師，何也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也。○夏四月。○秋八月螽。○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來盟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不日，前定之盟不日。○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辛巳有事于犬廟，仲遂卒于垂，爲若反命而後卒也。此公子也，其

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壬午猶繹猶者可以己之辭也繹者祭之日日之享賓也萬入去籥以其爲之變譏之也○戊子夫人熊氏薨○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庚寅日中而克葬而緩辭也是乎日之辭也○城平陽○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秋取根牟○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泄冶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泄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於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公娶齊齊由以爲兄弟反之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聘問也○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饑○楚子伐鄭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夷陵○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欒南不言及外狄○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此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也外徵舒於陳也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丁亥楚子入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爲中國也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

晉師敗績績功也。功事也。曰。其事敗也。○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

子圍宋。○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平者成也。善其量力

而反義也。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六

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曰。卑國月。夷狄不曰

其曰。潞子嬰兒賢也。○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

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

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

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

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秋。螽。○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初稅畝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冬螽生螽非災也其曰螽非稅畝之災也○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夏成周宣榭災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秋邾伯姬來歸○冬大有年五穀大熟爲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興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紿子于緄

戕猶殘也。挽殺也。○甲戌，楚子呂卒。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不正簡之也。○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正寢也。○歸父還自晉，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至櫟，遂奔齊，遂繼事也。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三月作丘甲，作爲也。丘爲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秋，王師敗績于貿戎，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爲尊者諱敵，不諱敗爲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之晉也？○冬十月，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

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晉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
子手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曹無大夫其曰
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
佐盟于爰婁鞏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壹戰縣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
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
新築伐我北鄙敖卻獻子齊有以取之也爰婁在師之外卻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
紀侯之獻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使耕者皆束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
之侵地以紀侯之獻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
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束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壹
戰壹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而
與之盟○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繒人盟于蜀楚其稱人何也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今之屈向之驕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諡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爲無譏矣○乙亥葬宋文公○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牆谿如○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其日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不言求兩欲之也○鄭伐許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鄭伯伐許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梁山崩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秋大水○冬十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立者不宜立也○取鄆鄆國也○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

帥師救鄭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不言曰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解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吳伐鄭○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吳入州來○冬大雩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爲雩也○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于齊緩辭也不使盡我也○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衛人來媵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

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晉人來媵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不言戰以鄭伯也爲尊者諱恥爲賢者諱過爲親者諱疾○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其日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爲事也惡之故謹而日之也○楚人入郟○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城者非外民也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人來媵○丙午晉侯孺卒○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卻犢來聘己丑及卻犢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周有人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夷狄不曰○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三月公如京師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也○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言受命不敢叛周也○曹伯廬卒于師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葬時正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挈由上致之也○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不言之急辭也斷在晉侯也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月卒日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爲賢者崇也○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會又會外之也○許遷于葉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孫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日事遇晦日晦四體偏斷日敗此其敗則目也○不言師君重於師也○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

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在諸侯也。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曹伯歸自京師，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爲不失其國也。歸爲善自某歸次之。○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丘。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執者致而不致公在也。何其執而辭也。猶存公也。存意公亦存也。公存也。○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曄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大夫日卒，正也。先刺後名，殺無罪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秋，公至自會。不曰至自伐鄭也。公不周乎伐鄭也。何以知公之不周乎伐鄭？以其以會致也。何以知其盟復伐鄭也？以其後會之人盡盟者也。不周乎伐鄭，則何爲日也？言公之不背柯陵之盟也。○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以祭車馬器械。

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晉侯使荀營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盛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其地未踰竟也。○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自禍於是起矣。○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弑其君州蒲。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公至自晉。○晉侯使士丐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己丑，公薨于路寢。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丁未，葬我君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繼正卽位正也○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正也○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秋楚公子王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偃來聘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論卒○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也○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若言中國焉內鄭也○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陳侯使袁僑如會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及以及與之也諸侯以爲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

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
袁僑異之也○秋公至自晉○冬晉荀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嬖氏薨○葬
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豹繒世子巫如晉外不言如而
言如爲我事往也○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
從主人○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繒人于戚公至自會○冬戍陳內辭也○楚公
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
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善救陳也○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
莒人滅繒非滅也中國曰卑國月夷狄時繒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
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繒非滅也非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

也○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七年春邾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邾不從乃免牲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
乎人之辭也○小邾子來朝○城費○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冬十月衛侯使
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
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未見諸侯其
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
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
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其日未
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陳侯逃歸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濕人微者也侵淺事
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見魯之
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
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相會又會外之也○夏五月甲午遂滅傅陽遂直遂也其曰遂何不以中國從夷狄也公至自會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汲鄭伯逃歸陳侯致相之會存中國也○楚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戍鄭虎牢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作爲也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夏

四月丁未交不從丁未交夏四月丁未也四月丁未也○鄭公孫舍之帥自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公至自伐鄭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行人者挈國之辭也○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郕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季孫宿帥師救郕遂入鄆遂繼事也受命而救郕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郕○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董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董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己未衛侯出奔齊○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過我故志之也○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稱行人怨接於上也。○秋。齊侯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亦有病焉。非大而足同焉。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曹伯負芻卒于師。閔之也。○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春秋之義。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祝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曰。非也。然則何爲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取邾田自濶水。軋辭也。其不曰。惡盟也。○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爲士匄者。宜奈何。宜墀帷而歸命乎。介。○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城西郭。○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濕○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光出奔楚○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閭丘不言及小大敵也○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庚子孔子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夏邾界我來奔

○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言救後次非救也○己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邳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晉人殺欒盈惡之弗有也○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叔孫豹如京師○大饑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莊公失言

淫于崔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于重丘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門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日歸見知弑也○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衛殺其大夫甯喜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弑

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爲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由君弑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衛侯之弟專出奔晉專喜之徒也專之爲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弑其君是亦弑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紉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濶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恥之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爲之會也○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閔公也○夏五月公至自楚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庚午衛侯衎卒○閭弑吳子餘祭閭門者也寺人不稱名姓閭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閭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

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閭弑吳子餘祭仇之也。○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吳子使札來聘。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尊於上也。○秋七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其曰北燕從史文也。○冬仲孫羯如晉。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天王殺其弟佖。夫傳曰。諸侯目不首惡。況於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

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王子瑕奔晉○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不言大夫惡之也○冬十月葬蔡景公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會不言其所爲其曰宋災故何也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衆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楚宮非正也○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子卒日正也○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繼正卽位正也○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郭○二月取鄆○夏秦伯之

弟鍼出奔晉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原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叔弓帥師驅鄆田驅之爲言猶竟也○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冬公如晉至河乃復恥如晉故著有疾也○季孫宿如晉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北燕伯款出奔齊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雪○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

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遂滅厲遂繼事也○九月取緡○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貴復正也○楚殺其大夫屈申○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以耆不以耆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賁泉狄人謂賁泉失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秦伯卒○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秋九月大雩○冬薳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三

月公如楚○叔孫婁如齊莅盟莅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莅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鄉曰衛齊侯今日衛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鄉曰陳公子招今日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怨接於上也陳公子留出奔鄭○秋蒐于紅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旆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檠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獻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惡楚子也○葬陳哀公不與楚滅閔公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夏四月陳火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秋仲孫纘如齊○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纘帥師伐莒○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何爲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仲孫纘會邾子盟于祿禚○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出乎志所以惡楚子也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

偃挈燕伯也○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虎○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楚子伐徐○晉伐鮮虞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溪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弑不言歸言歸非弑也歸一事也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弑君者曰不日比不弑也○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弑也比之不弑有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弑也比之不弑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弑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春秋不以嫌代嫌棄疾主其事故嫌也○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其曰善是盟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此未嘗有國也使

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冬十月葬蔡靈公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弑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莒無大夫也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夏蔡朝吳出奔鄭○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邾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戎○冬有星孛于大辰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兩夷狄曰敗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進楚子故曰戰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或曰人有謂鄭子產曰某日有災子產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爲四國災也○六月邾人入郕○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日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不弑而曰弑責止也正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歆訥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卽止自責而責之也○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日卒時葬不使止爲弑父也日子旣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旣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旣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

過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夢出奔宋。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秋，盜殺衛侯之兄輒，盜賤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然則何爲不爲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跗，衛謂之輒。○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內弗受也。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蔡侯東出奔楚。東者，東國也。何爲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自宋南里者，專也。○大蒐于昌間。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亂之爲言事未有所成也○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內弗受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不卒者也其曰卒失嫌也○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晉人圍郊○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甫○胡子髡沈子盈滅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獲陳夏徵獲者非與之辭也○上下之稱也○天王居于狄泉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尹氏立王子朝立者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別嫌乎尹氏之朝也○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婼至自晉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冬吳滅巢○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有鸛。鸛來巢。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鸛鵲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九月乙亥。公孫于齊。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次于陽州。次止也。齊侯唁公于野井。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邾公也。○十有二月。齊侯取鄆。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夏。公圍成。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公至自會。居于鄆。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周有人無出也。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遠矣。非

也奔直奔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公在外也○夏四月吳弑其君僚○楚殺其大夫鄒宛○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公在外也○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唁公不得入於魯也○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倪卒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秋七月○冬十月鄆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偃于適歷○夏四月丁巳薛

伯穀卒。○晉侯使荀欒唁公于乾侯。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爲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鬬。○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太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天子微諸侯不享，觀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公

元年，春，王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卽位，喪在外也。○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殯然後卽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卽位，是有故公也。言卽位是無故公也。卽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

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卽位謹之也。定之卽位不可不察也。公卽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卽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卽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卽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卽位也。內之大事曰。卽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卽位厲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爲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人之所以爲人請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

爲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立煬宮。立者不宜立者也。○冬十月。隕霜殺菽。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不以尊者親災也。先言雉門尊尊也。○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三月辛卯。邾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後而再。

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杞伯成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襄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爲諸侯主也。○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葬劉文公。○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楚師敗績。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誅于楚也。挾弓持矢而干闥廬。廬曰大之甚。勇之甚。爲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弗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焉。楚人聞之而怒。爲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爲是興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楚。日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

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邇也○於越入吳○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冬城中城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齊侯衛侯盟于沙○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貴復正也○盜竊寶玉大弓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得寶玉大弓其不地何也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日羞也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頰谷公至自頰谷離會不致何爲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爲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

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彊出奔陳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仲佗石彊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入于蕭以叛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也叛直叛也○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冬及鄭平○叔還如鄭莅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郕墮猶取也○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

于黃○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非國言圍圍成大公也公至自圍成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次于垂葭○夏築蛇淵圉○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彊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薛弑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成來奔○晉趙陽出奔宋○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吳子光卒○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天王使石尙來歸脤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膾其辭石尙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尙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彊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

公○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不敬莫大焉○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壬申公薨于高寢高寢非正也○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蔭○邾子來奔喪喪急故以奔言之○秋七月壬申弋氏卒妾辭也哀公之母也○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戊午日下稷乃克葬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辛巳葬定弋○冬城漆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此該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

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
以爲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尙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
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
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
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
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
也子不寤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
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
從則不郊矣○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漵東田漵東未盡也及沂
西田沂西未盡也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三人伐而二人盟何
也各盟其得也○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
聵于戚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川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

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宋樂髡帥師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弑蔡侯申。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蔡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姓霍。○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城西郛。○六月辛丑。亳社災。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上達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不正其閏也

六年春城邾瑕○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曾吳于柎○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吳于緄○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惠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吳伐我○夏齊人取謹及闡惡內也○歸邾子益于邾益之名失國也○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謹及闡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川田賦○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取同姓也○公會吳于橐泉○秋公會衛

侯宋皇瑗于郕○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郕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夏許男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爲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盜殺陳夏區夫○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恆於中國也

春秋穀梁傳終 闕若璩曰四萬一千五百十二字

論語

學而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
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曾子曰吾
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子曰道千乘之國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
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
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
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子禽問於子貢
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
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

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子貢曰。貧而無詔。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爲政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子曰視其所
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子
曰君子不器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
比而不周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子
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
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哀公
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季康子
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或
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
爲政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軛其何以行之哉子張問
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
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八份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鄫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

羊我愛其禮。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子曰：「魯犬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里仁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子

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子

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公冶長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

朽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中禰子曰禰也慾焉得剛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

是川希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雍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季康子問仲由

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子曰：知者樂水，仁

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子
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
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
可以弗畔矣夫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子
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
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
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述而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
有於我哉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子之
燕居中申如也天天如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子曰志於
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子曰不憤不啓
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子於

是日哭則不歌。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子之所慎：齋、戰、疾。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貢曰：「諸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不語怪力亂神。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子曰：「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爲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爲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絜己以進與其絜也不保其往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泰伯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

愼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慳慳而

不信吾不知之矣。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子罕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周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

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子曰後生可畏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鄉黨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君召，使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

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蹠蹠如也。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蹠蹠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君子不以紺緇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饁而餽。魚餕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饗朝服而立於阼階。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廢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入太廟。每事問。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

車馬非祭肉不拜。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先進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顏淵死。門人欲厚葬。

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子侍側。闇闇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屨中。」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

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鐸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顏淵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己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己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

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鞶，猶犬羊之鞶。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一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子路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

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遲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子曰：「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

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號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惓惓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惓惓兄弟怡怡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憲問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子路問成人

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

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大我則不暇。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柄柄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

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旣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衛靈公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

人求諸人。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鋤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子曰：「君子貞而不諱。」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子曰：「有教無類。」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子曰：「辭達而已矣。」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

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季氏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

人不議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
遊樂宴樂損矣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
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
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孔子曰君子有三
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孔
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
矣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
思難見得思義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
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
民無德而稱焉伯夷齊餓于首陽之下民至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陳亢問於
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

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陽貨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

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

口之覆邦家者。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微子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耒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

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己知之矣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大師擊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騮

子張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日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

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

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闕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隄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堯曰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

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論語終

鄭注老曰一萬三千七百字
作二歐陽公讀書法作一萬一千七百五字

孝經

開宗明義章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天子章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諸侯章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卿大夫章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士章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庶人章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三才章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

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於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孝治章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聖治章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不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紀孝行章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五刑章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

大亂之道也

廣要道章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廣至德章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廣揚名章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諫諍章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感應章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事君章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喪親章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簋簠而哀感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感。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孝經終鄭明夫曰一千九百三字歐陽公讀書法同

爾雅

釋詁

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林丞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弘廓宏溥介純
夏撫靡墳嘏丕弃洪誕戎駿假京碩濯訐宇穹壬路淫甫景廢壯豕簡劉販陟將業
席大也撫靡有也迄臻極到起來弔嬖格戾懷摧辱至也如適之嫁徂逝往也賁貢
錫畀予貺賜也儀若祥淑鮮省臧嘉令類緙穀攻穀介徽善也舒業順敘也舒業順
敘緒也怡懌悅欣衍喜愉豫愷康姚般樂也悅懌愉釋賓協服也適遵率循由從自
也適遵率循也靖惟漠圖詢度咨諏究如慮謨猷肇基訪謀也典彝法則刑範矩庸
恆律戛職秩常也柯憲刑範辟律矩則法也辜辟戾辜也黃髮靚齒給背耆老壽也
允孚亶展謀誠亮詢信也展謀允慎亶誠也謔浪笑敖戲謔也粵于爰曰也爰粵于
也爰粵于那都繇於也啟邵盍翁仇偶妃匹會合也仇讐敵妃知儀匹也妃合會對
也妃嬈也紹胤嗣續纂綏績武係繼也急諡諡蟄慎貉謚顓頊密寧靜也隕碩湮下
降墜標蕭落也命令禧畛祈請謁訊誥告也永悠迥遠遐也永悠迥遠遐也

虧壞圯圯毀也矢雉引延順薦劉繹尸旅陳也尸職主也尸案也案寮官也績緒采
業服宜貴公事也永義引延融駿長也喬嵩崇高也崇充也犯奢果毅剋捷功肩堪
勝也勝肩戡劉殺克也劉獮斬刺殺也營營蟲沒孟敦勗劄茂勗勗勉也驚務昏昏
強也叩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朕余躬身也台朕賚畀卜陽予也肅延誘薦饒晉
寅盡進也羞餞進也進也詔亮左右相導也詔相導左右助勗也亮介尙右也左右
亮也緝熙烈顯昭顯光也訥鞏堅篤擊虔膠固也嚚孰誰也唯唯皇皇藐藐穆穆
休嘉珍偉懿樂美也諧輯協和也關關囀囀音聲和也颺颺和也從申神加弼崇重
也穀悉卒泯忽滅罄空畢罄殲拔殄盡也苞蕪茂豐也摯斂屈收戡蒐裒鳩樓聚也
肅齊遄速亟屢數迅疾也寔駿肅亟遄速也摯阡阡膝微墮漣虛也黎庶杰多醜師
旅衆也洋觀哀衆那多也流差束擇也戰慄震驚難竦恐懼懼也痛瘡虺頽玄黃劬
勞咎頽瘡瘰癧癢癢癢癢癢癢癢癢癢癢癢癢癢癢癢癢癢癢癢癢癢癢癢癢癢癢癢
懼憂也倫勗叩救勤恤庸瘁勞也勞來強事謂剪寧勤也悠傷憂思也懷惟慮願念
怒思也祿祉履戢祿祉福也禮祀祠蒸嘗禴祭也儼恪祗翼謹恭欽寅煇敬也

朝旦夙晨晚早也。頽族替戾底止。俟待也。喙幾裁殆危也。躐汽也。治肆古故也。肆故今也。惇。豐祐篤。擊仍。毗埤竺。腹厚也。載謨食詐僞也。話猷載行訛言也。遘逢遇也。遘逢遇也。遘逢遇也。遘逢遇也。遘逢遇也。顯昭覲覲見也。監瞻臨泣類相視也。鞠訥溢盈也。孔魄哉。延虛無之言。間也。瘞幽隱匿蔽竄微也。訖微安懷安按替戾底廢尼定曷遏止也。豫射厭也。烈績業也。績勳功也。功績實登平明考就成也。枯梗較頰庭道直也。密康靜也。豫寧綏康柔安也。平均夷弟易也。矢弛也。弛易也。希寡鮮罕也。鮮寡也。酬酢侑報也。毗劉。曩樂也。覲。影弟離也。蠱詔貳疑也。楨翰儀幹也。甥棐輔比輔也。疆界邊衛圉垂也。昌敵彊應丁當也。淳肩搖動蠢迪。倣廣作也。茲斯咨些已此也。嗟咨騷也。閑狎串貫習也。曩塵佇淹留久也。逮及暨與也。隲假格。陟躋登陞也。揮盡歇涸竭也。拒拭刷清也。鴻昏於顯間代也。饁饌饋也。遷迤徙也。秉拱執也。廡熙興也。衛蹶假嘉也。廢稅赦舍也。棲遲憇休苦歛。鯁咽息也。供峙共也。慄憐惠愛也。娠蠢震難。妯騷感訛蹶動也。覆察副密也。契滅殄絕也。郡臻仍迺侯乃也。迪繇訓道也。僉咸胥皆也。育孟耆艾正伯長也。艾歷也。麻秭算數也。歷傳也。艾歷。覲胥相也。乂亂靖神弗渥治也。

頤艾育養也。沃渾隕墜也。際接熨捷也。愆神溢愼也。鬱陶繇喜也。馘穢獲也。阻艱難也。剡契利也。允任壬倭也。俾拼抨使也。俾拼抨使從也。儻仍因也。董督正也。享孝也。珍享獻也。縱縮亂也。探篡俘取也。徂在存也。在存省士察也。烈拊餘也。迓迎也。元良首也。薦摯臻也。賡揚續也。耐祿祖也。卽尼也。尼定也。邇幾暱近也。妥安坐也。貉縮綸也。貉嘆安定也。伊維也。伊維侯也。時寔是也。卒猷假輟已也。求曾在卒就終也。崩薨無祿卒徂落殯死也。

釋言

殷齊中也。斯諺離也。謾興起也。還復返也。宣徇徧也。駢遽傳也。蒙荒奄也。告謁請也。肅囃聲也。格懷來也。眡底致也。慘怙恃也。律適述也。俞奮然也。豫臚敍也。庶幾尙也。觀指示也。若惠順也。敖幬傲也。幼鞠稚也。逸僭過也。疑休戾也。疾齊壯也。憾徧急也。貿賣市也。匪陋隱也。遏遂逮也。征邁行也。圯敗覆也。荇原再也。撫救撫也。瞿昧瘠也。桃頰充也。屢曜亟也。靡罔無也。爽差也。爽忒也。倂貳也。劑翦齊也。饋餽稔也。媵將送也。作造爲也。養餼食也。鞠究窮也。滴矜鹹苦也。干流求也。流覃也。覃延也。佻偷也。潛

深也潛深測也穀鞠生也噉茹也茹虞度也試式用也誥誓謹也競逐彊也禦圉禁也窒蕕塞也黼黻彰也膺身親也愷悌發也髦士官也峻農夫也蓋割裂也邕支載也誣諉累也漠祭清也庇庥也穀履祿也履禮也隱占也逆迎也憎曾也增益也窶貧也愛隱也優吧也基經也基設也祺祥也祺吉也兆域也肇敏也挾藏也泱徹也替廢也替滅也速徵也徵召也琛寶也琛試也髦選也髦俊也俾職也紕飾也淩慄也慄慄也燭明也茅明也明朗也猷圖也猷若也僭舉也稱好也坎律銓也矢誓也舫舟也泳游也迨及也冥幼也降下也傭均也強暴也寃肆也肆力也倅戴也瘞幽也瘞廁也烘燎也熤炷也陪朝也康苛也樊藩也賦量也糗糧也庶侈也庶幸也筑拾也焚駟也集會也舫泝也洵均也洵龠也逮還也是則也畫形也賑富也局分也憤怒也僇聲也葵揆也揆度也逮及也怒飢也眵重也獵虐也土田也戍遏也師人也砧鞞也棄忘也囂閑也謀心也獻聖也里邑也襄除也振古也懟怨也縞介也號諄也凶咎也苞稂也遘寤也顛題也猷肯可也務侮也貽遺也賈買也賄財也甲狎也莢離也莢亂也粲餐也渝變也宜肴也夷悅也顛頂也耄老也輶輕也淺淺也

綯絞也。訛化也。跋躐也。臺跲也。烝塵也。戎相也。飫私也。孺屬也。幕暮也。煬熾也。熾盛也。概本也。窳閑也。淪率也。罹毒也。檢同也。郵過也。遜遜也。斃踣也。償僵也。矜殄也。曷盍也。虹潰也。墮闇也。勑膠也。孔甚也。厥其也。哀禮也。闇臺也。囚拘也。攸所也。展適也。鬱氣也。宅居也。休慶也。祈叫也。濬幽深也。哲智也。弄玩也。尹正也。皇匡正也。服整也。聘問也。愧慙也。殛誅也。克能也。翌明也。訟訟也。晦冥也。奔走也。遂退也。臺仆也。亞次也。詒念也。屈極也。弇同也。弇蓋也。恫痛也。握具也。振訊也。閱恨也。越揚也。對遂也。煨火也。解怠也。宣緩也。遇偶也。曩鄉也。倖暇也。宵夜也。悞忤也。渴貪也。檣柱也。裁節也。竝併也。卒既也。懣慮也。將資也。澁紕也。遞迭也。矧況也。臙解也。追逃也。訊言也。問覓也。汙沉也。干扞也。跣足也。跣刖也。襄駕也。忝辱也。煥煖也。塊塿也。將齊也。餽餽也。啟跪也。噤密也。開闢也。袍襦也。障眵也。覩姑也。嚮縻也。舒緩也。鵬蠹也。蠹翳也。墮墜也。芴寒也。典經也。威則也。苛妒也。蒿小也。迷惑也。狎復也。逼迫也。般還也。班賦也。濟渡也。濟成也。濟益也。絳綸也。辟歷也。繫蓋也。寬綽也。袞黻也。華皇也。昆後也。彌終也。

明明斤斤察也條條秩秩智也穆穆肅肅敬也諸諸便便辯也肅肅翼翼恭也靡靡
優優和也兢兢儼儼戒也戰戰踴踴動也晏晏溫溫柔也業業翹翹危也惴惴懔懔
懼也番番矯矯勇也桓桓烈烈威也洸洸赳赳武也藹藹濟濟止也悠悠洋洋思也
蹶蹶蹢蹢敏也薨薨增增衆也烝烝遂遂作也委佗佗美也怛怛惕惕愛也併併
格格舉也秦秦擎擎戴也壓壓媿媿安也祁祁遲遲徐也不簡簡大也存存萌萌
在也懋懋懋懋勉也庸庸傴傴勞也赫赫躍躍迅也綽綽爰爰緩也坎坎墜墜喜也
瞿瞿休休儉也旭旭躊躇也夢夢訕訕亂也爆爆逸逸悶也僂僂洄洄惜也版版
盪盪僻也燼燼炎炎燕也居居究究惡也仇仇敖敖傲也眦眦瑣瑣小也悄悄慘慘
慍也瘡瘡痼痼病也殷殷惇惇切切憐憐欽欽京京忡忡憊憊恫恫奔奔憂也咿咿
田也憂憂耜耜也郝郝耕也繹繹生也穰穰苗也緜緜穠也揜揜穫也栗栗衆也溘溘
浙也煇煇烝也休休服也峨峨祭也銓銓樂也穰穰福也子子孫孫引無極也顚顚
印印君之德也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藹藹姜姜臣盡力也囁囁喑喑民協服也佻佻
契契愈遇急也宴宴粲粲尼居息也哀哀悽悽懷報德也條條嘒嘒罹禍毒也晏晏

旦旦悔爽忒也。臯臯瑁瑁刺素食也。懽懽懽懽憂無告也。憲憲洩洩制法則也。謔謔謔謔崇譏。慝也。翕翕訛訛莫供職也。速速蹙蹙惟迷。鞠也。抑抑密也。秩秩清也。粦粦擊曳也。朔北方也不俟不來也不適不蹟也不徹不道也。勿念勿忘也。愛愛忘也。每有雖也。饕酒食也。舞號雩也。暨不及也。蠢不遜也。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瑟兮僩兮恂慄也。赫兮烜兮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旣微且嫺。瘠瘠爲微。腫足爲嫺。是刈是穫。穫賁之也。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張仲孝友。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美女爲媛。美士爲彥。其虛其餘威儀容止也。猗嗟名兮目上爲名。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之子者是子也。徒御不驚。輦者也。檀裼肉袒也。暴虎徒搏也。馮河徒涉也。籊籊口柔也。戚施面柔也。夸毗體柔也。婆娑舞也。擗拊心也。矜憐撫掩之也。緘羔裘之縫也。殿屎呻也。幬謂之帳。俯張誑也。誰昔昔也不辰不時也。凡曲者爲留。鬼之爲言歸也。

釋親

父爲考母爲妣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王父之妣爲曾祖王母曾祖王父之考爲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爲高祖王母父之世父叔父爲從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爲從祖祖母父之舅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父之從父舅弟爲從祖父父之從祖舅弟爲族父族父之子相謂爲族舅弟族舅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舅弟子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舅孫舅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王父之姊妹爲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爲曾祖王姑高祖王父之姊妹爲高祖王姑父之從父姊妹爲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族祖姑父之從父舅弟之母爲從祖王母父之從祖舅弟之母爲族祖王母父之兄妻爲世母父之弟妻爲叔母父之從父舅弟之妻爲從祖母父之從祖舅弟之妻爲族祖母父之從祖祖母父爲族曾王父父之從祖祖母爲族曾王母父之妾爲庶母祖王父也舅兄也宗族○母之考爲外王父母之妣爲外王母母之王考爲外曾王父母之王妣爲外曾王母母之舅弟爲舅母之從

父舅弟爲從舅母之姊妹爲從母從母之男子爲從母舅弟其女子子爲從母姊妹
母黨○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舅弟爲甥
姊妹之夫爲甥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
女子謂舅弟之子爲姪謂出之子爲離孫謂姪之子爲歸孫女子子之子爲外孫女
子同出謂先生爲姪後生爲娣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長婦謂稚婦爲娣
婦娣婦謂長婦爲姪婦 妻黨○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姑舅在則曰君
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謂夫之庶母爲少姑夫之兄爲兄公夫之弟爲叔夫之姊
爲女公夫之女弟爲女妹子之妻爲婦長婦爲嫡婦衆婦爲庶婦女子子之夫爲壻
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婦之父母壻之父母
相謂爲婚姻兩壻相謂爲亞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嬪婦也謂我舅者
吾謂之甥也 婚姻

釋宮

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牖戶之間謂之扂其內謂之家東西牆謂之序西南隅謂之奧

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窻。東南隅謂之安株。謂之闔。棖謂之楔。楣謂之梁。樞謂之棖。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落時謂之厄。坵謂之坵牆。謂之墉。鏐謂之朽。樑謂之棖。地謂之黝牆。謂之聖。檝謂之杙。在牆者謂之樨。在地者謂之臬。大者謂之棋。長者謂之閣。闌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雞棲於弋爲櫟。鑿垣而棲爲埭。植謂之傳。傳謂之突。宗廟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梲。閼謂之桼。桼謂之桼棟。謂之桴桼。謂之棖桼。直而遂謂之閼。直不受檐謂之交檐。謂之檣。容謂之防。連謂之簷。屋上薄謂之筓。兩階間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宇。屏謂之樹閼。謂之門。正門謂之應門。觀謂之闕。宮中之門謂之闔。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閼。街門謂之閼。門側之堂謂之塾。檝謂之闔。闔謂之扉。所以止扉謂之閼。欲齋謂之壁。宮中街謂之壺。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路。旅途也。路場猷行道也。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達。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隄謂之梁。石杠謂之倚。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

之翮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縛百羽謂之緡木謂之處旄謂之龍茱謂之萩白蓋謂之苫黃金謂之璽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鏐鉞金謂之鉞錫謂之鈔象謂之鵠角謂之覺犀謂之割木謂之剡玉謂之雕金謂之鏤木謂之刻骨謂之切象謂之噬玉謂之琢石謂之磨珍珠玉也簡謂之畢不律謂之筆滅謂之點絕澤謂之銑金鏃翦羽謂之鏃骨鏃不翦羽謂之志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珣以玉者謂之珪珪大尺二寸謂之玠璋大八寸謂之瑑璧大六寸謂之宣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綬綬也一染謂之練再染謂之赭三染謂之纁青謂之葱黑謂之黝斧謂之鑹邸謂之柢雕謂之琢尊謂之茲竿謂之箴簣謂之第革中絕謂之辨革中辨謂之鞞鏐鏐也卣中尊也

釋樂

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大瑟謂之灑大琴謂之離大鼓謂之鼗小者謂之應大磬謂之馨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大箴謂之沂大埴謂之跗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剡小者謂之棧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箴大管謂之簫其

中謂之籊小者謂之籊大籊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約徒鼓瑟謂之步徒吹謂之和徒歌謂之謠徒擊鼓謂之嘒徒鼓鐘謂之修徒鼓磬謂之蹇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籊大發謂之麻小者謂之料和樂謂之節

釋天

穹蒼蒼天也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四時○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四氣和謂之玉燭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時和爲通正謂之景風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祥○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饑果不熟爲荒仍饑爲荐災○大歲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默在癸曰昭陽歲陽○大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闕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闌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歲名○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室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

極月陽○正月爲陬二月爲如三月爲病四月爲余五月爲臯六月爲且七月爲相
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十月爲陽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月名○南風謂之凱風東
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焚輪謂之積扶搖謂之猋風與火爲庵
迴風爲飄日出而風爲暴風而雨土爲霾陰而風爲暄天氣下地不應曰冱地氣發
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蟬螻謂之雩蟬螻虹也蜺爲挈貳弁曰爲蔽雲疾雷爲霆霓
雨霓爲霄雪暴雨謂之凍小雨謂之霖霖久雨謂之淫淫謂之霖濟謂之霖風雨○
壽星角亢也天根氐也天駟房也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析木謂之津箕斗
之間漢津也星紀斗牽牛也玄枵虛也顓頊之虛虛也北陸虛也營室謂之定娵觜
之口營室東壁也降婁奎婁也大梁昴也西陸昴也濁謂之畢昧謂之柳柳鶉火也
北極謂之北辰何鼓謂之牽牛明星謂之后明彗星爲櫟槍奔星爲杓約星名○春
祭曰祠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蒸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糞祭山曰廋縣祭川
曰浮沈祭星曰布祭風曰磔是禘是禘師祭也既伯旣禱馬祭也禘大祭也繹又祭
也周曰繹商曰彤夏曰復昨祭名○春獵爲蒐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獵爲狩宵田

爲獠火田爲狩乃立冢土戎醜攸行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振旅闐闐出爲治兵尙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講武○素錦綢枉纁帛縵素陞龍于縵練旒九節以組維以縷縵廣充幅長尋曰旒繼旒曰旒注旒首曰旒有鈴曰旒錯革鳥曰旒因章曰旒旒旒

釋地

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楊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九州○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柳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余祁鄭有圃田周有焦護十藪○東陵隄南陵息慎西陵威夷中陵朱滕北陵西隄鴈門是也陵莫大於加陵梁莫大於渠梁墳莫大於河墳八陵○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有岱岳與其五穀魚鹽生焉九府○

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峩峩虛比。爲邛邛峩峩虛齧甘草。卽有難。邛邛峩峩虛負而走。其名謂之𪔐。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中有枳首蛇焉。此四方中國之異氣也。五方○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坳。下淫曰隰。大野曰平。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可食者曰原。陂者曰阪。下者曰隰。田一歲曰蓄。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野○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鈐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峩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北戴斗極爲空桐。東至日所出爲大平。西至日所入爲大蒙。大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四極

釋丘

丘一成爲敦丘。再成爲陶丘。再成銳上爲融丘。三成爲峩崦丘。如築者。築丘如階者。階丘。水潦所止。泥丘。方丘。胡丘。絕高爲之。京。非人爲之丘。水潦所還。埒丘。上正章丘。澤中有丘都丘。當途。梧丘。途出其右而還之。畫丘。途出其前。戴丘。途出其後。昌丘。水

出其前。洧水出其後。沮水出其右。正水出其左。營如覆敦者敦。邐迤沙
丘。左高咸丘。右高臨丘。前高旄丘。後高陵丘。偏高阿丘。宛中宛丘。丘背有丘爲負丘。
左澤定丘。右陵泰丘。如畝畝丘。如陵陵丘。丘上有丘爲宛丘。陳有宛丘。晉有潛丘。淮
南有州黎丘。天下有名丘五。三在河南。其二在河北。丘○望厓洒而高。岸夷上洒下
不滑。陳隈厓內爲陳外爲隈。畢堂牆重厓。岸上潚墳。大防涘爲厓。窮瀆汜谷者澌
厓岸。

釋山

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山三襲陟再成。英一成。垓山大而高。崧山小
而高。岑銳而高。嶠卑而大。扈小而衆。歸小山。峩大山。峒屬者嶧。獨者蜀。上正章。宛中
隆。山脊岡未及上。翠微山頂。峩者屋。屢山如堂者密。如防者盛。巒山墜重。獻隙左
右有岸。厓大山宮。小山霍。小山別大山。鮮山絕陁。多小石礧。多大石礧。多草木。帖無
草木。峩山上有水埒。夏有水。冬無水。舉山嶺無所通路。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
祖。山夾水澗。陵夾水瀆。山有穴爲岫。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泰山爲東嶽。華山爲

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梁山晉望也

釋水

泉一見一否爲澱井一有水一無水爲澗汭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沈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溪闢流川過辨回川澮反入潭沙出汧出不流歸異出同流肥潏大出尾下水醯曰辱水自河出爲澮濟爲澧汶爲澗洛爲波漢爲潛淮爲潁江爲沱澗爲洵潁爲沙汝爲潁水決之澤爲潁決復入爲汜河水清且澗潏大波爲澗小波爲淪直波爲徑江有沱河有澮汝有潁潁水厓水草交爲澗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潛行爲泳汎汎楊舟紼縈維之紼紼也縈紼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泝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潁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正絕流曰亂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水泉○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人所爲爲橋水中河出岷嶓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河曲○徒駭太史

古其大者薤薤實實。泉實泉。麻須殯無菲。薏菜實。赤莧。牆。壁。冬。篇。荷。止。深。貫。衆。
 蒼牛。藻。蓬。蕩。馬。尾。萍。萍。其大者。蘋。茗。菟。葵。芹。楚。葵。藟。牛。薺。黃。牛。肝。卒。賴。蕭。連。異。翹。澤。
 烏。菰。傳。橫。日。釐。蔓。華。淺。厥。擲。大。菊。蓬。麥。薛。牡。蕒。箭。山。莓。留。苦。華。潭。石。衣。鞠。治。瘡。唐。蒙。
 女。蘿。女。蘿。菟。絲。苗。蓂。莢。益。莢。莢。草。藏。白。足。薺。戎。葵。葵。狗。毒。垂。比。葉。復。盜。庚。芋。麻。母。
 鴈。九。葉。貌。此。草。倚。商。活。脫。職。黃。除。楊。車。芝。輿。權。黃。華。荇。春。草。落。葵。繁。露。味。辛。蓀。蓀。委。
 葉。皇。守。田。鉤。蒺。姑。望。榮。車。困。祓。穉。攪。烏。階。杜。土。南。盱。眈。牀。蘇。叛。赤。抱。薺。菟。奚。顆。凍。中。
 煊。菌。小。者。菌。草。小。葉。苔。陵。苔。黃。華。莧。白。華。及。蘼。從。水。生。薇。垂。水。薛。山。麻。莽。數。節。桃。枝。
 四。寸。有。節。鄰。堅。中。簍。祭。中。仲。無。筦。筦。箭。箭。箭。箭。抱。霍。首。素。華。軌。譏。王。夫。王。葵。月。爾。歲。
 馬。藍。姚。莖。涂。薺。芊。地。黃。蒙。王。女。拔。龍。葛。蔥。牡。茅。卷。耳。荅。耳。厥。蘼。薺。邛。鉅。繁。由。胡。惹。杜。
 榮。根。童。梁。蘼。鹿。的。敷。購。商。莢。刻。勃。莢。繞。神。菴。菜。刺。蕭。秋。薺。海。藻。長。楚。銚。芑。蒿。大。苦。
 茅。苜。馬。馬。馬。車。前。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帛。似。帛。布。似。布。華。山。有。之。光。東。繇。絲。
 馬。羊。齒。落。粟。舌。塞。柜。胸。繫。之。醜。秋。爲。蒿。芙。蕖。其。實。苳。苳。茶。森。蘼。芳。葦。醜。芳。葦。華。兼。
 蘼。葦。蘼。葵。亂。其。萌。蘼。淪。苳。苳。華。榮。卷。施。草。拔。心。不。死。芍。藥。菱。根。攪。棠。含。華。芍。也。華。芍。

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

釋木

栢山、榲栲、山栲、柏、栴、髡栴、檉、梅、栟、被、粘、櫟、檉、柎、櫟、木瓜、掠，卽來例、櫟、櫟、落、柚、條、時、英、梅、榎、栲、栟、栟、杼、味、莖、著、藎、莖、杜、甘、棠、狄、臧、棹、貢、棊、机、槩、梅、科、者、聊、魄、檉、櫟、木、桂、榆、無、疵、据、櫟、櫟、河、柳、旄、澤、柳、楊、蒲、柳、權、黃、英、輔、小、木、杜、赤、棠、白、者、棠、諸、慮、山、櫟、櫟、虎、櫟、杞、栲、櫟、栟、魚、毒、櫟、大、楸、楸、鼠、梓、楓、櫟、櫟、寓、木、宛、童、無、姑、其、實、夷、櫟、其、實、林、櫟、蘿、楔、荆、桃、旄、冬、桃、櫟、桃、山、桃、休、無、實、李、墜、接、慮、李、駁、赤、李、棗、壺、棗、邊、要、棗、櫟、白、棗、棗、酸、棗、楊、徹、齊、棗、遵、羊、棗、洗、大、棗、煮、填、棗、蹶、洩、苦、棗、哲、無、實、棗、還、味、榆、棗、櫟、栟、櫟、枹、者、謂、櫟、采、薪、采、薪、卽、薪、棗、櫟、其、劉、劉、代、櫟、櫟、大、葉、而、黑、守、宮、槐、葉、畫、聶、宵、炕、櫟、小、葉、曰、榎、大、而、散、櫟、小、而、散、榎、椅、梓、栟、赤、棟、白、者、棟、終、牛、棘、灌、木、叢、木、槐、木、苻、婁、蕢、藹、枹、適、木、魁、槐、械、白、按、梨、山、櫟、桑、辨、有、萑、櫟、女、桑、栟、桑、榆、白、枹、唐、棣、移、常、棣、棣、櫟、苦、茶、櫟、櫟、心、榮、桐、木、棧、木、干、木、槩、桑、山、桑、木、白、槩、神、立、死、櫟、槩、者、翳、木、相、磨、櫟、楷、散、梢、櫟、櫟、松、葉、柏、身、檉、柏、葉、松、身、句、如、羽、喬、下、句、曰、杪、上、句、曰、喬、如、木、櫟、曰、喬、如、竹、箭、曰、苞、如、松

爾雅釋鳥

釋獸

麋牡麋牝震其子麋其跡躡絕有力狄鹿牡麋牝震其子麋其跡速絕有力麋麋牡
麋牝震其子麋其跡解絕有力狔狼牡麋牝震其子獬絕有力迅免子麋其跡近絕
有力欣豕子豬獬獬幼奏者獬豕生三縱二師一特所寢檜四獬皆白獬其跡刻
絕有力麋牝獬虎竊毛謂之競貓獬白豹麋白虎獬黑虎獬無前足麋鼠身長須而
賊秦人謂之小驢熊虎醜其子狗絕有力麋狸子獬獬子獬獬子獬獬白狐其子穀
麋父麋足豺狗足獬獬似狸熊如熊黃白文麋大羊麋大麋牛尾一角麋大麋旄毛
狗足麋如小熊竊毛而黃獬獬類獬虎爪食人迅走獬麋如競貓食虎豹獬如馬一
角不角者騏獬如羊麋麋身牛尾一角猶如麋善登木獬脩毫獬似狸兕似牛犀似
豕彙毛刺拂拂如人被髮迅走食人狸狐獬獬醜其足蹠其跡內蒙頌猱狀猱緩善
援獬父善顧威夷長脊而泥麋麋短脰麋有力康迅頭雌叩鼻而長尾時善棄領猱
猱小而好啼闕洩多狃寓屬○麋鼠麋鼠屬○麋鼠麋鼠屬○麋鼠麋鼠屬○麋鼠
麋鼠豹文麋鼠麋鼠屬○牛曰麋羊曰麋麋鹿曰麋鳥曰麋寓鼠曰麋麋屬○獸

釋畜

爾雅釋音

獬廌狗也。狗屬。○雞大者蜀。蜀子維。未成雞。健絕有力。奮雞屬。○馬八尺爲駮。牛七尺爲犝。羊六尺爲羝。羝五尺爲羴。狗四尺爲獫狁。雞三尺爲鶩。六畜。

戴東原曰。尔足萬七百九十一言

爾雅終

吳元恭本尔足計經萬三千一百一十三字

孟子

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家，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

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

其爲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

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心有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

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搆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興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

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己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

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爲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

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夷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敢，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

勇也。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闇開胥譏，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

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嘏矣富人哀此熒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戡用光弓矢斯張干戈臧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䟽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

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它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

已矣。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

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効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効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子。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

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厄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公孫丑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斲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斲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

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八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

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懼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曰：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

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
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
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
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
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乎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
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
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
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
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
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
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
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

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廩無夫里之布，則天下

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

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公孫丑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

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粟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

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以有爲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尙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

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旣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

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校乎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

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待同朝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

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滕文公上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齋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也故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

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己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

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鈎，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百畝，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廩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

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敘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今也南蠻缺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

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尙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槨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問

曰命之矣

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強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

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絜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

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饒

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籩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饋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饋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

已矣。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

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

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避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鰕者己頻顙曰惡用是鰕鰕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鰕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鰕鰕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離婁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

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天之方蹙，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由惡醉而強酒。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

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曰旣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旣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

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鰍魚者獺也爲叢鵒爵者鷃也爲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鵒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

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

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餽噉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餽噉也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

手之舞之。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
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
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離婁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
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
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
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自亦不足矣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
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
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
而去則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
焉如此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

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孟子曰仲尼不爲己甚者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

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

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常愛之敬人者人常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

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

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萬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問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

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萬章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旣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慙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

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箴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惓惓舜曰唯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罔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

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旣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旣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旣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

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能薦人於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秦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

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

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

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百里奚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萬章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裋裸裋程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

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

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尙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薄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薄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

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已

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旄，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

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告子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

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歟？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歟？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秦人之炙，無以異於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歟？孟子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

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曰性善然則彼皆非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甦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

生至於日至之時皆孰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簣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

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棄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欲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

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噍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櫟。養其槭棘。則爲賤場師焉。養其一

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狠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長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

而已矣。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殫；學者亦必志於殫。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告子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荅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是亦爲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愚哉？弗爲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

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入於此越人鬪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宋慤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

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

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絲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

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

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饗無百官有司故二十而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詭詭予旣已知之矣詭詭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

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盡心篇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覿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孟子曰霸者之民騷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大

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轍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尙志曰何謂尙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

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

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盡心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問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

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若欲正己也爲用戰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

成棗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孟子曰君子之居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高子曰禹之聲尙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

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荳又從而招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孟子之膝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屨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采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

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

獨也。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則無邪慝矣。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

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孟子終

趙岐曰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歐陽公鄭畊老同
陳士元曰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



奉詔

伯夏弟為考入北京大學之紀念

十五年八月廿三日

李宗裕

壬申四月十八日甲申即新曆五月廿三日星期一。賂鴻凱請飲于錫拉胡同玉華
臺。食肆酒罷乃言及門人李宗裕以肺疾亡于去年十二月。追念亡
兒念華沒已五易歲名。及亦以瘵此書贈者受者並歸下里。更收
電謝窮經亦欲何為。謦下滋然。聊記于以黃紙。是日陪坐者鄭真
亦待亡兒有情者也。

